

咏牡丹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明 吴炳

绿牡丹

(明)吴 炳 著

剧 情 简 介

南宋时，吴兴书生谢英，家境贫寒，被纨绔子弟柳希潜聘作馆舍。柳富有家财，却不喜读书。适值文会之期，谢英请柳至书房会文。柳闻好友车本高至，便拉其一起作文。两人胸无点墨，写了半文亦不成文。书生顾粲与谢英乃莫逆之交，吟诵谢英所作《牡丹赋》后，大加赞赏，拟收入选本刻付。柳、车二人亦请选其诗文刻付，顾谢绝。谢英提议，请邑中沈重老先生为选本作序。

沈重原任翰林学士，现已告老还乡，只有一女名叫婉娥，生得姿容端丽，兼善诗文。沈重偕女赏花，并叫女儿以绿牡丹为题拈一小诗。婉娥应命吟就，沈重十分高兴，倍加赞扬。正在这时，家院送来顾粲求写序文的书礼。沈重想到创立一个小社，一来挈引后生，二来也可借此访求快婿。邀来了柳希潜、车本高和顾粲。

车本高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妹叫车静芳，生得仪容绝世，且又精通文墨。车本高为赴沈家文会，央求妹子捉刀。静芳推辞不掉，只得勉强答应。

柳希潜同样为赴文会，请谢英代笔。次日会考时，沈重以绿牡丹为题，要三人各赋绝句一首。柳、车二人借故作弊，让捉刀人为他们代做。沈婉娥来到父亲书房，见父亲已评完试卷，“柳作”第一，“车作”第二，顾作第三。她对三首诗都极钦佩，但认为“车作”带有脂粉气，而顾作殿后则未免有些委屈。

翌日，沈重在宣布评阅结果后，又取出另外一首题绿牡丹的小诗，请三人评鹭。柳、车二人以为是沈重所作，故竭力奉承。唯独顾粲看此乃女子口吻。沈重不言明，暗中却赞赏他的眼力。

车本高很得意，回家向妹子出示会考卷子。静芳看了谢英的代作后，惊叹天下竟有如此才子，不觉起了爱慕之情。保母钱妈妈看出小姐心意，愿为穿针引线。谢英也看到了车静芳的代作，大为欣赏，暗想这绝非车本高所作。此时适值钱妈妈来柳府寻访，误把谢英看作柳希潜。钱妈妈婉转表达了小姐的心意，谢英问出车本高会文的诗乃小姐所作，于是他对车小姐有了求凰之意，但恐其嫌他家贫，

未曾说出自己的真名真姓。钱将所获情况告知小姐。

车、柳两人会文获胜后，就想把顾粲邀至车家羞辱他一场，以报谢绝刻付诗文之羞。车静芳得知柳、顾二人来家，便在帘后偷窥，发现柳希潜浪子行径，面上又有蠢气，感到疑惑，便让钱妈妈再到柳府打听，并特地关照：不论是否姓柳，不论家境寒富，只爱诗才。钱妈妈再次来到柳府，遇到的柳相公却不是前面那个。柳希潜见她来自车府，便托她为媒，娶车小姐为妻。钱心知事有蹊跷，连忙告退。里面谢英听到钱妈妈声音，赶快出来，钱妈妈已出门而去。谢英为此愁绪万千。

得不到车家的回音，柳希潜便拿了谢英的诗稿至沈家求亲。车本高抄了几篇妹子的诗作也欲求婉娥为妻。顾粲送来诗集求沈重作序。沈重收下三人的诗作，答应登科后再议亲事。

从沈家出来，柳向车表示要娶他的妹子，并以让车本高娶沈婉娥为交换条件。车表示同意，但又告诉他，妹子爱才，故要让她隔帘面试一首诗。柳因有人捉刀，一口答允。

车静芳垂帘面试时，柳希潜送上了谢英的代笔。车小姐一看此诗，笑不可抑。再三盘问，柳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作。原来这是一首骂自己是乌龟的打油诗。柳知道了谢英的当，回到家中，发了顿脾气，将谢赶出自己家门。

车本高知谢英有才，便邀回自己家中，做他的捉刀人。谢英为了车小姐，也乐于来车家。这时候，静芳才得知事情的真相。

沈重看了柳、车、顾送来的诗稿，发现“柳作”、“车作”皆为赝笔。于是他请这三人再来会试，结果车、柳二人一字都写不出，独顾文思敏捷，迅即交稿。沈重欲择顾为婿，又从顾处了解到谢英，出于爱才，请谢英相见。沈重听说车本高要将其妹许配给柳希潜，便以通家长辈的身分，力主谢英与车静芳联姻，并把车静芳接到沈家住下。

此事气坏了车、柳二人。他们商议买通报录人，待来日科试发榜时谎报他们得中，就好当晚成亲，即使日后知道是假报，也木已成舟了。他们自以为这是好计。

科试后，车、柳请人假报中榜。沈重不信，仍执意招赘谢、顾二生。车、柳二人上门责问，正争执间，报录人来禀，谢英中了第一，顾粲中了第二，车、柳榜上无名。车、柳自觉无颜，想溜走，却被沈重留住。沈问车可肯将其妹许配谢英，车点了头。沈又请柳做了媒人。于是，谢英与车静芳，顾粲与沈婉娥拜堂成亲，有情人终成眷属。

白话故事

一、真书生诚意起诗会，假秀才无心写文章

话说古时候，有一书生，名叫谢英，字瑶草，祖籍汴京，先世跟宋高宗皇帝南渡，落户吴兴。谢英虽有八斗高才，无奈家贫如洗，暂屈人下。正好本处有一少年财主名叫柳希潜，字五柳，因累世仕宦，留下家私颇厚，便邀谢英来他家城外别墅里同馆共砚。这柳希潜少年纨绔，整日里伙同一帮富家子弟走街串巷，饮酒赌钱，哪有心思看书？邀谢英共砚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点缀自己而已。谢英在柳家，虽不能相遇知己论文，倒也落得个清静。因此，谢英一心研读诗书，以图来日遂男儿之志。

一天，正是同学文会之日，谢英早早就来到文馆，备好笔墨纸砚，等候柳希潜等同学的到来。约莫过了一个时辰，还未见同学的踪影。谢英走到门口问看门的老头：“老人家，今天是文会之日，我请您通知其他几位同学，怎么现在还没有来呢？”老头说：“我都告诉了他们，想必我家相公和车相公一同玩耍去了，可能不来了吧？”谢英只好回到房中，自个儿作起文章。

再说柳希潜自从邀谢英来家，自己还没有到文馆来过。为了怕谢英怪自己奚落他，这天快近中午时，慢慢悠悠地来到文馆，一进门，就看见谢英正在专心作文。希潜喊了一声：“谢兄！”谢英因专心写作，没有听见。希潜便来到谢英的身后，轻手捏脚地把谢英的衣带系在桌腿上，然后把嘴对着谢英的耳朵，大喊一声：“谢兄！”谢英一惊，回头一看见是希潜，便要站起身来让座，谁知衣带又被系在桌子上，好不尴尬，希潜见此大笑道：“谢兄真是太用功了！”谢英问道：“连日邀柳兄作文，为何至今才来？”希潜遮掩道：“家中有些杂事，耽误了，敬请谢兄原谅！”谢英

说：“今天正好是文会之期，柳兄就请在此试笔吧？”希潜马上推辞，说：“哎！学业一向荒废了，只怕是作不出来了，改日再来请教吧！”谢英劝道：“古人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大家一起助兴才是。这里我已备好了笔墨纸砚，您就坐下吧！”希潜无可奈何，有气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谢英怕有人打扰，便随手拴上了门。

正在此时，响起了敲门声：“柳大，柳大，怎么把门闭起来了？快开门！”

一听声音，柳希潜就知是自己的好朋友车尚公，不禁满心欢喜，“谢兄，这是车大的声音，快去开门。”

“作文就作文，不要又去应酬闲人，就当不在家好了。”

柳希潜暗想：“我在这里受苦，这个泼皮倒还在逍遥，不能让他跑了，也得教他尝尝这个滋味。”一面想，一面强忍住笑，道：“谢兄，你不知道，我这位车朋友，平常最爱做文章，让他进来不妨事。”

听他这样说，瑶草想到多交一个文友也好，便将门打开。

车尚公也是一个走街穿巷、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富家公子，见一个书生模样的陌生人来开门，不由得一怔：“这位是——”

柳希潜介绍说：“这是我家塾老师谢瑶草兄。”

谢瑶草的文章写得极好，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车尚公虽是泼皮，也知道他的名声，躬身施礼道：“哦，就是宗师去年点的头名秀才，久仰大名。”

谢瑶草一边还礼，一边说：“刚才柳兄说车兄最喜欢写文章，现在就要请教。”

车尚公一听说要他写文章，慌忙摆手：“柳大，又是你信口胡说了。”转身就想溜，却被柳希潜拉住了。

“车兄不必过谦，一定要请教。”谢瑶草不知他的底细，心想多一个人做文章总是好些，坚持要留住他。

车尚公见事不妙，忙道：“哎呀，我可没带笔砚来，下次再请教谢兄吧！”

谢瑶草笑着指了指桌上已备好的笔砚，道：“车兄，小弟都准备好了，请坐下来吧！”

车尚公无法，愁眉苦脸地坐了下来，却听谢瑶草又道：“小弟刚刚组织了一个文会，二位兄长既然在这里作文，就是会员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小弟还拟了一个文会章程，请二位细看。”说罢，将章程递了过去。

车尚公与柳希潜对望了一眼，都嫌谢瑶草有些多事，不肯接章程，同声道：“不用看了，谢兄说一说就是了。”

“那好，小弟先将处罚条例从头细说：第一、作文日期定于三、六、九，到时要早来，风雨不变，无故不到的受罚。不许假称事忙或装病，借以逃避。”

车尚公拨浪鼓似地直摇头：“嗨，乖乖，这么厉害！”

谢瑶草不加理会，继续说道：“二、作文必须在天黑以前完成，否则亦要受罚。三、作文要沉思默想，不许胡乱走动，更不许偷看别人的文章，点灯时分尚未完成便算输了，也当受罚。”

柳希潜“哎哟”叫了一声，道：“这更厉害了！”

谢瑶草笑道：“这些不过都是旧规定，还有更重要的新规章呢？”

“啊！还有厉害的？”

“当然。第一、偷抄旧文章的罚。二、传递文章作弊的罚。鱼目混珠，托人传递，通算作弊。”

听到这条规定，车尚公与柳希潜不禁叫苦道：“这一条太厉害了！是不是可以略略放宽一些？”

“这条对大家都好，不应该要求放宽。”

“既然这样，会友还有哪些人呢？”

“顾文玉，已经打过招呼了，下次入会。”

“每次题目由谁出？”

“大家轮流主持文会、出题目。今天暂由小弟主持文会，题目已出好了，二位请看。”

车尚公接过题目一看，念道：“杜再贼。”又问谢瑶草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名叫‘杜再’的贼的事么？”

谢瑶草已知车尚公和主人一样，草包一个，几乎要笑出声来。

柳希潜抢过题目一看，不禁大笑起来：“哈哈，这都不认识么？是‘壮舟贼’。”

谢瑶草摇摇头，微笑道：“是‘牡丹赋’。”

车尚公脸都不红，“对，对，正是‘牡丹赋’，我一时眼花了。”

柳希潜心里咒骂谢瑶草：“你这书呆子，怎么不早告诉我。”口里却道：“我本来就认识，是故意骗他取笑的。”

谢瑶草道：“既然二位都已明白，请安心作文吧！”

车尚公心无点墨，不禁发慌，坐在位上，还得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摇头晃脑，胡乱地吟诵着。

柳希潜也不比他好受，慢慢地磨着墨，思谋着如何混过这一关。

只有谢瑶草奋笔疾书，不一会，已写好了一大段。见他们二位坐立不安的样子，便问道：“二位仁兄已誊清了么？”

车尚公摇头道：“小弟才打草稿。”

柳希潜嘴巴一撇，低声笑道：“他能起什么草稿？不过是涂鸦罢了。左思构思十年才写出著名的《三都赋》，我也得好好构思才行。”

车尚公讥笑道：“构思一百年也没有一句吧？”见柳希潜朝他做个鬼脸，自觉没意思和他拌嘴，伸了伸懒腰，一边双手直捶腰，一边叹息道：“哎呀，从来没有坐过这么大半天，腰都要累断了，要有几个漂亮的小姐来按摩按摩就舒服了。”说着立起身来。

柳希潜也受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直搔喉咙：“口渴得很，要来几杯好酒就对了。我可受不住了，不过就是罚点银子嘛，还是性命要紧，身体要紧。”

谢瑶草道：“小弟已做完了，二位仁兄是自愿认罚的喽？”

“罚多少？”

“每人罚一两纹银！”

“要是耍赖不出钱，又怎样处置我们呢？”

“这也好办，以后不许你们参加文会就是了。”

“哈哈，正好落得个清静快活！”二人一边耍赖，一边拿起谢瑶草写的《牡丹赋》，胡乱地称赞起来。

这时，门外又走来一个书生，衣着极为朴实，但眉宇间却透露出一股灵气来。只听他吟道：“意气相期许，鄙吝都忘去。问字重过杨子居，剥啄原嫌絮。”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当地有名的才子、谢瑶草的知心朋友顾文玉。他知道今天是文会的日子，想来看看谢瑶草新作的文章。

谢瑶草正被两个无赖吵得心烦，听见有人敲门，便走出书房去开门。

柳希潜与车尚公咬耳道：“我们趁此机会跑了吧！”便悄悄地跟在谢瑶草身后。

“哦，原来是文玉兄，请进。”

顾文玉看到柳希潜与车尚公在谢瑶草身后，施礼道：“车兄、柳兄都在这里，文会好兴旺呀！”

柳、车二人见躲不掉，便以攻为守，诘问道：“顾兄为什么不来？”

“家中有点小事，已向会长请过假了。”

车尚公道：“你是无故推托，也该受罚。”

柳希潜接口道：“少不得要罚一两。”

顾文玉心想自己一个穷书生，哪来的银子受罚，只做没听见，团团一揖：“小弟先拜读各位兄长的大作吧！”

车尚公衣袖一拂，道：“小弟今天文思不畅，已经甘认受罚了。”

柳希潜“嘿嘿”地干笑：“顾兄要拜读小弟的大作，明天补送过来就是。”

谢瑶草回礼道：“小弟俚语村言之作，恐怕玷污仁兄的眼睛。”

顾文玉双手接过文章，连说“不敢当”，一面仔细看过文章，拍掌道：“妙，妙，

妙！好一篇牡丹赋，芬芳灿烂，足称名花，宙合大社中当以此作为第一。小弟马上交人刻版好了。”一面将文章笼入袖中。

谢瑶草谦道：“仁兄过奖，倒教人见笑了。”

车尚公不解，问道：“什么宙合大社？”

顾文玉道：“小弟准备遍访天下名士，征集他们的文章，从中筛选出最精妙的文章，汇编在一起，刻版印行，让天下爱好文学的人都能看到。如今征集诗文的文书已传遍了吴楚各地。”

柳希潜道：“这么远的地方，都征集到了？”

“不错，这样的好事，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不会不支持。到时候，诗文定会满车满箱地运来。”

“这些诗文就是由顾兄评选了？”

“评选不敢说，不过是略微纠正一些文字错误、编辑成书罢了。”

柳希潜道：“这样看来，只要是朋友的文章，都可以收编进去了？”

“这个还得再作商量，滥竽充数还是不行。”

“小弟有几篇好文章，求你一定给我刻上去。”

车尚公也嚷道：“小弟也求你给附上一两篇。”

顾文玉心中暗笑：“这两个草包能有什么好文章！”只得推托道：“真对不起，目录已经刻定了。”

柳希潜有些不快：“噫，刚才谢兄的那篇赋，怎么又放在袖子里要带去？”

谢瑶草怕他们歪理纠缠，急急摆手：“拙作本来不通，千万不能刻。”

车尚公见顾文玉不肯给面子，也有些愤愤然：“小弟多给些刻版费就是了嘛！”

顾文玉微微一笑：“哪里是为这个？”

柳希潜发怒道：“小顾，你也太傲慢了，你是什么文坛领袖？还不是冒充名儒。”

顾文玉气得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你，你，怎么就骂起人来了？”

车尚公也指着顾文玉的鼻子道：“骂你又怎么啦，大爷也不求你给刻了，死了张屠户，总不成会吃混毛猪吧？”

“嘿嘿，你也别臭美，这样低水平的人选的文章，恐怕也作不得准。”柳希潜接着又刺了一句。

谢瑶草见他们都十分气恼，出来打圆场道：“柳、车二兄不必着急，等出续集时，收入些人情文章就是了。”

二人“哼”地一声：“不敢再劳大驾，告辞。”抬腿走出书房。只听柳希潜在外屋

恨恨地道：“小顾怎么这样放肆！等早些时候考试偏要考在他的前头，方消此恨！”

“正是这样。”

两人又高声道：“小顾，你还是放谦虚一些，考法无定准，谁最后考得最低，还不知道呢。”脚步声渐渐远去，屋里方才静下来。

顾文玉气得跺脚：“这场吵闹，从何说起？”

谢瑶草安慰道：“文玉兄，不必烦恼，这些蠢才，何必理他！”

“小弟好没意思，整天选文章，招来这些麻烦，像个蠢鱼似的，空自困守在书堆里。”

“大刻将成，想请何人作序？”

“想麻烦兄长你来承担。”

“小弟哪里敢当此重任？本城沈省庵老先生，是名闻遐迩的博学前辈，若能得他写篇序言，也会给本书增色不少！”

“沈老先生是本家的世交，明天就去央求他。小弟告辞了。”

二、美小姐论诗显才学，沈翰林起意招东床

沈省庵老先生是本地人，原是翰林学士，后告老还乡，专心专意做起诗来。对本地稍有才气的年轻人悉心培养。沈老先生晚年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婉娥，生得端庄美丽，性情温柔贤淑，既精于刺绣，又很有才学。每日在身边言谈说笑，倒也很觉欢心。

这天天气很好，沈老闲暇无事，便令丫鬟小凤去叫婉娥出来散心。

婉娥已是情窦初开的年华，在深闺之中，难免没有思春的情怀。这日见春光明媚，院中的牡丹都已经盛开，知道老父又要叫自己出去赏花谈笑了，便早早地准备好了酒菜。

拜见爹爹之后，便令小凤将酒菜端出：“爹爹，孩儿敬您一杯。”

沈老杯酒下肚，见婉娥这孩子如此知疼知暖，不觉有些歉疚，道：“孩子，爹爹贫寒俭朴，如今闲居在家，没有什么钱给你买珠花宝饰，你不怪我吧？”

“爹，看您说的什么话！再喝几杯吧！”

沈老见女儿满脸笑意殷勤劝酒，并无怨嗔，心中更是无比爱怜，道：“酒已喝足了，一同去看花吧！”

婉娥扶着爹爹，沿着花径，边走边道：“爹，您看院中牡丹千种，鲜艳非常，好像是西施穿上了新衣裳，在迎风微笑呢。”

小凤十分乖巧，知道小姐是要哄着沈老欢喜，也指点着花道：“小姐，这是赭红、鞞红、飞来红、袁家红、杨家红、醉妃红、云红、天外红、先春红，那是平头紫、魏紫、紫绣球、锦被堆，还有颤风娇哩！”

婉娥道：“红紫不足为奇，喜有黄白相间。小凤，你再数一数看。”

“这是姚黄、禁苑黄、御衣黄、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建安黄、甘草黄、一尺黄，白的只有玉楼子、欧家碧。”

“还有一种呢？”

“不晓得。”

“爹爹，这一种叫什么名字？”

“这叫绿牡丹呀。旧的花谱上没有记载。据说唐朝有一个种花能人叫宋仲儒，能用幻术来改变花色，流传下来这个品种，一棵要值百两银子。”

“嗨，原来还是这么名贵的花。”婉娥惊喜道。

“孩子，你既然如此喜爱它，何不作首小诗，也是咏花的胜事。”

“笔砚都沾满了灰尘，好些时都懒得做诗了。”婉娥嘴上这样说，却仍然叫人拿来笔砚。

婉娥心里想：“初春吟诗最易勾起忧愁，如今佳人面对名花，难道能无话说？”

沈老见女儿暗自沉吟，问道：“诗可做完了？”婉娥吟道：“小饮花前好句催，匆匆愧乏谢家才。春衫不共花争艳，翠袖今从别样裁。”

沈老点头赞许：“花有别种姿态，诗有别种情趣。没有这些花听不到这首好诗，也只有这首诗才配得上这些花，好！好！”说着，把酒浇在花上，吩咐小凤再斟酒来。

“孩子，只愿好花常开，看到你的佳作，我这老头子也觉手痒起来了。”沈老浅浅地饮了一口酒，说道。

“爹爹能再做一首，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孩儿也好随时敬诵。”

沈老微微一笑：“也好！只怕诗思不如以前了。”

正说着，一仆人手持书信上前禀道：“老爷，顾相公有封书信送给您。”

沈老看过书信，道：“原来是顾文玉侄儿，新选了一些文会作品，请我作篇序言。”

婉娥低低地道：“爹爹有事，孩儿先回去了。”

沈老点头答应，又吩咐小凤道：“剪一枝绿牡丹，与小姐插在房中观赏。”

小凤答应着去了。沈老望着女儿背影，心中十分快慰，又为她的终身大事发愁。女儿有这样的文才美貌，岂能配一个无才之辈？朋友家里都有文会，我何不创立一个小小诗社，一则可以培养年轻后生，二来也可借此寻求一个好女婿。顾

公子是世交，不用说了；还有柳希潜、车尚公，都是旧家子弟，一同邀来入社。想到这里，高声叫道：“家院，明天来这里等着领名帖，请顾相公和柳、车二位相公，同来参加文会。”

家院答应着去了，沈老高兴地转回房中休息。

三、车静芳替兄完佳作，谢书生难拒代桃僵

再说车尚公有一个妹子，名叫车静芳，与其兄大不相同。不仅容貌绝世，就是那诸子百家、前代史籍，也无不通晓；诗、词、歌、赋，援笔立成，不少成名的秀才，也比不过她。

因为她的父母过世得早，哥哥又不成器，好在有奶妈钱氏悉心照顾她，与她为伴，也不觉得十分寂寞。

这天车尚公又早早游逛去了，车静芳独倚窗前，翻看着早已读熟的诗书。

钱妈见小姐近来懒於梳妆，不思茶饭，有些心疼，道：“小姐，你又不是男子，整天埋头读书，莫非是想等女科时，要去夺取状元不成？”

“钱妈，你说我不看些书还有什么事可做？”

“不可以烧些香，绣几朵花儿么？”

静芳叹口气，道：“就是把香炉都插满，把绣花线都绣完，又有什么用呢？”

“小姐，你也不要长叹，手腕上的金镯已变得松大，面庞消瘦，照着镜子可不好看。”

“钱妈，我这消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还是坐在桌旁，做些针线活，等我把墨研好，不要辜负了这净几明窗。”说着，将手中《汉书》放在一旁，随手从书柜里拿出两本来，却是《文君传》、《莺莺传》，脸上一红，心道：“这些平常的风流故事，不看也罢。”随手推到一旁。

“小姐看书很累了么？老身这件破衣裳都补完了。”

“不累，还要仿照古人写几个字哩！”一面说，一面拿过卫夫人的书法拓本临摹起来。

钱妈在旁奉承道：“老身虽然不识字，也看得出小姐的字越发标致了。”

“钱妈，你不要乱奉承！这几天没写字，手都生了，不过是模仿着学画个花瓣。”说着话，不小心衣袖从墨上扫过。

“哎呀，小姐，衣袖被墨玷污了！快脱下来，老身去洗。”

静芳微微一笑，道：“不碍事！陪衬着这大红底色，正显得这墨花更新鲜。”正

说着，却听哥哥远远地嚷着：“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妹妹，你在哪里？”转眼间，车尚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哥哥，出了什么事，这么慌张？”

“哎，不知从何说起！沈翰林家里成立文会，竟然邀我去作文。”

“这是人家的好意啊！哥哥前去就是了。”

“哎呀，妹子，你知道我是作不出文章来的，还来打趣。”

“既然如此，不去也就罢了。”

“那怎么行？沈老先生下帖相请，如果不去，一定会惹他生气的，朋友们也会嘲笑我。妹子，帮我想想办法吧！”

静芳故意不理睬，道：“我一个女孩儿家，能有什么办法？”

车尚公看着妹子，有些惭愧地笑道：“好妹子，我千思万想，想出一条计来，这篇文章要着落在你的身上。”

钱妈忍不住笑道：“奇了，怎么倒出在小姐身上？难道教小姐替你去考？”

“这会考是替不得的，写文章倒是替得的。实在没法子了，只得求告好妹子，代替我这一次。”

“哥，你这做秀才的，临到作文时尚感到为难。我女孩儿家，啥时候请老师来教过我？”

“妹妹从小聪明，不像哥哥我这样愚蠢。”

“我就是从小认识几个字，只不过在街头偷听过瞎子说鼓书，哪里懂得诗词文翰呢？哥哥还是另请高明吧！”

钱妈见车尚公着急的样子，有些不忍，劝道：“小姐过于谦虚了，文章还是做得很好的。大官人平时不用功，所以才来求你，你不帮他，他求谁去？”

车尚公央求道：“好妹子，哥哥不行，自己也很惭愧，看在过世的爹娘份上，救一救我吧！”

静芳见他说到爹娘，方才心动了：“即是会考，一定是有名的才子，要找替手，也该另找一个文人。小妹就算是能写出文章，不过只能在脂粉堆里评赞。文会里文人众多，文采举世少见，恐怕他们也不肯败在女孩儿面前。”

“也没听说有什么出众的才子，哥哥也不去争什么名次，只求胡乱搪塞过去就行了。况且你作出的文章，自然是绝妙的。”车尚公一面说，一面跪了下去。

静芳慌忙扶起，道：“小妹答应哥哥就是了，同胞一场，用得着这样么？只是由何人传递进去？”

车尚公见妹妹答应了，欢喜起来，道：“我也想到这事了，若教书房小厮传送，恐怕引起别人猜疑，反倒不好。”转身向钱妈作揖道：“就求钱妈妈给我传送吧！”

钱妈笑道：“怎么求起老身来了？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传递作弊的事，倘若走漏风声，给管会的人抓住，就不好看了。”

“好一个老滑头！管会的抓你干什么？”

静芳也有些担心：“钱妈倒不要紧，若是让人把文章搜去了，追查起来，又没有理由去遮掩，那时候就羞死人了。”

“恐怕让人搜出来，外人知道是你作的，不妥当么？”

“正是这样。”

“妹子放心，外人怎么可能认得你的笔迹？会长又不是那经常监场的御史，一定要去审问传送的人。传送时自然会藏得很好，不用妹妹费心。文章我虽然不会做，难道连抄也不会抄？”

钱妈嘿嘿地笑起来：“若是写得潦草些，大官人恐怕也不一定都认得！”

“你这个老婆子倒把我看得准！好妹妹，你既愿意给我代作，干脆就写得工整些。”

“哥，倘若考不好，可不要埋怨我。”

“妹子的文章，哪会考不好呢！”

“怕的是文会会长看不上，也不知能在这些才子中考取第几名？后天考卷送来后，一定要给我看。”

“这个自然。”

车尚公在家中忙着打点准备。那柳希潜也不是省油的灯，接到会考的请帖后，心中一乐：“嘿，小谢在我家当塾师，一向让我讨厌，今日方才派上用场。沈翰林要我去参加会考，用得着我搜索枯肠作难么？让小谢替我作文就是了。”即刻吩咐谢瑶草早做准备，不可出门会友，免得临时找不着人。

第二天，柳希潜高高兴兴地直奔沈翰林家。半途被家院手持拜匣追了上来：“公子，你的拜匣忘带了。”

柳希潜不高兴地叱道：“带这个来干什么？”

“你用的笔砚都在这里边，不需要么？”

“蠢才，连这点都不明白，等我先到考场，题目出来后，你再送笔砚来。那时我便把题目给你带回去，教谢相公快些做完，趁着来送午饭的机会，就传递给我。你可要小心翼翼，不能让人知道。”

家院心里嘀咕道：“沈翰林呀沈翰林，你防备再严密，也挡不住我家公子的作弊方法多。”

快到沈翰林家时，车尚公、柳希潜、顾文玉三人不期而遇。车尚公白眼一翻，道：“顾兄，文会要刻印的诗文可选完了？”

顾文玉知这两个泼皮不好缠，便揖了一揖：“小弟过去多有得罪，请二位不必放在心上。”

柳希潜冷笑道：“这一次又来做什么”？

“沈老先生相召，去作文章啊！”

“这样说来，我二人就不必去了吧！”

“那是为什么？”

“名士只该和名士结社，小弟们怎敢跟在名士后边乱跑？”

“车兄、柳兄，你们又来怪我了！会友已经到齐，我们一起去考场吧！”

“见了主人，怎样称呼才好呢？”

“他既然有意想培养我们，便拜做他的门生，称他作老师就行了。”

“顾兄毕竟是个名士，惯于拜人做门生，这一次我们就依着你。”

顾文玉不理他们的讥刺，车、柳二人自觉气已出了，也不再多说，结伴往沈翰林家而来。

沈翰林正盘算着今天到底能选中哪一位门生，家院已来禀报说三位相公到了。

沈翰林未及下堂，三人已叩拜阶下，道：“承蒙老师呼唤，恭请指教，求老师不要抛弃我们这些无名后生，只希望把我们同收门下。”

“快起来，快起来，老夫如何敢当，”沈翰林将他们一一扶起，“老夫年迈，视名若粪土，诸位年轻，前程似锦。希望各呈才思，老夫也好一饱眼福。”

顾文玉恭敬地道：“小生刻版的序文，得蒙老师大笔，十分感谢。”

“刻完时请送老夫一部。”

“正要请老师指正。”

沈翰林见人都齐了，清了清嗓子，道：“今天会考，原是为了使大家能借此有所进步，所以必须按号入座，拿着签方可走动；各位应当严守文会规则，不准聚集在一起私自交谈。至于夹带传递等作弊现象……”

听到这里，柳希潜、车尚公不由大吃一惊，心里叫苦：“今天完了！”不料沈翰林顿了一顿，又继续说道：“本不是贤人做的事，老夫也不必防备了。”

柳、车二人松了口气，道：“做文章弄假，简直猪狗不如！”

沈翰林赞赏地望了他们一眼，又道：“老夫还有一句话，先让诸位知道：老夫冒昧批阅大作，定会秉公评定，一次成绩高低，本不是定论，考在最后的乱发议论，考在前头的也不要骄傲自满。一切为了友谊才好，文会也可以长久办下去。”

大家齐声应道：“学生谨遵前辈的教诲。”

待大家都依字号坐下之后，沈翰林将诗题发下，道：“以绿牡丹为题，各赋绝句一首。”

柳希潜见家院还没来，有些着急：“笔砚怎么还没送来？”

话刚落，就听家院在门外嚷道：“柳相公，我给你送笔砚来了。”

柳希潜接过拜匣，悄悄地将题目放在家院手中，道：“午饭要早点送来。”

家院会意地去了，忽听车尚公道：“老师，我肚子疼，想上趟厕所。”

沈翰林点头答应，给了他一张出恭签，然后起身道：“老夫坐在这里，恐怕各位要受拘束，恕我先回去了。”

车尚公走出门来，就瞧见钱妈已等在那里。回头一瞅没人，便一溜烟跑过去，低低地道：“题目在这里，小姐做完了，马上送来，不要超过了时间。”

钱妈道：“老身知道，你就放心吧。”

车尚公心上石头落了地，高兴地回到考室，却听顾文玉道：“绿牡丹从来没见过，怕是希罕品种吧！”

车、柳应声道：“正是，这题目出得也太难了。”

顾文玉正凝神细思，柳希潜有些后悔地道：“前天书房中的题目，也是牡丹，可惜没有做出来。”

车尚公道：“都怪你，当时不做，连我也跟着没有做。”互相埋怨了一阵。

柳希潜道：“家院怎么还不送饭来？太阳已到头顶了，肚子都饿了。”又暗自嘀咕：“难道他还没有做完？真教我等得不耐烦。”

正自坐立不安之际，家院已捧着饭盒进来了，道：“相公，请先用饭。”顺势将文章递给了柳希潜。

“到这时才送饭来，真是急死人！”柳希潜一面埋怨，一面悄悄地看文章。

顾文玉已作完了，立起身来。家院慌忙咳嗽示警，慌得柳希潜急急把文章藏好，道：“顾兄莫非是怀疑小弟作弊夹带么？饭盒在这里，大家可以来搜查一下。”

“偶然站起身来，谁有闲心去看你？”

“哎，看清楚一些，只有这些咸菜剩汁之类，此外可没有任何赃证。”柳希潜竭力洗清自己。

顾文玉觉得好笑，道：“你不夹带就算了，何必这样来洗白自己？”

“家院，你快些回去，不许再来，省得人家老是看着我。”见顾文玉生气地坐下，柳希潜也急忙坐下，偷偷地抄起来。

车尚公心里却雪亮：“柳大是有些缘故了，我的定心丸却还没到手，少不得再去领个出恭签，到门外去等钱妈妈。”

柳希潜心里有底，落得说风凉话：“车兄，你怎么又要上厕所？”

“这两天老是泄肚子，顾兄也在这里，若是怀疑小弟出去要作弊，可跟着小弟一同到厕所去一趟，看看可有家里的男仆靠近我么？”

顾文玉懒得答理，心中奇怪：“又是一个洗白自己的。”

车尚公出门一望，不见钱妈的踪影，额上的汗就冒出来了：“我厚着脸皮一再嘱咐，难道妹子是假心假意答应？不会，妹妹平时性情是很慢的，我再等一会。”正着急时，钱妈已走过来了。

“原来大官人在这里等着！”一面说，一面把文章交给车尚公。

“多谢妹妹费心，字体果然写得很端正，我要有她这手字就好喽！”

“大官人好好抄写，老身回去了。”

车尚公回到位上，一边抄，一边想：“谁能想到这篇好文章是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呢！”刚刚把文章抄完，沈翰林的家院进来道：“请各位相公当面把试卷密封好吧！”

车尚公喜形于色，道：“柳大考得还满意么？”

“嘿嘿，我是满心欢庆，车大你好象考得也很满意吧？”

柳希潜背转身，拍了拍车大，道：“你看小顾脸色不好，恐怕考得不好。”

“哼，名流才子也未必都能考头名。”车大有些得意地说。

家院将试卷收好，又道：“各位慢走，老爷准备了酒菜，请大家赏光。”

顾文玉方觉肚子已饿得发慌，却谦让道：“怎好再打扰？”

一听有酒，车大、柳大就来劲了：“主人的美意，还是敬领的好！”大大咧咧地坐到桌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痛快！痛快！”

顾文玉见他们的狂态，暗自寻思：“他们两个草包能作什么诗呢？多半是借题发挥了。可笑不自量，狂妄自大，不过空折腾罢了，想我顾文玉满腹经纶，竟与绛、灌同列，羞煞人了。”草草用过酒饭，立起身道：“小弟告辞了。”

柳大、车大道：“按旧规矩明天要来谢考。”

顾文玉道：“恐怕不必要了。”又向家院施礼：“多谢你家老爷。承告。”

“慢待相公了。”家院忙施礼回答。

柳大见他去了，道：“车大，你瞧小顾，好像瞧不起咱们哩！”

“嘿，由他去吧，明日试卷评了下来，看他还敢看不起咱们！喝酒！喝酒！”

四、两纨绔暗喜占高枝，双娇娥互赏好诗行

第二天，沈婉娥也知道爹爹以绿牡丹为题，会考了秀才，很想知道这些秀才

们写得如何，便往沈翰林书房走去。不巧沈翰林不在，却有三张卷子放在桌上。

第一张是柳希潜的，婉娥轻轻吟道：“纷纷姚魏敢争开，空向慈恩寺里回。雨后卷帘看霁色，却疑苔影上花来。”不由惊叹道：“果然是天下少见的好诗，怪不得爹爹取作第一。”

又看第二卷，却是车尚公的卷子。“‘不是彭门贵种分，肯随红紫斗芬芳。胆瓶过雨遥天色，一朵偏宜剪绿云。’好！好！风致不比前篇差，取作第二名，将就说得过去。”

再看第三卷，却是顾文玉的诗作，“碧于轻浪翠于烟，如此花容自解怜。仿佛姓名犹可忆，风流错唤李青莲。”婉娥又吟了一遍，自言自语道：“嗯，此篇与前两篇的思力差不多，排在第三，有点吃亏了。”

放下卷子，婉娥又暗自思忖：若把我前日的小诗与他们的放在一块，不知爹爹能评为哪一等呢？那“苔影上花”的诗句，天然秀逸，我怎能比得上？我诗中说“翠袖今从别样裁”，原是女儿家口气，这第二卷却说“一朵偏宜剪绿云”，怎么也有脂粉气呢！他不是闺秀，怎么也会有女孩儿的幽情呢？“翠袖新裁”，恰巧与“绿云微皱”相对。想到这里，婉娥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位秀才果然伶俐，把女孩儿的闺中逸句都悄悄地偷去了。依我来看，这三篇难评优劣，可能是爹爹先看前两篇，就取了一、二名，这第三篇，就只好委屈些了。这人间的才郎倒是不少。

三篇看完，婉娥心中不由得荡起一股春情，霎时羞上眉梢，惟恐被爹爹撞见，急急地转回闺房。

婉娥刚去，沈翰林散步回家，十分感慨：如今的年轻人文采好，真是后浪推前浪，老年人才思不如年少。这三篇文章勉强划了等级，其实都是好诗，难分高下。女儿前天作的那首小诗，老夫拿去让他们看看，就说是我做的，不知他们是否认得出来。

沈翰林步出书房，方见柳希潜，车尚公、顾文玉已在客厅等候。待大家施礼已毕，朗声道：“诸位佳作，老夫已批阅完毕，只怕名次排列不够妥当，大家不要计较才好。”

三人起身答道：“老师评定，自然没错。”

见沈翰林在拆卷号，三人心中却翻腾开了。

柳希潜对车尚公耳语道：“今天一大早我就听到喜鹊叫，考试成绩自然妙！妙！妙！”

车尚公回道：“我的灯芯昨夜喜结灯花，这考试成绩么，也不用担惊受怕。”

顾文玉心中冷笑：“看他们嘈嘈杂杂好像井底之蛙，不值得与他们比高下。”

却听沈翰林道：“第一名天字号。”

柳希潜一阵狂喜，道：“这是学生柳希潜的卷子。”

“很好！如果只形容绿牡丹颜色是如何娇媚好看，便就偏离重点了；这“苔影上花”四字，妙不可言。”

“不敢欺瞒老师，学生做的时节也觉得有些意思。”

“这首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柳兄，这样好的诗句，是从哪里得来的呀？”

柳希潜以为作弊的事漏了风，不禁有些吃惊，道：“其实这是学生亲自做的。”

“想来是别有神助，代你作的这样精妙？”

柳希潜更局促不安了，“学生并没有请人代作，老师可以细细访查。”

沈翰林又拆开第二卷：“第二名地字号。”

车尚公喜形于色道：“学生车尚公在。”

“很好！过雨遥天，瓶花一色，幽怀异想，不愧为风人之体。”

“学生昨日很是用心，做完诗时，累得我吐了好几口血哩！”

“这首诗与前一首不相上下，本该也是第一，文思也很开阔。不过语意太飘动了一些，句中又含嘲讽。我且问你，一朵绿云，是女孩家关心的事，你怎么知道？”

车尚公不禁吃了一惊，道：“没有什么女人嘛。”

沈翰林不住口地赞道：“这闺情诗果然佳艳，倒好像是闺阁小姐自描一般。”

车尚公讪笑道：“请老师不要乱猜疑。”

沈翰林又要拆卷号，柳、车二人道：“不用拆了，这份卷子自然是顾兄的了。”

“很好！青莲错唤，风流宛然，虽屈在第三，这字却写的最好！”

“不敢当！”

沈翰林微微一笑，道：“老夫打个譬喻，三位如果同赴进士宴，恐怕美名儿还说是探花好！”

三人一同施礼道：“多谢老师鼓励教诲。”

“老夫也有粗俗小诗一首，请教诸位。”

顾文玉道：“若是睹华章，学生受益非浅。”

沈翰林将沈婉娥作的诗递了过去，柳希潜与车尚公看过后称赞不止：“老师的大作，果然不同凡响，学生们万不及一。”

顾文玉看后却沉吟不语，忖道：不象是沈老先生做的……

沈翰林见他沉吟，道：“顾兄怎么说？”

“依学生看起来，不是老师手笔。”

“什么？难道老师做不出，要请人代写么？”

沈翰林微笑道：“你先说说这首诗怎样。”

“这首诗十分娇媚，学生很喜欢，只是觉得太娇媚了一些，看风采像是闺阁之

作呢!”

“确实不是老夫所作。”

“那是出自何人之手?”

“这也不必去管他了。”

顾文玉暗想:诗中说愧乏谢家才,显然是指谢道韞的故事,嗯,这话语蹊跷,诗作得也很俊俏,这代笔之人倒像是一个才女。

柳希潜与车尚公没有看出诗作者是谁,胡乱奉承了几句,甚觉无趣,便向沈翰林作别道:“老师,这次的考卷让学生拿回去吧!”

沈翰林点头道:“好,大家传着看就行了。”

顾文玉与沈翰林告别,竟不理睬柳、车二人,独自去了。

柳希潜十分气恼,嘲笑道:“你看小顾太没意思了,自己就走了。”

车尚公也跺着脚叫道:“小顾,难道你一辈子再不和我们见面了?”

“嘿,我有个主意,以请同社朋友为名,把他骗到家来,羞辱他一场,怎么样?”

“好主意!就让小弟作东道主好了!”

二人想到一起,觉得甚为有趣,不由得相视大笑起来。

他们在这里高兴,车静芳在家里可就着急了:我与哥哥同道作弊,这干系却是不小。考得低了,应当羞死人了,哥哥去看成绩,怎么还不见回来?

车静芳正坐立不安,车尚公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多谢妹子,多谢妹子!”一面连连作揖。

“考了第几?”

“侥幸考了个第二。”

“考得也不算高,有什么值得谢的?”

“妹妹,这话就差了。若凭哥哥的本事,别说第二,就是考第六都不成!刚才沈老先生公布考试名次的时候,哥哥脸上好光彩哟!”

想到得意的地方,车尚公眼都笑眯了缝,话就更多了:“妹子,你诗中写什么‘一朵绿云’,那沈翰林很古怪,说是倒像女子口气,差一点就露出马脚来了,盯着我问,吓得我都冒出了冷汗。”

“哥哥,你怎么回答的?”

“我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一口咬定是自己做的,多亏你替我作了这篇好诗文。妹子,我们考在前头的,也只是和平常一样,那考在最后的,看样子就羞惭得不得了,不敢和我们在一块,一个人急忙往家奔。”

“大官人,柳相公差家院来请你,现在门外等着哩!”钱妈进来禀道。

“好,你去告诉他,说我马上就来。对了,考卷还在袖子里,你看完了,我再传

给别人。”说着，把卷子递给车静芳，出门去了。

车静芳接过卷子一看，不觉自语道：“这第三名的卷子，倒也不弱，诗文也是一流，却排在最后，那第一名不知是怎样的奇妙哩！”

静芳把谢瑶草代做的诗文反复吟了几遍，心中感叹：“天下竟有这样的才子么！”又反复琢磨：“青苔绿花色相近，丝毫不露雕琢痕迹，文思奇妙，条理清晰，堪称鬼斧神工。奴家平时吟咏之余，总觉得那种超凡的文才，今生难见，想不到今日得吟这千古绝唱，奴家只得甘拜下风了。”

抚弄着这张试卷，车静芳触动起心思来：想我车静芳，空有这如花之容，文采也不过白白受人称赞，年过二八，还不知许配何人？哥哥又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自己又不好明言，倘若哥哥糊涂，把奴家配与他那些狐朋狗友，岂不误了奴家终身？唉，我若能得配文才有如这位书生一样的丈夫，终身有托，也就满足了。想到此处，一时间竟泪如雨下。

忽听有脚步声响，静芳急忙将泪水拭干，却是钱妈进来陪她说话儿：“小姐，听说大官人考在第二，难道别人的才学，还有强过你的？”

“钱妈，看你说哪里去了！世上能人不少，论聪明文采，我不过能在闺门里面有一席之地，这考第一名的人，比我强多了。”

“不会吧，依老身看来，你们好比曹刘孙鼎足三分，谈不上什么优劣，”钱妈道，“小姐，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哦，试卷上写着柳希潜。”

“这名字我好熟，……是了，我常常听大官人提起，大官人与他交情不浅哩！”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老身没怎么注意他，只知道他是富家大户旧家门。”

“原来是旧家，他家的事情，你可知道一些？”

“这些事老身还没来得及问，”钱妈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笑着说道，“小姐，要知道这些也不难，让老身去打听一下就是了。”

“钱妈不要鲁莽，人家未必就有情。”

“小姐放心，不碍事的，老身的家，就在他城外别墅的左边，打听一下，十分方便。”

“这样说来，钱妈明天去打听一下也好。考卷我已看完了，你还给大官人去吧！”

钱妈告别小姐去找车尚公，心中暗想：“小姐的意思，似乎是看上了柳希潜，老身总得让小姐如愿才好！”

五、钱妈妈初识真谢生，顾文玉始慕假社长

再说柳希潜考了第一，很快就传遍了吴兴，都恭维他是沈翰林的得意门生。柳希潜本是无赖，也就居之不疑，还逢人卖弄，竟混入名士队伍，论短数长。这两天也着实光鲜，竟连文章是不是自己做的也忘记了。这天来到别墅，方想到该去看一看小谢。

听到敲门声，谢瑶草急忙开门。“原来是柳兄到了，小弟草就的那首绿牡丹诗，不知用上了没有？”

“平日小弟笔下是很熟练的，没想到那天肚子忽然痛了起来，只好暂时由谢兄代作。”

“只怕文辞不通，影响柳兄的成绩了！”

“看来还可以。”

谢瑶草见他说话冷淡，暗忖：难道是没考好？问道：“可曾发榜？”

“发过了。”

“兄考在第几？”

“小弟从来都考第一，幸得老兄帮助，这次也只是照常。”

谢瑶草暗自好笑：“天下竟有这样不知羞耻的人。”

家院也以自己传递得巧妙，让柳希潜考了第一而洋洋得意地走了进来：“禀大官人，车家把会卷送来了。”

谢瑶草道：“放在这里，让我也看看。”

家院又道：“大官人，有人请你去赴宴呢！”

“这样说来，我先去了，真是酒债难偿。”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谢瑶草又好气又好笑：这柳希潜在我面前还这样装腔作势，在外面还不知如何吹嘘哩！沈老先生，你把一个白丁取作第一，恐怕差了些吧！如果不是糊涂也是眼花，连做假也瞧不出来？真是的！

气恼一阵，又将会卷一看：“哎呀，奇怪，车尚公第二，文玉兄倒成了第三。莫非是评卷的人受了别人的托付？难道这个只会唱花脸的车尚公也会做诗？”谢瑶草疑心顿起，再看车尚公的诗，不由得不好叫：“妙哇！清新俊逸，是庾信、鲍照似的一流人物呀！他怎么做得出这样的好诗？恐怕也是传递进去的。”想了一阵，又觉奇怪：“车尚公家没请到这样的高手，他家中也没有这样的朋友，谁给他代笔呢？就是吴兴城中，我也没有听说有这样出众的人才，大概他家有个深藏不露的

高人。”

正自胡思乱想，钱妈听看门人说柳大官人正在书房读书，径直走了进来，见到谢瑶草便叫：“柳相公。”

谢瑶草一看不认识，便道：“我从来不认识妈妈，今天有何事来到柳家。”

钱妈以为他就是柳希潜，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儒雅，心中赞道：“与我家小奶果然天生良配，老身这媒是做定了。”说道：“老身的家就在你庄房附近，今天特意来与你说闲话。”

“妈妈有话尽管说。”

“老身姓钱，是车大官人家的奶妈。”

“哪个车大官人？”

“就是和相公你经常往来的。”

“哦，就是车尚公了。”

“正是。相公你的家世，老身都知道，但不知相公家中还有什么人？可曾娶过妻子？”

谢瑶草心中一动：“听这口气好像是来提亲的。我不免来个将错认错，暂且承认是柳大，看她说些什么？”叹道：“钱妈，不瞒你说，小生是读书人，苦读寒窗，虚度年华，至今仍是孤身一人。”

“相公贵庚多少了？”

“十九岁了。”

“怎么还没娶亲？”

“说的人家也不少，只是小生想略微挑拣挑拣。”

“什么样的才能中相公你的意呢？”

“既要长得漂亮，又要有文才，譬如有卓文君那样的美貌，苏蕙那样的才华，难哪！”

“这么说来，连亲都还没有定？”

“不错。”

“原来是这样！”

“小生也想问问钱妈妈，方才妈妈说是奶妈，那么，是乳养大官人的了。”

“这倒不是，”钱妈微笑道，“没有福分，有谁来可怜孤寡？我是耐着心肠守护小姐。”

“哦，原来是带着小姐，小姐多大年龄了？”

“刚满十七，青春无价。”

“许配人家没有？”

“还没有。”

“为什么？”

“俺小姐也像相公这样说，要挑个才貌双全的，才肯嫁给他。”

“挑相貌也是应该的，不过，女人家不通文墨，怎么知道谁有才？”

“难道只有你们做秀才的，才懂诗文？不要只把秀才夸，你也知道，谢道韞曾代弟与人辩论口才，苏小妹嘲笑哥哥笑语佳。”

“哈哈，钱妈妈，那是古代贤才，只要看看你家大官人的本事，就知道小姐了。”

“我不是虚夸，信不信由你，反正上天把秀气都给了女孩儿家。”

“还有一件事想问你：大官人会考的诗，不象是他自己作的，是求哪个代他作的？”

“我家大官人虽然文才不怎么好，难道连几句诗也写不出来？”

“只是这次的诗作得太好了些，倘若是他自己应付着胡乱描画，风格神韵怎么会如此潇洒？肯定他背后有高人捉刀。”

“听你说他倒不该作得这样好！我先问你这首诗可好在什么地方？”

“小生也说不出它的好处，就好像是帘外莺声相间，又好像是阶前的花影摸不着。钱妈，你实话对我说，到底是谁作的？等我读书有空闲时，好去登门拜访，再细述心中赞叹之情！”

“倒有这么样一个人，只是不好说出来。”

“这有什么关系？”

“想告诉你，不禁又教人一时难启齿。”

“钱妈妈快点说！此处并无其他人。”

“谁经得住你这样苦苦追问？不过，你知道了可不要莽莽撞撞向外人夸。”

谢瑶草恍然大悟，道：“这么说来，是你家小姐作的？”

钱妈道：“你若不信老身的话，卷子在这里，请相公仔细认一认，若不是尚有梳妆沾上的零星粉，也许还能闻出金钗搔头的脂粉香。”

谢瑶草嗅了嗅试卷，点头道：“果然香。钱妈，小生作的诗，想来小姐已看过了，不知她以为如何？”

“她也像你这样喜欢，吟诵终日，不肯离手，老身暗暗地听她一再赞叹。”

谢瑶草心中暗喜：“原来小姐也很欣赏我！本该说出真名实姓，又怕钱妈嫌我贫寒，不肯帮忙成就好事；先含糊地认下，等她回复了小姐，再有好消息到来时，才能说清底细，对，就这样办！”想到这里，谢瑶草道：“小姐既然喜欢看小生的诗，等有了新作，再去请教！”

“相公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这是自然。”

钱妈高高兴兴地走了,谢瑶草一方面为小姐欣赏自己的文章高兴,另一方面又想到顾文玉肯定要受这两个草包的奚落,不由得摇头苦笑。

此时,顾文玉也有些懊恼,没想到沈翰林这次会考,不请别人,偏偏把柳希潜、车尚公这两个白丁请来和自己作伴,偏偏又考在自己的前面,真是蹊跷!难道这两个小儿之辈会有神力相助,转眼间便写出这样的好文章?这也太荒唐了吧!嗯,我明白了,一定是传递进来的,沈老先生哪有精力去管这些闲事,何况这又不是科场,全都是用的偷鸡摸狗的本事。这两个白丁多么得意,就好像中了状元,全都是装腔作势模样。我也不去理他,当年苏秦也曾落难,只要舌在,又有何妨?想到这里,顾文玉心里也就舒坦多了。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车尚公的家院,满脸喜色。

顾文玉道:“院公,你来此有何见教?”

家院一揖,道:“不敢!顾相公,会考的卷子都在这里,还有一张请贴,是我家相公做东,遍请同社的朋友。明天请相公早些过去。”

“哦,原来如此,知道了。”

“那么,小的告辞了。”

家院走了以后,顾文玉又细一想,山外有山,我也不可太自负了,沈老先生评论文章肯定不会有什么差错,先翻看一遍再说。

顾文玉把文章一读,不得不叹服:这两首诗,果然比我的还好!沈老先生果然有眼力,评定文章也公道。就算是传递作弊,也是朋友们作的,我就不如他们了!即便是这两位小人不值得和他们较量短长,这两首诗却不能不让人心服口服。怪不得柳希潜、车尚公这样轻佻猖狂了。

顾文玉把沈先生拿出来的诗反复吟诵,又想到当时的情景,分明是考试。既然说不是自己作的,又不肯说出作诗的是谁,这当中定有原因,看文笔倒像是一个女子作的。那女子又是谁呢?顾文玉苦苦思索了好一阵,方恍然大悟:是了,听说沈老有一位千金善于作诗,这首诗肯定是她的新作了!若论起诗才,我们这些人谁能不钦服呢?少不得要公推她做社长。奇怪,做父亲的怎么能把女儿的诗拿出来让别人传看?恐怕另有蹊跷。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她尚未许人,可能是故意在别人面前夸奖她的文才,表示想挑个好女婿的意思吧?只是一件事不妥,若是按名次先后挑选,我这排在第三的自然就没有那个缘分了,难道他就招一个白丁女婿?

顾文玉胡思乱想一阵,想到自己冤冤枉枉被别人作弊挤到第三名,无缘娶到

沈小姐这个如花美人，就心中气愤。“不行，这段好姻缘不能错过了。我得请求复试，沈老先生既是挑选女婿，就绝不会草率，过几天，我再抄上几篇习作，同选刻的文章一同送给他去请教，看他心意如何？”

这样想着想着，顾文玉心里似去了块石头，倒上床竟呼呼地睡去。

六、思才子小姐苦相思，寻开心泼皮恶作剧

再说车静芳自钱妈去找柳希潜后，心里就一刻也不得安宁。念着柳希潜的诗，似乎每一个字都令她心跳，脸发烧。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柳相公不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就这么一首诗，就使自己神魂颠倒，恨不得把屋前的翠竹都刻满相思的诗句，不禁暗自害羞：难道这就是相思病么？

钱妈去了并不久，车静芳似乎就像过去了一年，首饰也懒得插戴，涂脂抹粉更是无心，闺楼上眼都望得酸疼了，依然不见钱妈的踪影，心里直抱怨：“钱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真急死我了。”在窗前站得久了，车静芳不知不觉困倦起来，依着栏杆朦朦胧胧地睡去，似乎柳相公正吟诵着自己作的诗，向自己倾吐爱慕之情，自己也吟诵着柳相公的诗，对他脉脉含情，大加赞赏哩！

钱妈回来时，见小姐梦中念念有词，不禁微微一笑，道：“小姐！小姐！”

车静芳被惊醒，见钱妈正对自己微笑，道：“钱妈，你回来多久了？”

“小姐，我刚回来。说来事也凑巧，老身去时，恰好那柳相公正在书房里坐着。老身转弯抹角，把他家里的情形问了一遍。他说他今年十九，尚未定亲。”说到这里，钱妈笑出声来，“好笑得很！恰好会卷传到他那里，他说我家大官人，不会作出这样好的诗，追着问是谁作了传递给他的。老身只好把小姐替他作诗的情况，直接对他说了。”

“你怎么就直说出来？他说我的诗怎么样？”

“他原以为这替大相公作诗的，是个文场上的朋友，听说是小姐，更是喜的不得了！”钱妈又笑着说：“小姐，我看他好像很多情哩！说要来拜小姐为师。”

车静芳心里甜甜的，道：“我的诗有什么好，难为他这样赞赏？”

“小姐，柳相公好英俊哩！雪白的脸蛋好像抹了粉似的，身姿么，好像玉树临风。这段好姻缘，可不能错过了。”

车静芳脸上一红，道：“别胡说了，他可认得出女人家作的诗和男人家略有不同么？”

“怎么会认不出？他说是笔尖上带着一些脂粉气。小姐，你看他的诗，也认得

出是个少年才子么？他吟诗的时候空摸颌下，却未有胡须，会装老成哩！”

“钱妈，书生善于诳骗，还得向旁人仔细打听，多半当面讲的并不是真情。”

“小姐放心，老身这一次访问，是弄清楚了。明天大官人请会考的朋友，柳相公一定要来。小姐亲自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不会有差错，你看看那风度长相，也一定会说是个好相公。”

“这样说也有道理，只在帘子里看看就行了。”

“阿呀！差点忘了。明天是浴佛节，庙里的姑姑请老身去吃饭，好些会友都去念佛，看来不能陪伴你了，等老身回来时，再细问不姐就是了。”

一夜无话，第二日车尚公令家院准备好了酒席，却迟迟不见柳大到来，不禁有些心烦，暗怪柳大：咱们前天就商量好了，要假托请文社朋友，把小顾骗来嘲笑一番，好一泄不肯给咱们刊刻文章之恨，小顾还以为是好意请他喝酒，高兴地答应了。可柳大这小子这时候还不来，莫非他临阵脱逃，做了缩头乌龟？不过这事却不能拆穿，那柳大与我实际上都是个白丁，传到文场会成了笑柄。

正自烦恼，柳大已摇头晃脑地到了。他二人臭味相投，见了面自然先是亲热的打闹，胡说八道一番，方谈到正题。

“小顾来了没有？”

“他说马上就到。”

“小弟还怕他不来哩，又叫家院去请他了。”

“妙！妙！”

顾文玉原本打算不来，又见柳家家院来请，若是不去嘛，又怕两个泼皮说他考低了，不敢赴席，只好勉强地随家院来到车家。

车大一见，笑嘻嘻地迎上前去，道：“小弟备了一杯薄酒，单请同社的朋友，便是谢兄与柳兄同馆的朋友，也没有邀请。”

柳大道：“小弟下次作东。”

顾文玉谢道：“小弟尚未宴请二兄，怎好先来打扰？”

柳大道：“会卷可曾传到你家？”

“二兄的佳作，已拜读过了。”

“小弟的文字哪敢称什么佳作，自然不值得一看。顾兄是真正的名士，张口自然与众不同。”

车大也讥刺道：“顾兄的大作可惜没有抄下来，不过依小弟想来，选刻中自然要刻出来的，那时再熟读好了。”

顾文玉知他们话中有话，也不动气，道：“又来取笑小弟了。”

柳大道：“沈老先生看文章，眼力果然精深得很哪！”

车大接道：“那是一毫也不会差的。”

顾文玉道：“果然不差。”

柳大又道：“顾兄过于细心了！小弟们都是直肠快口，都是同社兄弟，不当之处，请不要计较才好。”

车大道：“不错。请坐席吧！”

“顾兄先请。”

“不敢，还是柳兄先请。”

车大道：“若论年龄，该是柳兄，若论名士么，还应该是顾兄。”

顾文玉看穿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微笑道：“还是按照会考名次才对。”

柳大哈哈大笑：“这样小弟就占先了。”见车大与顾文玉依次坐下，又道：“小弟下次不去参加会考了。”

车大故作惊讶：“哦？那是为什么？”

“小弟这两天偶然得了点小病，请车兄告诉社长，说我到时不能赴会。”

“我看柳兄红光满面的，不像有病啊！”

“唉，你不知道，我这是心病，我若再去，顾兄又不能得第一，怎么好意思哩？”

“你这一说，倒提醒了我，我一去又准考第二，再说我的事也很多，就由社长处罚好了。”

“这么一来，我有病，你又事忙，就只有顾兄一人去考，还怕第一不是顾兄的么？哈哈！”

顾文玉任由他们冷嘲热讽，觉得和他们争执不值得，自抿了一口酒，微笑道：“由小弟自己去考么，就用不着二兄这样费心了。”

柳大道：“小弟还有个想法，顾兄的诗文本来就好，只因为人数少，我们偶然借助顾兄的文章，考成现在这个结果，不若给沈老先生说一声，多拉些不通文墨的朋友进来，那时的第三名，就是很高的了！也好衬托出顾兄的才学和鼎鼎大名了。”

车大道：“柳兄，你为顾兄考虑得周到，不过，小弟考虑得更加实际。我们都是好朋友，如今反多了一番高低，面子上有些不妥当。不如只按年龄大小排列先后，那才有意思哩！就是诗文成绩再差些也没关系了！诗文名次看不清，那时节大家都轻松。”

顾文玉有些着恼，欲待反辱相讥，又想与他们争论，实在不值，便道：“二兄这样费心，不觉得太麻烦了么！”

“顾兄不必客气，小弟本来打算叫一班唱戏的来劝酒，今早班头来说，演小生、丑、净角的都不在。”

一旁斟酒的家院道：“听说还少一个叫做‘末’的角色。”

柳希潜笑道：“‘末’倒是有，在这里坐着哩。”

顾文玉不知他们还有什么名堂，便告辞道：“酒喝多了，小弟得回去了。”

柳、车二人慌忙把顾文玉拉住，道：“那怎么行？今天总得好好乐一乐，顾兄不愿赏脸么？”

柳希潜道：“大家唱支曲子，怎么样？”

车尚公道：“太一般了，没劲！”

“那咱们来演场戏，怎么样？”

车尚公一拍大腿，道：“太好了，只是演哪一出？”

柳希潜装作深思一会，道：“有了，就演《千金记》中的一出‘韩信胯下’，你我二人扮演淮阴少年，顾兄，你就扮演韩信，怎么样？”

顾文玉作难道：“这个……小弟从来没演过戏。”

“顾兄，又来程朱道学那一套了，大家都是在戏场中逢场作戏么，逗逗乐子，有什么不好？”柳希潜一边说，一边强自拉顾文玉站立，“你不用唱，只站在这里，当个韩信就行了。家院，你就打一打鼓板。”

不一会，柳希潜、车尚公就打扮妥当，唱着上场：“淮阴少年总驯良，叵耐韩信忒性刚。今朝必定到街坊，要使旁人笑一场。”

柳希潜本是泼皮，如今装扮成淮阴恶少，倒也十分相像，只听他道：“我就是淮阴少年，名叫王一，兄弟就是王二，都是淮阴市上有名的好汉，近来出了个什么韩信，整天背着一把宝剑，在市上摇来摆去，显得我们不像好汉，真是可恶！不如找到他羞辱一场，方消我恨。”

车尚公接着道：“前面来的那一个就是他了。”

“韩信，你这样一个人，只在河边钓钓鱼也罢了，偏要大模大样地自称好汉，抵得上我们的一个屁么？”

“我听说好汉杀人不眨眼，你若真是好汉，就用剑把我兄弟二人杀了，才显出你有本事，若是不敢，就好好低了头，从我们的胯下爬过去。”

他二人在此胡闹，小姐在帘里早看得清清楚楚。顾文玉只是冷眼旁观，心里十分明白，只是不言。

柳、车二人更加放肆，把脚叉开，便令装扮韩信的顾文玉从胯下钻过去。哪知他二人只顾得意，没料到踩到一根猪骨头上，脚下一滑，双双跌了个仰面朝天，十分狼狈。顾文玉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二人爬起来，也忍不住笑了。

柳希潜道：“只顾玩乐，倒忘了一件正经事。沈老先生这样看重我们，我们该

去好好谢谢他。”

“不错，还得办些礼物才对。”车尚公道。

“车兄既然也这样认为，就由你办好了。”

车尚公心中暗骂柳希潜是“铁公鸡”，却不好推辞，只得应承下来，道：“就这么办，咱们再喝酒。”

顾文玉见他们这副井底之蛙的嘴脸，早悄悄地走了。

车尚公不见了顾文玉，十分得意，道：“小顾被我们折腾得受不住了，竟然离席逃走了！哈哈！哈哈哈！”

“名士到底也有这一天！”柳希潜也很舒畅。

“先不要骂他，我们趁此时机，刻印些文章散发出去，也过过名士的瘾！”

“那就更妙了，一天之内保证名满吴兴。”

“让他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名流了。”

“不过这些文章还得加些好的批语，假说是某老亲评。”

“再送到书坊把书印出来。就这样办。”

两人做了一会名士梦，柳希潜便要告辞。

车尚公舌头有些发硬，挽留道：“再喝点酒吧！”

柳希潜道：“兄弟已经喝醉了，真畅快！”

“只怕小顾的酒是喝在了脊背上。”

两人说得高兴，不由得又喝了几杯，柳希潜方才偏偏倒倒地由家院扶着去了。

七、真作假时假亦真，情到极时方有情

车尚公也有点头重脚轻，正待回房休息，却见妹子车静芳出来了。

“刚才演的好戏！”

“嗨！又让你看到了。”车尚公开怀地笑了起来。

“小妹听见锣鼓声响，以为是真的唱戏，出来一看，原来是你们！哥哥，那当韩信的是谁？”

“就是前几天考在末尾的顾文玉。”

“当淮阴少年的呢？”

“考第一名的柳希潜。”

车静芳想起钱妈给她说的柳相公，摇摇头，笑着道：“哥哥不要瞒哄我，这不

是他！”

“怎么不是？”

见哥哥惊奇的样子，车静芳也不禁吃了一惊，道：“真的是他？”

“经常在咱家中，还能不认得？他假说醉了，我的酒兴未足，我去拉他回来再吃几杯，保管假不了。”一面说，一面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这下车静芳心中翻腾开了：那柳相公一脸俗气，愚蠢若猪，市侩腔调，一副浪荡公子模样，哪有半分文士的气质风度？钱妈那样的夸奖他，不知看中他什么了？真是奇怪！等钱妈回来，要问个明白。

直到晚上，钱妈才急匆匆赶回来，见小姐靠着薰笼，半坐半依，有些生气的样子，忙上前请安，道：“小姐，老身回来了。”

车静芳本想故意不理她，让她着急，但心中有事，就做不出来了，道：“一直盼你早点回来，也好问个详细，昨晚絮絮叨叨说的就像是在演戏。”

“老身说话办事是很老实很认真的，不敢乱说。今天小姐可亲眼看到了？经老身这双眼睛看过，是绝不会出差错的。”钱妈十分自信地说。

车静芳笑道：“你还在自夸，羞也不羞？只怕是你老眼昏花，看到斜路上去，错认了阮郎。”

“怎么说是老身错了？小姐，可是不合你的看法么？这滴溜溜的穷书生，又没拿象牙笏板，没穿红袍，不要眼光太高了，笑他现在穷酸。小姐，你也该把绣球抛得低一些，原谅他那呆头呆脑的书生气。”

“钱妈，不是这个意思，你前天可到柳家去了？”

“去了。”

“可曾见到那个人了？”

“老身没见到，还敢说谎话么？我亲眼看到他那出众的相貌，在他那里坐了很久，说了许多话。喝茶的风度，书房的摆设，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小姐看到的难道不是这样么？”

“相貌果然不凡。”

“老身早就说他很漂亮。”

“浑身是肉，长得肥。”

钱妈吃了一惊，道：“什么？难道是个胖子？”

“人品庸俗，满身铜臭气。”

钱妈越发惊异，道：“小姐这样说来，更不是那个人了！或许柳相公并没有来，小姐错看了别人？”

“问明了哥哥，真的是他！这样的人哪里会作诗？想来他那首诗必定是别人

作的。”

钱妈沉思了一会,道:“明明有个柳相公在他家坐着,若有代替做诗的,必定就是那人了。待老身再到他庄上,看个仔细,说不定会猜破诗中的谜。”

车静芳点点头,嘱咐道:“我只爱这诗,也不管他姓柳不姓柳,就算家世贫寒些,也没关系!钱妈,这一次可要问明白了,莫要含含糊糊便回来。还有一件事,你要那人再作一首绿牡丹诗拿回来,才能相信他。还是上次的诗题,重作要有新意。”

“老身都知道了,决不会再糊里糊涂的张冠李戴,小姐就放心吧!”钱妈笑着说。

“你去了快些回来。”小姐是钱妈从小奶大的,说话也不避羞了。

第二天一早,钱妈急匆匆往柳希潜家赶去。柳希潜在家正想着心事:我柳大赌钱饮酒,日子过得倒也潇洒。可是如今已二十多岁了,脸上也长满了胡子,还没谈到婚姻大事。虽然也认得几个婊子,玩玩也还不错,若是娶来作老婆,就没什么意思。听说车大的妹子,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诗词歌赋,无所不通。车大前日考个第二,想必是他的妹子代笔。我若把她娶为老婆,代笔也不须找别人了。昨日在车家吃酒,帘内像有女人走来走去,想必是车小姐了!车大与我最好,说出来没有不依的,只是也得小姐自家情愿,先找一个中间人去说一说才好。但不知三姑六婆之类,哪个常到他家去?

正想得心痒痒的,却听得有人叫门:“柳相公在家吗?”

家院问道:“你是哪个?”

“我是车大官人家的奶妈,想找柳相公说句话。”

“等着,我来给你开门。”家院把门打开,见是钱妈,堆着笑道:“相公就在里面,钱妈妈,你自己进去。”

钱妈一边走,一边叫:“柳相公。”

柳希潜暗喜:“老天有眼,送上门来了。”一边迎了出来:“钱妈妈,小生有礼了。”

钱妈疑道:“你不是柳相公?”

“我不是? 还有哪个是?”

钱妈心中嘀咕:“这个人的嘴脸真够难看的,小姐看到的一定是他了。”向柳希潜回礼道:“昨天相公可到我家赴席了?”

“正是。请问钱妈妈到这里来,有什么重要事情?”

钱妈转弯极快,道:“没什么事,只是闲着没事,到处走走,想看看你的花园。”

“小园也没什么好看的,钱妈有话,就请说了吧!”

钱妈见推搪不过，只得实说：“不瞒相公，老身是来寻找一位官人。”

“哦，找哪个？”

“前天坐在书房里的，莫非是相公的同学么？他也说是柳相公。”

柳希潜暗骂：“小谢真是可恶，私下里竟然冒用我的名义！”笑道：“钱妈妈，我这里并没有同学。”

钱妈自言自语地道：“明明有一个人，这次偏遇不到他，老身今天是空跑一趟了。”

“这里来往的人很多，不知是哪一位朋友。钱妈如有什么话要说，不如对我说了。只要是常来这里的朋友，一定能想得出来的，由我转告他就是。”

钱妈心想：“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怎能轻率地让别人传！真是好事多磨！”

柳希潜见钱妈不肯说，便讨好道：“学生早就想请钱妈妈过来，今天有幸来到这里，要请钱妈妈帮个忙。”

“别开玩笑，我一个穷老婆子能帮你什么忙哪？”

“学生说的可是正经话，只有你老人家能帮这个忙，你看学生这么大年纪了，到夜晚还是空床冷被窝，没有找到好姻缘。”

“哈哈，老身又不是媒婆，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上。”钱妈笑了起来。

“钱妈妈，不需要你到外面去找姑娘，你家小姐正当年，想求她与我配良缘。”

钱妈收起了笑，“怎么思想起我家小姐来了？这可不行，得让他去了这念头。”想到这，钱妈推托道：“这婚姻大事，自有当家人主持。老身只是一个奶妈，哪里管得了这事？”

“大官人那里，我自己去说，自然会答应的。只求钱妈妈在小姐面前，多为我讲几句好话，要成就这件亲事，少不得你在暗中穿针引线。”

钱妈见他十分当真，不禁着急，道：“这是从哪说起？我家小姐是巫山神女，洛水女仙，姻缘早定在五百年前。”

“学生正是五百年前定下来的。”

钱妈暗思：“我若过于顶撞他，恐怕他面子上不好看，车大官人知道了也会不高兴。尽管你馋得流口水，千乞万求，我只推搪就是。”计议已定，便道：“既然如此，你的金屋在哪边呢？”

“难道怀疑我是穷秀才么？我家是很有钱的。”

“相公家境富贵，老身怎会不知道？只是俺家小姐许配人，也要略微看一看人才的。”

“人才？象我柳相公这样的也算够格了吧！说风度有风度，说文才有文才。”柳希潜大摇大摆地道。

“柳相公是富家公子，人才自然十分的好，不过老身替你设想，若再求人帮助找个好些的，到挑选女婿的彩楼前边让人家相一相，自然会选中你的。”钱妈笑着说。

柳希潜见钱妈一味推托，有些不高兴，欲待发作，又想到要打车小姐的主意，这钱妈还是得罪不起的，把那股怒气强压了下来：“钱妈妈的意思，我柳某是专靠求人帮助的？听说你家小姐擅长于诗词歌赋，为何不把前天会考的卷子拿来看一下？考第一名的就是我！”

“那首诗可是相公你亲自作的？”

“怎么不是我亲自作的？实实在在是我肚肠里挖出来的。小姐倘若看了，一定很喜欢。”

“俺小姐也不大懂什么诗，没功夫在这里说闲话，我走了。”

柳希潜送钱妈到了门口，又许诺道：“钱妈妈千万要从中帮助，到时候一定备上厚礼谢你这大媒人。”

柳大刚回到自己书房，谢瑶草就急匆匆地从房里走了出来。见院中空无一人，不由“咦”了一声：“奇怪，方才与柳大说话的，好像是钱妈妈，怎么不见了？家院，方才车家的钱妈妈是不是来过了？”

家院也懒得出房，高声应道：“是，已经走了。”

“她来找我，怎么不喊我一声？”

“她没说找你，是找我家相公说话。”

谢瑶草猜想她还没走远，赶忙追到门外，想把她叫回来，把个中情由说明白，谁知连影子都没见到，不禁叹了口气，暗中叫苦：“原来已经走远了，小姐呀小姐，你叫奶妈来，一定有极重要的话要说。我这几天想你想得好苦，茶饭无心，天天盼着钱妈妈来，今天来了我又不知道，只有一个柳大接待她。唉，真是糟糕，那钱妈见了柳大，定会大吃一惊：上次的儒生，怎么变成了一个酒徒？”

谢瑶草越想越懊恼：难道就这样错过一段好姻缘？有了，我记得她说过她家就在附近，何不去找一找她！

谢瑶草东问西问，居然找到了钱妈的屋子。这是一间茅屋，院内长满了青苔，窗户已坏，布满了蛛网，一望可知，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听邻居说，钱妈一向住在车家，从来没回来住过。

谢瑶草自怨自艾道：“那天我若说明自己的真名实姓，就不会有今天的烦恼了。如今糊糊涂涂，她们真当我是柳希潜又怎么办？唉，按照平常人的眼光，若要挑选女婿，当然是挑豪华富贵的柳大了，怎么能看上我这样的穷书生？”又一想，车小姐既然精通诗词歌赋，那么看重的应该是才貌，而不单单是家世了。还有那

首诗，小姐也定会查访明白，到底是谁作的。什么事都可替代，做女婿总是不能替代的。再说钱妈看样子也是明白人，在小姐面前一定赞成这件事。对，我先去找钱妈。”

来到车家，门口没人，谢瑶草心想：我直接走进去，见一见车大就是了。走到客堂，还没见人，谢瑶草不敢乱闯了，高声问道：“有人么？”

车尚公听说有客，从门缝里往外偷偷一瞧，头都大了：原来是小谢！恐怕又是来约我写文章了，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不理他！

谢瑶草又问：“大官人在家么？”

车尚公怕他听出声音，捏着鼻子答应道：“不在家。”

“你家有个钱妈妈，请她出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她说。”

“没有什么钱妈妈。”

“就是你家的奶妈。”

“哦，是她呀，到外边去念佛，好几天没回来了。”

谢瑶草本想等一会，见天色已很晚了，只好告辞，道：“等钱妈妈回来时，可对她说，前几天见过的那一位相公，有事来找她。”

“知道了。”

见谢瑶草走了，车尚公方大笑起来：“哈哈，这下好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谢瑶草却是愁肠暗结：我找不着她，她也没见到我，只好明天再去拜访。

八、纨绔子求美玩故伎，俏佳人觅才费思量

再说柳大把想娶车小姐的意思告诉了车大，车大也不敢随便做主，便说只要妹子愿意，自不碍事。过了两天，还没给柳大答复。柳大却打听到沈翰林要准备挑选女婿，心又放在了沈小姐身上。暗想：我柳大的诗考了第一，说不定便看上了我，若娶得沈小姐，可不又强似车大妹子！我这里藏有小谢一本诗稿，把它拿去交给沈老先生，就说是我平日作的，乘机讲起亲事，有什么不可以？柳大想到这里，更不犹豫，拿了谢瑶草的诗稿，便往沈老先生家里赶去。他却没想到，车大此时也有他一样的心思哩。

车大听说沈老先生要招女婿，怕被柳大捷足先登，便悄悄地把妹子的诗稿抄了几篇，冒充是自己的习作，故意以此向沈老先生请教，乘机求亲。盘算已定，车大也向沈老先生家奔去。

走到半路，正好与柳大相遇。平日二人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然后一块出酒楼，进青楼，或是走马郊外。今天两人心中有鬼，深怕对方知道，忽然都客气起来。

柳希潜笑着打招呼：“车大到哪里去？”

“到前面去拜访一位朋友，不能奉陪了。柳大，你到哪里去呢？”

“我也是去拜访一位朋友，请便了。”二人笑着各往一条小路去了。

其实到沈老生的家就只有这一条路，二人假装转了一圈，竟又碰上了。车大和柳大都不禁尴尬地笑起来。柳大道：“大家都不必相瞒了，我是来看沈老师，送文章的。”

“哦！我也是一样。”

二人来到沈家，沈老先生正为女儿的婚事担心，见到他们，便请他们到客厅叙话。

二人拿出礼贴，双手捧上道：“多蒙老师不嫌弃学生，收下我们为弟子，今天我们来看你，带了一些薄礼，请老师收下。”

沈老捋须笑道：“好！好！好！多谢二位的盛情，我就收下了。”

二人又拿出诗稿，道：“学生还有些习作，请老师当面批评指教。”

“二位的佳作让老夫慢慢地翻看，晚几天再送还。”

“学生一来是想多多侍候老师，二来想请老师对拙作多加指教。”

沈翰林十分高兴，呵呵笑道：“二位太客气了，诗文嘛，日后多多相互参详就是了。”

柳希潜见说得沈老先生喜欢，乘机道：“老师，门生还有一件事禀上。”

“哦？什么事？”

“门生空长二十多岁，还没成家。”

“像柳公子这等人才，早该有人来择婿了，是怎么回事呢？”

“穷愁潦倒总是因为我无才吧！”

车大心里一惊：怎么他也是为这事？惟恐自己的心愿要落空，忙道：“门生刚才也正要说这意思，不料柳门生先说了。”

沈老先生奇道：“你们都是大家子弟，怎么都还没成亲？”

车大叹道：“人情如纸，门生家境早非昔日了，只盼良缘来自天上裙钗。”

“这么说来，二兄是否有了意中人，要老夫作什么？”

二人争着要先说，沈老先生只得道：“二位同时说就是。”

二人果然一同说道：“听说老师家中有爱女，老师也不把我们作外人看，我们想给老师当个半子，不知老师……”

沈老一听乐了，笑道：“这真是‘一家有女百家求’！二位都是知己，同来老夫

这里说亲，教老夫也不好回答。”

柳希潜道：“自然是把学生放在前面，学生是老师新取的第一。”

车大也不甘示弱：“老师当时也说学生的诗也该第一。”

二人此时早失了仪态，争得面红耳赤，沈老摆摆手道：“二位不必争了，容老夫好好考虑。”

恰在这时，顾文玉又走了进来。柳希潜以为他也是来求亲，恨恨地道：“小顾，你来也是白搭，老师的女婿，已确定是我了。”

“放屁，老师的女婿，选的是我！”车尚公争道。

顾文玉也不理他们，上前向沈老施礼，道：“学生此来，是送习作给老师看，并带来拙选《宙合大社》一册，请求老师斧正。”

沈老接过诗稿，笑道：“不错，老夫定要拜读。请坐。”

顾文玉坐下后，方对车大、柳大道：“老师选择女婿，自然要当面考试诗文，细细地访察人品、文才，岂是你们就可以争来的么？”

沈老暗自赞许，道：“来求亲的人很多，老夫都没有轻易应允。陪伴我这暮年老人的只有这一女，三位才学都很优异，老夫也不知选择哪位为好，想来书中自有颜如玉，且等你们都考上进士，再来询问如何定亲纳采。”

柳大、车大一下傻了眼，心中叫苦：“若要考上进士，这婚事就不稳当了。”

顾文玉却十分欢喜，道：“老师的大门里面当然不能有白衣女婿，等考中进士以后再商议亲事，是最好不过的了。学生还要问老师，会考什么时候再举行？”

柳大道：“老师已评定过了，再考名次也是这样的。”

车大道：“按旧规矩应该过了夏天。”

沈老道：“正要另定时期与你们商量。”

顾文玉道：“禀告老师，下次会考，规矩应该再严格些才好！”

“这么说来，小顾是认为上一次有什么弊病漏洞么？”车大、柳大质问道。

“小弟没这么说，只是觉得，严一些好作文章。心情平静，约束严谨才能无懈怠。”

“不错，说的很对。”沈老首肯道。

顾文玉接着又道：“就算没有弊病漏洞，也应该防备嫌疑，便是试院墙上插满棘条也不算奇怪。”

柳大、车大笑道：“顾兄有这样好的兴致，真是不错。只怕我们又考在前边，不要恼恨我们才好！”

“既然大家都有兴致，待秋来凉爽些，再确定日期怎么样？”沈老笑着征求大家的意见。

顾文玉和柳大、车大从沈老家出来，自顾自地走了。柳大心里却有了主意：“听老沈口气，不象是许亲，我得先把车小姐骗到手，免得到时两头落空。”

柳大心里正想着，却见车大变了脸，发怒道：“柳大，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那边你求我的妹妹，怎么这边又求人家？”

柳大忙陪笑脸：“你没有答应，我只得另找门路，不要见怪，不要见怪！”

车大见他赔礼，怒气少了许多，“不是我不来回答你，只是我妹妹心里不愿意。”

“又来说假话，啥时候见女孩子嫁人是自己作主，令尊、令堂不在，自然是你说了算。”

“嘿，你倒是狡猾，你的亲事要骗我帮你成就。我的亲事，又有谁帮忙呢？”

柳大听出了弦外之音，道：“其实这也不难，沈老师心里，这门亲事当然是要许你我，当时小顾在坐，不好说得。若论考试成绩，这门亲事，归根结底你要让我。哎，你别争，你若把你妹子许给我，沈家的亲事，我就让与你。”

车大大喜过望，道：“就这么说定了。”

“既然许定了，咱们就认了亲吧！”柳大惟恐他反悔，便叫道：“车大舅！车大舅！”

“难道就要我叫你妹夫？”

“便叫一声又有什么关系？”

“妹夫，妹夫，你今天好舒服哟，稳稳当当做了我家的女婿。”

“大舅子，你也不用发愁啦，没人来抢你的那桩买卖。”

“哈哈，这真是一边筑墙两边都称快！”

“这岂不是东家还了西家的债！”

两人相视大笑道：“小顾哪晓得这等妙事，笑杀那今生孤单的小贱才！”

笑了一阵，车大突然想起一件事，拍着柳大的肩膀道：“前天我在妹妹面前替你说好话，说你很有文才，是沈翰林批定的第一名！可笑我妹妹很古怪，说你一个字都不通，哪有什么文采？考第一的诗文，是传递进去的。”

柳大吃了一惊：这车大妹子真是活神仙了。连忙分辩道：“什么叫传递？小弟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大舅千万要替我表明心迹。”

“我也替你分辩啦，我妹子就是不相信，说要隔着帘子当面考你一首诗。”

“这个容易，只要你妹子愿意，我明天就来应考了。”

车大惟恐他考不上，又来与自己争夺沈小姐，千叮咛万嘱咐付地道：“你可得用心！”

“大舅子放心，你妹子肯定会嫁给我的。”柳大想着有谢瑶草帮他，大不了再

搞一次传递就是了，所以并不把面试十分放在心上。一心盼着车小姐招考。

九、柳希潜出丑珠帘下，代笔人原是有情郎

却说谢瑶草去车家几次都没见着钱妈妈，心中烦躁不安，本想花些时日去找寻钱妈妈，又怕钱妈妈再来找他错过见面的机会，只好坐在书馆等她，心里直抱怨自己隐姓埋名，错失良机。又想柳大不知又要到哪家会考，央求他做文章，等了许久，也不见他把题目送来。

正有些烦躁，忽见家院自言自语地走上来：“前次骗了个第一，今天又想去骗个老婆，这个转运使，我又当定了！哎，谢相公，题目有了，请快些做。”

谢瑶草听到“骗老婆”三个字，不禁起疑，问道：“柳公子在哪里会考？”

家院头像拨浪鼓似地摇个不停，道：“柳相公吩咐了，我可不敢说。”

“你若不说，我就不做了。”

家院急了：“不做？那还了得！”

“不过考个末尾罢了，有什么了不起。”

“谢相公说笑了，俺相公这番十分要紧，不是开玩笑的。”

谢瑶草见他十分着急，暗想其中必有缘故，我再吓一吓他，看他说不说。

“我才懒得管你要紧不要紧，你若不说，我真个不做了。”

家院无法，只得道：“我直说就是！今日不是会考，是有人家要面试相公。”

“一定是县官大人了，好去骗个官当当。”

“不是。”

“多半是学校老师要在书房考试，把诗文拿去好为他这个文士争口气？”

“也不是。”

“莫非是你家族长要考查晚辈？”

家院笑着摇摇头。

“那一定是沈翰林要复试，亲自考问，好比较学生的高低。”谢瑶草心里想着会考定与女子相关，却故意不去猜它，怕家院看破自己的心事

家院见他三番五次都猜不中，得意地笑起来，道：“都猜错了，今天考俺相公的倒是一位女子哩！”

“哪有这样的事？女子当主考？她怎样对面考试你家相公？”

“她只在门帘里面，不是对着面的。”

“只隔着一道门帘，恐怕难以作弊吧！”

“嘿嘿，这你就外行了！小人自祖辈以来就干传递这一行，很少露馅的。”

“那柳相公为什么愿意让女人考他呢？”

“我家相公是去求亲，那女子担心相公是个白丁，所以要考他一考。”

“女人家懂什么诗文，你相公自己凑合着作一首就算了！”

“那怎么行？听说这位女子肚里很有学问，倒是和相公你不差上下哩！”

听家院这一说，倒令谢瑶草吃了一惊：莫非是她？

见谢瑶草惊疑不定的脸色，家院以为他不相信，补充道：“就是车大官人的妹子，你若不信，问问车大官人就明白了。”

谢瑶草发觉了自己的失态，摇头道：“哦，是车小姐了，这篇文章我更不能作了。”

“那是为什么？”

“替人作文去骗人家小姐做妻，岂不有损阴德？不作，不作！”

家院见他十分决绝，不禁慌了，忙跪下恳求道：“谢相公，小人向你说了真话，诗文又没有拿回去，小人我就活不成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谢瑶草见他不住地磕头，一时十分为难：这诗文若是不作，家院果真被柳大打死，岂不是自己的罪过！若是作了诗文，不就毁了车小姐一生吗？自己的好姻缘也断送在自己手上，于心何甘呢！思前想后，忽地想起一条妙计：不如做一首歪诗，让小姐看了大笑一场，断绝他求亲的念头。想到这里，对家院道：“你既这样恳求，就替他作了吧。”

家院又磕个响头，才站起来道：“多谢相公，小人就在门外等候。”

谢瑶草打开题目，不禁大奇：又是“绿牡丹”！沉思一会，吟道：“牡丹花色甚奇特，非红非紫非黄白。绿毛乌龟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吟了几遍，不禁笑了起来：“那狂徒哪里知道其中深意，自然照抄不误，说不定还要在旁人面前炫耀自己作的新诗呢。柳大，柳大，你若求我骗骗别人倒也罢了，竟然求我作文去骗我的车小姐，丢人现眼可别怪我了。”

笑了一会，便叫家院把文章拿去，嘱咐道：“你要收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晓得，不劳相公挂心。”

“你悄悄地对柳相公说，这首诗是我反复推敲做成的，不比前首诗那样草率。”

“有前首诗那样，就考第一了。”

“只有一点，恐怕诗文作得太好了，反而会引起那女子的疑心。”

“那怎么办呢？”

“也好办，若那女子要盘问真假，你告诉柳相公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求人代作

的，要一口咬定是自己作的，毫无挪移。”

“放心，俺家相公自然会这么做的，我走了。”家院说完，一溜烟地去了。

再说柳希潜早到了车家，心中无底，自然发慌，深恐小姐厉害，一眼看穿破绽，便打车大的主意。

“车大。”

“你做文章就是了，叫我做什么？”

“有件事要求你帮忙，等会儿我的家院要拿一束纸来，请你悄悄地给我送来。”

车大笑道：“这是叫我给你传递了。”

“不要声张，让你妹妹听见了可不得了。”

“她还没出来哩，你就吓成这样。”

“没办法，只有求你，办好了这件事，沈小姐就一定让给你了。”

想起沈小姐，车大眉开眼笑起来：“也好，就帮你这一次。”

“帘内有人影走动，可能是你妹妹来了。”

车大慌忙躲了下去。

柳大鼻子一嗅，一股少女特有的芳香扑鼻而来，心头一阵骚动，偷偷地从扇子底下往帘里瞧，只听得珠佩玉环声响，人影却是朦朦胧胧，看不清楚。

柳大想给车小姐留个好印象，禁不住站起身来，扭扭捏捏地走着起来，装着一副风流潇洒的模样，却不料钱妈走出帘子，高声叫道：“那位考生不回到考场，到处闲走，不怕本监场判你犯规么？”

若是往天，柳大定会对钱妈大发脾气，今天却不敢造次，急忙归坐道：“学生是初犯，请你从轻发落。”

“好吧！柳相公要用心作文。”

“知道了。”

钱妈进了帘子，柳大便大声地吟哦起来。

车小姐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他吟的是什麼，“真讨厌，就好像夜里的蚊子似的，嗡嗡地叫。”

柳大坐了一会，便耐不住了，想站起来又不敢，坐在那儿做诗，哪里做得出来？只觉两眼沉重，惟恐睡去，只得使劲揉眼睛，捶腰打腹，谁知仍然睡着了，鼾声大起。

钱妈笑道：“小姐，看样子他好像睡着了哩！”

“他是想东床坦腹得佳配，哼，任凭你一梦到南柯！”

钱妈知道小姐的心思，今日让柳大来考，不过是为了堵哥哥车大的嘴。只看

柳大这情景，就不是做诗的材料，出帘叫道：“柳相公不要睡，快起来作文。”

“学生本来就没有睡，正在构思诗文，不要乱打扰嘛。”柳大心里却在骂家院怎么还没把诗文送来。

家院这时已经到了，正要进考场，却被钱妈的声音吓了一跳：“不准放闲人进来。”

家院正在着急，却见车大向他招手，忙走过去，车大附耳道：“你家相公让我给他传递进去。”

家院道：“那我就放心了。作诗文的那位相公说，叫俺家相公任凭她怎样盘问，一定要咬定是自己作的。”

车大走到柳大桌旁，一边说，一边丢眼色：“柳兄做得如何了？”

柳大会意，道：“肚子里已想出来了，只是还没写出来。”

车大靠近柳大，暗暗地把诗文给了他，悄悄地把家院的话转告了。

车小姐在帘子里看不真切，忙叫钱妈：“他两个唧唧啾啾地在说什么，好像是在传递。”

钱妈掀开帘子大叫道：“小姐说有人在搞传递。”

车大慌忙溜开了，柳大分辩道：“哪个传递了？刚才是你家大官人在这里看我作的文章。”

钱妈放下帘子，问道：“小姐，难道大官人还能替他传递。”

“你没见他们当面鬼鬼祟祟？你出去搜他一搜。”

“这怎么好意思？”

“钱妈，你怎么也啰嗦起来了！”

钱妈走出帘子，道：“柳相公，刚才真的象是在作弊。”

“若是怀疑作弊，就请你仔细地搜一搜，学生也免得吃冤枉。”柳大一边说，一面解开衣服，甩开袖子给钱妈看。

钱妈看看没有什么，道：“小姐，老身已搜过了，没有作弊。”

“明明看见他们作弊，既然搜不出来，就先看看他的诗再说。就是真好也还要再考。”

柳大得了诗文，精神一振，埋头飞快地抄着，不一会就大叫道：“学生交卷。”

车大又走了进来：“大作完成了？”一面看诗，一面大肆称赞。柳大也十分得意地道：“小弟自己也觉得这次作的诗不怎么出丑，只怕你妹妹难以看得上眼。”

“等小弟拿进去让她看看。”

车小姐看完了诗，不禁笑弯了腰：“真是精妙！可知花了不少功夫斟酌哩。”

车大道：“是很用心作的了。”

“真亏了他会抄，一个字都没抄错！”

“果然誊写得很清楚。”

“比上次的佳作更要好得多！”

“上次已考了第一名，这次该是超等了。”

“好倒是好，只怕这诗不是他自己作的。”

“妹妹，你亲自监场，可看见有谁给他传递了？”

“你先去问他，叫他讲真话，是谁代他作的这首打油诗？”

柳大见车大走出来，急忙问道：“你妹妹怎么说？”

“我妹妹看了你这大作，只管哈哈地笑。”

“看来她是喜欢这首诗了，可曾说这诗写得好？”

“她一边笑，一边说，比上一次的诗更好！”

柳大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样看来她是真的中意了。”

“不过他怀疑这首诗你是求别人代你作的。”

“凭小弟这样的才学，人家不来求我也就算了，怎么会去求别人？”

车小姐在帘内听了，更觉好笑：“他以为是真的称赞他呢，至死不承认是别人代笔。钱妈，你再出去问他一问。”

钱妈走出帘外，道：“柳相公，如果不是你亲自做的，就要直说出来。”

柳大心里发虚，嘴头却很硬：“你们三个人，六只眼看的，搜又搜过了，难道文章会凭空飞进来？”

“你若真的没有作弊，就赌一个咒怎么样？”车大一旁帮腔道。

“赌咒就赌咒。老天在上，倘若我柳大作弊，就让我从天上掉下来摔死。”柳大心里却道：这不过是白眼咒罢了，我又没有翅膀，怎么会飞到天上去？糊弄他们一下好过关。赌过咒后，柳大细一想：噫，莫非他们是想赖掉婚姻？不行，我得反守为攻：“哎，钱妈，你们无故地嘲笑责问，莫非是想赖掉婚姻、无端生事不成？我实话对你说，想赖掉亲事是办不到的！”

“柳相公，不要着急嘛！”钱妈笑着道。

“又不是我自找苦吃要来考，是你家小姐约我来的，如果文章作得不好也就算了，既然你家小姐对诗又很赞赏，为什么还要一再找我的别扭？”

车大安慰道：“放心，我进去替你求求情就没事了。”

钱妈也随车大走进帘内，笑了一笑道：“你可听见他在发脾气么？”

车小姐叹口气，道：“他以为真的是首价值千金的七言诗，便认真地与你瞎闹腾！恐怕他连词义都没弄懂就抄写下来了。”

“这样说来，不怎么好了。妹妹，你照实说这首诗究竟怎么样？”

车小姐微微一笑，道：“他被代笔的人耍了猴戏，还糊里糊涂的不知道。那骗人的也实在聪明，但也难逃罪过。”

钱妈道：“小姐只说好笑，恐怕他还不服气，不如明明白白把好笑的缘故说给大官人听，也好叫大官人回复他去。”

车小姐点点头，念诗道：“牡丹花色甚奇特，”

车大道：“意思倒也明白。”

“非红非紫非黄白，”

“不是红的紫的又不是黄的白的，保准是绿的了。切题切题！”

“后面二句好笑得很，说‘绿毛乌龟爬上花，恐怕娘行看不出’，这很明显是自己骂自己是乌龟了！”

听车小姐这一解释，车大与钱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只听小姐又道：“真的还是假的？这可是他自认的，细细想来，还是认作别人代作的倒好些。”

柳大只听他们在帘内大笑起来，不知是福是祸，见车大走出来，急忙问道：“你妹妹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车大笑道：“我且问你：这首诗该怎么解释？”

“总是极好的了，哪里还需要去解释！”

“我妹妹说你被人家给骗了，诗中是拿乌龟来骂你。”

“不会吧？”

“刚才听我妹妹念了一遍，还略微有些印象，我们一起念念看。”

两人把诗又念了一遍，车大嘲笑道：“以后叫你柳乌龟就行了，这卷子是你自己的供状，我得把它藏好。”

柳大只觉脑袋“嗡”的一声，血液冲了上来，一把抢过诗卷，扯得粉碎，气得怔怔地立在那里。

车大道：“这件亲事，我替你费了多少心机，从中说合，今天又帮你传递，大体上是成了，谁叫你抄这样的诗，自己打破自己的鬼把戏。不要说你没脸见人，连我也没脸了。请了，就是你用尽西江水，也难洗掉今天的满脸羞。”说完，也不再理会柳大，自顾自地走了。

柳大自觉灰溜溜的，好不尴尬，咬牙切齿地道：“小谢这个畜牲，吃着我的饭，得了我的酬金，倒来捉弄我！哼，大爷得把你赶出门去。”

柳大气愤地转回家门。家院以为他已将亲事骗到了手，上前讨赏。柳大正没地方出气，“啪”地就是一巴掌，说道：“赏你个耳光！快叫小谢出来。”

家院捂着被打痛了的脸，叫道：“谢相公有请。”

“什么谢相公？”说着，柳大上前给家院又是一拳，吓得家院慌忙跑了。

谢瑶草笑着道：“亲事已办停当了么？”

“停当停当，正要和你算帐。”

“算什么帐？”

“每天吃我猪肉二两，糙米五合，豆腐一块，粗酒半斤，这样好的酒饭供你吃了，是要你干什么？”

“请我和你一起看书啊！”

“哪个和你一起看书了？”

“你自己不看，与我有什么关系？”

“清明、端阳两季的酬金都不消说了，就连重阳节的酬金都预付给你了，白白地填了你这个穷坑，就不想报答我？只是替我做一首诗，哪里又累着你了？”

“我给你做了一首诗啦，不是叫家院给你送去了吗？”

柳大拱手道：“多谢多谢，恩情无限量，才高如曹植，举世无双。”

“这也不敢当，不过我也很费了一番心思才作成，也许她还看得上？”

“还说漂亮话！我们有什么冤仇，你要这么来坑我？在别人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是嫌我的这首诗作的不好？”

“写得好，写得好！你明明是欺负我急忙中青白难分，才故意写出让我怒发千丈的歪诗！”

“你先说是哪一句不好？”

“大爷的眼睛也还能认识几个字，你在诗中明明是拿乌龟来骂我！”

谢瑶草笑道：“乌龟从来就是上诗的。《诗经》上说：‘我龟既厌’，古人诗中也有‘龟浮见绿池’、‘文如龟负出’、‘金钱愿赎龟’、‘中山今见鹿憎龟’，这样的诗句很多，怎么说就是骂你呢？”

“我说不过你，你也不要赖了。”

“是谁借此诗来形容、夸张、挑拨你呢？你早知我名声低微、不压众望，你为何不自己作了呈上？”

“你又来抢白我。”

“就是你自己不作，朋友当中比我强的也不少，你怎么不早去把他们请到府上？”

柳大一时语塞，气得指着谢瑶草的鼻子道：“你，你做的好诗，让人家连嘴都笑破了！”

“你怎么知道她笑就不是好意呢？想必是她十分欣赏这首诗呢！”

“你还敢胡说！一段好姻缘，让你给蒙上了魔障，我也不要你这样的先生，到

别的地方去吧！你自己打烂自己的饭碗，也只好忍饥挨饿受凄凉。”

“走就走，大丈夫哪里不能立足？谁希罕你那份口粮！”谢瑶草想起柳大被车小姐嘲笑的情景，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你胡思乱想，却招来佳人拍手嘲笑一场。”

“家院，快给我赶他出去，再不能放这狗贼进来！”柳大气急败坏地嚷道。

谢瑶草收好书囊，头也不回地走了。

十、沈小姐慧眼识珠玉，两书生相遇辨真伪

再说沈小姐听说会考的三个相公又送来了诗稿，便令丫头小凤把诗稿给她取来。

小凤道：“三位相公中，只有姓顾的长得清秀，姓车和姓柳的却丑陋得很。”

沈小姐道：“只要才学好，长相俊丑又有什么关系？”

小凤道：“小姐，相貌也是很重要的哩，古时宋玉有人隔墙偷看，潘安的车子让人掷满了水果，哪里见过有才的人没有一付好相貌呢？”

“丫头多嘴，再添些香在博山炉里。等我把诗稿细看一遍。”

看了柳希潜的诗稿，沈小姐有些奇怪，怎么满纸都写的是穷愁潦倒，比喻他自己象王粲到荆州依附刘表一样是不得已的，这样的口气倒象是个坐馆教书的秀才。这就不对了，柳家历来是官宦大家，不应该有这样凄苦的诗篇。沈小姐再一翻看，见一首诗题是《赴柳宅新馆》，疑心更大：更不对了！他自己姓柳，怎么说柳馆？可见这诗稿不是他作的，莫不是末世英雄，把别人的诗稿抄来当作自己的，拿来骗人？

再看车大的诗，完完全全是一个女孩写的闺中情事，那种娇媚情痴，是任何男人也模仿不了的。

沈小姐忖道：“看这两人的诗稿，都是别人代笔，前次会考的诗文，恐怕也是有假。”

再翻看顾文玉选刻的《宙合大社》，自言自语地道：“爹爹亲自作序，顾生又有选刻，必然是知名之士了。”再往下翻到顾文玉的诗稿，发觉与会考的诗文风格相同，心里想着前次会考，他才考了第三，柳、车两个白丁把别人的诗稿抄来与爹爹看，却取了第一、第二，很为顾文玉抱不平。再细想爹爹会考的用意，似乎是想借此择婿，这可不能马虎了，差点把一颗美玉给掩埋了。想到这里，沈小姐的脸不由

自主地红了。

“孩子，你在这里看什么书？”沈翰林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是三位学生送给爹爹的诗稿。”

“我倒没来得及看，可还好么？”

沈小姐笑道：“好倒都是好诗，只怕里边有弊。”

“哦？有什么根据么？”

“那一卷姓柳的诗稿里，有一篇诗题说‘新赴柳馆’。”

“这就不象是他自己的口气了！”

“那位姓车的竟然抄了一本女子的诗来！”

沈翰林忍不住笑道：“有这样的怪事！”

“只有姓顾的诗稿，与会考诗文差不多。”

“前些日我也有些疑心，他三人一块来拜访我时，我把你的那首诗让他们看，想以此试试他们的眼力。柳、车二人乱加赞扬，那顾生却说诗不是我做的。”

“这也亏待他了，依女儿看来，何不再次举行会考，以识别真有才学的人？”

“已经定下来了，再过几天就要会考。”

“爹爹，这次会考一定要严格一些，避免作弊传递，鱼目混珠。”

沈翰林看破了女儿心事，道：“这次我就坐在考场不走，谁有真才实学，自然水落石出，总得遂你心愿。”

沈小姐一颗心思挂在了没见过面的顾文玉身上，顾文玉在家里也正想着精通诗文的沈小姐。

顾文玉一边把沈小姐的诗抄到墙壁上，一边在想：那天我送诗文去沈老师家，柳、车二人正向沈家求亲，幸好老师没有答应。唉，沈小姐，沈小姐，你可不要看错了人呀！

正想着，不料谢瑶草走了进来。“哎呀，是瑶草兄到来，失迎了。”

谢瑶草看到墙上的诗，道：“这首诗是谁作的？倒也清新俊逸。”

“是一位女子。”

“是哪一位？”

“沈老先生的女儿。”

“我只以为闺阁中俊杰不过是有一无二，没料到眼前有这样多的女才子！”

“谢兄大概又见到哪个啦？”

“你已经见过了，只是不知道。”

“这倒使我糊涂了，说来听听。”

“前些时会考的第二名就是个女子。”

“错了，那是车大呀！”

“车大哪里会作诗？是他妹子代作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瞒你说，柳大考第一的那首诗，也是小弟代他作的。”

“原来是你的大作，怪不得这样出类拔萃。至于女人代考，还是第一次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好笑得很，那车小姐看了小弟的诗，只以为是柳大作的，哪里知道中间有弊。”

“她自然不知道是你作的。”

“小弟看小姐的诗，虽然不相信是车尚公作的，却也想他家没有人给他代笔。”

“后来怎样知道的？”

“小弟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不料车小姐的奶妈来了，是她告诉我的。”

“她怎么到你馆中来了？大概是来相女婿的吧？”

“听她说话也是个打听亲事的口气，不过把我当成柳相公了，我也将错就错，默认是柳大。”

“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漂亮的柳大！如果奶妈再来时，就该给她说明白。”

“她以后再来时，小弟偏偏又没遇到。顾兄，沈老先生的女儿有婆家没有？为何不去求婚？”

“会考的第一、第二都让柳大、车大抢走了，小弟哪里挨得上号呢？”

“才学是真是假，总是瞒不住人的，若严格地加以重新考试，他们的伎俩立时就穷尽了。”

“我还要求谢兄不要再为他代笔了，到时候说不定要拿到会长那里，问出你的罪过。”

谢瑶草笑了起来：“问我什么罪？”

“求人的、代笔的，都一律同罪，你只要看一看科场规定就知道了。”

“不要取笑，小弟正因为给人代笔这件事，受了多少窝囊气！”谢瑶草接着便把前后始末细说了一遍。

顾文玉安慰道：“柳大这等可恶，你就在我这里暂时住下，怎么样？”

谢瑶草和顾文玉志趣相投，就暂时住下了。

十一、谢书生赠诗通消息，慧佳人睹物暗神伤

车大听说柳大将谢瑶草赶出来了，心想：小谢讨厌，也该这样惩罚他，只是柳大少了代笔，日后恐怕又要懊悔，这第二毕竟不如第一，上次被柳大占了第一，心里也不甚舒服。若把小谢请来，贴他半年酬金，他自然感激；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也肯效劳。下次会考不怕他柳大会抢了第一去。何况近日为柳大说合亲事，面试出丑，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求妹子代作诗文，不如另找门路，反觉更好办事。想到这里，车大早早就派人去请，一面张罗酒席。

钱妈道：“大官人，今天要请谁？酒席是不是要做丰盛一些。”

车大道：“开学酒，将就过得去就行了。”

“哦？今天才来开学，先生以前在哪里？”

“在别人家被赶出学馆来的，我见他可怜，收留过来。”

“这样的先生一定不怎么行吧？”

“钱妈，这你就说错了，他一直在柳大家里，替柳大代笔，考了第一，很有才学。”

“既然能代替别人作诗文，前日面试，怎么代他作出那样好笑的诗来？”

“那诗一定不是他作的。不知为了什么事争吵，只得半道上离开柳家。”

钱妈心里一动：“一定是上次见面的那个相公了。”

车大又道：“我想起来了，钱妈，这人你认得。”

“我怎么会认得人家？”

“他曾到这里来打听过你，还说有要紧的话对你说，被我打发回去了。”

“我的家与柳家庄离得很近，见他常在那里走动，因此相识，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话说。等我去准备好饭菜送过来。”钱妈怕被车大知道个中原委，慌忙掩饰。

谢瑶草见车大相请，明知他也不是好主人，却想到趁此机会与车小姐通些消息，因此也就拎着书箱来了。

车大将谢瑶草迎进来，寒暄了几句，无非是骂柳大不通人情，自己要向谢瑶草请教学习的假客套，便入席了。

钱妈在书房后面偷偷地细看，发现新来的先生就是那位柳相公，十分欢喜，便在旁边等着。

谢瑶草散席出来，正瞧见一直想见面却又见不着的钱妈，慌忙拱手施礼。钱妈回礼道：“柳相公，我第二次来找你，没想到遇到了那位柳相公，他说再没有

第二位柳相公了。”

“实话对钱妈说，小生本来不姓柳，姓谢，名叫瑶草，原想等妈妈再到书房时，说明其中缘故，没想到又被柳大给打发回去了。”

“原来是谢相公！”

“钱妈，我的家世贫寒低微，行囊箱件寥寥无几。”

“谁与相公讲究门第了？只是尚未婚配这话可是真的？”

“小生怎敢诳骗妈妈？不是我自己耽误婚姻，有谁来怜惜我这出身贫寒之人！请问妈妈，那柳大到这里来求婚，小姐可曾答应过他？”

钱妈把柳大出的洋相笑着告诉谢瑶草，末了，想起小姐说的不要管姓柳不姓柳，只要见到作诗的人，要他再作一首绿牡丹诗以为证据，便道：“俺小姐很喜欢相公的佳作，何不再作一首，让老身转给小姐。”

谢瑶草听说小姐喜欢，自然十分高兴，道：“什么题目？”

“小姐面试柳相公的题目，是什么绿牡丹，相公就用这个题目作一首吧！”

谢瑶草略一思索，吟道：“叶色花容殊不辨，但闻香气袭庭阑。朦胧月下宜详认，莫作刘家黑牡丹。”

“老身哪里记得住？桌上有纸笺，请相公写上吧！”

谢瑶草一挥而就，道：“钱妈，就请你作个传递，新题目来不及仔细推敲词语，但也不象他人那样腹中空空，任凭你定哪天为帘试日期。”

“相公这样高才，还用得着什么帘试！”

“钱妈，须要记清楚，我叫谢瑶草，不是柳希潜，不要把姓名记错了。”

“老身知道。谢相公，只怕这家庭教师的景况凄凉，不可久栖。”

小姐却不知道谢瑶草已经来了，心头正想着到哪儿去找他，让他也知道自己的一片心意。

钱妈欢天喜地走了进来：“小姐，你在哪里？”

“钱妈，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车小姐不解地问。

“大官人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到咱家来，我都见过了。”

“见了教书的先生，有什么可欢喜的？”

“你道他是谁？就是前些天在柳家庄上见到的那位相公，他原来不姓柳。”

车小姐不禁一阵心跳，道：“你问清楚他的姓名没有？”

“他说他叫谢瑶草。”

“这个名字在过去刻印的诗中见过，好像是个知名之士了。”

“他本来在柳家做家庭教师，考第一的那首诗，就是他代柳希潜作的。”

“我说这个油头滑脑的蠢才也做不出来。”

钱妈笑着道：“小姐，柳大那首在帘外面试的诗，也是谢相公替他作的。”

“我知道，那是他怕明珠暗投难以自表，因此故意把诗写得那样好笑，让我明白其中的蹊跷。”

“柳大因为谢相公作弄了他，就把他赶了出来，大官人又把他邀请了过来。”

小姐心想以后有机会听他吟咏了，心中十分高兴。钱妈又道：“小姐，这一次可相信我说的话了吧？你去看看就知道他光彩照人，气度不凡。”

“这也用不着了，只是他家中的情况，可问明白没有？”

“问清楚了，因为家境贫寒，穷愁潦倒，所以至今还是孤身一人。哦，老身还要他作了一首绿牡丹诗，真是有学问，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在信封上还随手抹勾了一对鸳鸯。”钱妈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了用信封装着的诗篇。

小姐一时害羞，道：“只怕是外人的诗文，我这女孩儿家不好拆开来看。”

“小姐，这又不是那些淫秽诗词，不过与先前的会考诗卷一样，与前诗唱酬。”

小姐展开诗卷，不禁叫绝。钱妈跟着小姐，原是识得几个字的，惊奇地问道：“绿色的牡丹已够奇特的了，哪里有黑色的牡丹？”

“这是嘲笑那个白丁的。黑牡丹是牛，意思是叫我不要认错了。”

“前几天把他骂作乌龟，如今又把他骂作牛，谢相公倒是会取笑他呀！”

“这诗虽是偶然笑骂之句，但行文酣畅，也足以流传千秋。”

“小姐，你也该再作一首回答他。”

“我怎好在他面前逞能？”小姐想起自己独守空闺，谢相公暂在书馆存身，这门亲事不知成也不成，一时愁绪万端，不觉长叹一声，让钱妈扶自己入房休息。

十二、还思作东床，全凭好文章

车大请到了谢瑶草，没过几天，又是会考之期，暗中吩咐谢瑶草在家等题目替作，又去求了妹子，心想有两个高才替作，万无一失，准拿个第一，沈小姐不就嫁给自己了吗？兴冲冲地向沈家走去。

柳大赶走了谢瑶草，车大的妹子又没答应自己的亲事，只得又去打沈小姐的主意。听说第二次会考，没奈何去求一个在街头替人写信的老秀才替作文章。安置停当之后，也往沈家走去。

沈翰林见他三个都到了，便拿出顾文玉的文稿道：“顾兄的诗文，我都批改过了，真是名言俊句，层出不穷，佩服佩服！”

顾文玉忙谢道：“老师过奖，学生愧不敢当。”

柳大与车大见没说到自己，争着道：“学生的拙稿，想来老师也批改过了，望老师也给以指教。”

沈翰林道：“二兄的文稿，还没来得及细看。诸位都在这里，上次排的名次，只怕外边的议论不怎么佩服。”

车大与柳大道：“很佩服的。”

顾文玉道：“老师根据文章优劣评定等级，实在是十分公平。”

“你们都很谦逊，自然很好。不过上次会考，制度过宽。为了避免传递，今天会考，老夫已为各位准备好了午饭，各家不必再送来了，也不许到大门外去上厕所，各位可要用心作文。”说到这里，沈翰林又叫家院把数十个杂役叫了进来，吩咐道：“大家把考场门口守好，如有人在门口走动，不论是谁，一律赶走，不许放进来一个，如若出了差池，重打三十大板。听清楚没有？”

众杂役齐声应道：“听清楚了。”

一见这个阵势，柳大与车大心里直叫不妙！

三人落座，打开题目，是《辨真论》。柳大向外大叫：“家院，把笔砚给我送来。”

家院答应一声，正要进场，就被杂役拦住了。家院道：“俺家相公的笔砚在拜匣里。”一边说，一边硬往里挤。早过来两个彪形大汉，将家院架了出去。

沈翰林微微一笑，吩咐杂役道：“把准备好的笔砚给柳相公。”

车大见状，伸了伸舌头，道：“老师，学生要出去解手。”

沈翰林道：“屋角边有便桶，不要出门。”

恰在这时，钱妈到了门口，正往里窥探，便被杂役赶走了。

柳大与车大这下傻眼了，什么叫《辨真论》都不懂。还是柳大脸皮厚一些，走出座位问道：“老师，什么叫辨真论？这首诗要作四句，还是作八句？”

沈翰林道：“这不是诗，是一个论题。天下有真有假，真假混在一起，须要分辨明白才好。”

车大道：“老师，这个题目出在哪一本书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说明白了，学生也好作文。”

柳大自作聪明道：“自然是根据《论语》上的！”

“根据是什么呢？”沈翰林道。

“《辨真论》的这个‘论’字，就是《论语》的‘论’字了。”

沈翰林笑道：“果然不差，下去作就是了。”

车大与柳大以为真的问明了题意主旨，心中稍安。不过两人胸中无点墨，眼见吩咐前来传递的人都给监考守护的杂役赶走了，真是又气又急，在场中做出

肚子疼、头疼、呕吐的各种丑态，沈翰林只是微笑，却仍不许他们出门。

顾文玉思如泉涌，奋笔疾书，不多时已经完卷，见车大、柳大悄悄移近桌来，便故意离得远些。

柳大低声叫道：“顾兄，你是个好人，借开头一段给我抄抄吧！”

车大也许愿道：“给我略讲一讲，回去我就请客。”

顾文玉道：“抄也该让你抄，讲也该给你讲，只是前些时太自大了些。若是让老师知道，我也脱不了干系。”

柳大见他不肯，只得装病道：“老师，学生夜里着了凉，一时头疼眼花起来，文章已经思量好了，只是没法写，等下次多作几篇吧！”

沈翰林微笑道：“既然身体不好，也不好勉强，就请回去吧。”

车大也趴在桌上大叫：“哎哟！我的肚子，疼死我啦，怕是绞肠痧旧病又发作了！”

沈翰林忙叫杂役把他们扶出去。二人出了门，精神一下就好了，笑道：“嘿，我没病。”

杂役问道：“二位相公怎么假装有病？”

“刚才是真病，现在又好了。”

“既然好了，二位请再进去，把文章作完怎样？”

“不行不行，那样病又发作了。”二人边说边装作有病的样子，走出了沈家的门。

沈翰林将顾文玉的文章仔细看过，称赞道：“这篇文章议论深广，学问见识都很有独到之处，我看是个真才，前次委屈你了。”

顾文玉道：“学生可不敢当。”

沈翰林道：“那两个的样子性情，不象好人，我已看破了七、八分。送来的诗文，也露出破绽，所以才想出了《辨真论》这个文题，以寄托这个意思。哪里想到竟然一个字也作不出来，假称得病，看来是个白丁无疑了！”

“疾病是人人常有的，老师根据什么说他是假装的？”

“真病假病，老夫一眼就可以看出。实不相瞒，会考并不是老夫的目的，不过是借评定文章挑选女婿，看来都不如贤侄，况且咱们两家世交旧谊很不浅。”沈翰林对顾文玉很满意，索性把话说明了。

顾文玉想到自己尚无功名，惟恐有辱小姐，道：“学生微才无用，老师还要三思。”

“莫不是嫌老夫年近垂暮，如今又告老还乡么？”

“学生不敢，老师言重了。”

“前次我让你看的那首诗，你可知是谁作的？”

“学生不知！”

“那是小女作的一首小诗，是我胡乱拿来试探你们的。”

“老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家教自然与众不同。”

“小女眼力也还不错，说那两个人上次的诗一定是传递进来的。贤侄可知道它们的来历么？”

“学生也略知一二。”

“怎么不揭破他？”

“这样的事须老师作主，同社朋友之间，不好这样认真。”

“如今可细细说一说么？”

顾文玉便将谢瑶草如何潦倒有才，替柳大作诗，车小姐为兄作诗传递说了一遍，末了，又道：“谢兄也很愿意拜识老师，只是不敢轻易登门，恐怕被门人讥笑。”

“怪不得顾贤侄的这位朋友的诗文都是塾师口气，才情不凡。你有这样的知交，早该邀他一同来了。麻烦贤侄明日邀他来我这里见一见面。”

“学生一定办到。”顾文玉赶忙应诺下来。

十三、收义女翰林亲主婚，想好事纨绔再设计

第二天，谢瑶草果然如约来到沈家。

沈翰林闻报，出门相迎。谢瑶草施礼道：“久仰老先生盛名，今日能睹尊颜实乃万幸。”

沈翰林回礼道：“先生读书万卷，下笔有神，老夫十分钦佩，请坐。”

谢瑶草不敢上坐，道：“既蒙先生夸奖，就该排在学生之中了，还是老师上坐。”

“先生过谦了，听顾贤侄说，柳生会考之作，是先生代写，果真有这事么？”

“实在惭愧！”谢瑶草不好意思地点头承认。

沈翰林微笑道：“外边人不知道内情，见我取了个白丁作第一，只说我醉酒后做了一件糊涂事，哪里知道这首诗本来就写得好，还算老夫眼不花，没有定为第二名。”

谢瑶草道：“名次学生倒不敢计较，只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教。”

“指教不敢，日后相互切磋就是。相公的学馆还在柳家么？”

“近日车兄又把我招到他家去了。”

“听说车生的妹妹，也很喜欢填写诗词。”

“我听说车兄会考的诗文，真的是他妹妹代作。”

“哈哈，这倒很有趣，会考不象会考，倒像是才子佳人唱和的诗篇。可惜先生可能已定亲了，车小姐自然也应该有了人家，不然的话，老夫少不了要从中给你们保媒了。”

谢瑶草没想到沈翰林居然肯为他作媒，忙道：“学生还没有定亲，就是车小姐也还没有订姻缘。”

“这就太好了！”

“不过她是富家小姐，恐怕不肯嫁给穷汉，自然要挑选豪门大族，缔结良缘。”

“择婿是要择才，怎么能讲究门第！我要给你们说合了。”

“还有一事，那柳兄已抢先向车小姐求婚了，车兄与他关系最好，常在一起喝酒作乐。”

“难道就答应了？”

“车小姐执意不肯，她也是红颜薄命，满怀幽怨，只怕她哥哥强逼她嫁给白丁，误了终身。”

沈翰林也是性情中人，车小姐这样的才女嫁给柳大这样的白丁，岂不是糟蹋了么！不禁气得大叫起来：“岂有此理，一个才华绝世的女子，怎能轻率抛给别人？官宦的后代，都是世交至友，我就是强来主婚，也不怕车生不依从。小女也懂得一些诗文历史，正要请车小姐来我家与小女作伴，到时说明情由，她自然乐于依从。”

“学生先谢老师的大媒了。”谢瑶草知道车小姐对己有意，如今沈翰林又亲自作媒，这段姻缘已有八分了，自是十分欢喜。

沈小姐早听说车小姐极有文才，也很想与她相见。听爹爹说已派人去请，就坐不住了，时时差人去门口张望。

车小姐也非常仰慕沈小姐的文才，也早想来拜访，既有人来请，便带着钱妈一起过来。两下里见面，互道了一番仰慕的话。问起各人的爱好，针线刺绣竟然都十分生疏，不过除了看书便是练习书法，或是写一些小诗，就更觉亲近了。

说起近日的会考，两人都极力夸赞顾文玉和谢瑶草的诗篇。丫头小凤嘴快，道：“俺老爷也说顾相公果然有才学，说要把小姐许配与他。”羞得沈小姐要打小凤，却被车小姐拦住了，道：“恭喜姐姐了！”

沈小姐道：“你别听她瞎说，我倒要恭喜姐姐了。”

车小姐道：“喜从何来？”

“听爹爹说，替柳相公作文的谢相公文才出众，英俊潇洒，因为四处漂泊还没定亲，爹爹说要替他保媒。”

钱妈道：“是哪一家？”

沈小姐笑道：“就是你家小姐！”

“可真的说这话了？”

“我爹爹主意已定，说是硬要为姐姐主婚。这不是天大之喜吗？”

车小姐心系谢瑶草，却怕哥哥嫌他出身寒微，姻缘难成，一直忧闷于心，如今听说沈翰林要为自己主婚，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钱妈是十分乖觉的人，如何不懂小姐的心事？知道小姐不好意思表态，便道：“既然老爷有这番好意，俺小姐就拜他为义父，与小姐姊妹二人住在一起就好了。”

沈翰林得知车小姐愿拜自己为义父，高兴得合不拢嘴，当即就认了亲。车小姐长沈小姐一岁，就做了姐姐，在沈家住了下来。

车尚公见妹子去了沈家，初时并不在意，及听说沈翰林作主把妹子许了谢瑶草，不禁气得火冒三丈：“嘿，真是好笑！妹子嫁人，我做亲哥哥的都不知道。天下不通道理的人，再没人象老沈的了。会考的时候让我出丑，也就算了。一个妹妹，好好请到他家里去，就认了他做干爹，还公然主婚，许给穷得活不下去的小谢，竟然也不告诉我一声。有这样奇怪的事！”正骂着，柳希潜来了，问道：“车大，出了什么事，这样烦恼？”

“不要提了，老沈真是好笑，竟然擅自做主，把我妹子许了小谢！”

“他又不是自家的叔叔大爷，怎好这样乱来？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他若是肯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你，你才能答应由他把你妹妹许给别人。”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他又把女儿许给小顾了。”

“世上哪有外人来主婚的事？这是明摆着欺负你，你就该上门去骂。”

“若骂了也不理睬，又怎么办？”

“那就告诉亲友，齐去找他理论。”

“也不睬呢？”

“那就去告状。”

“不妙不妙，与戴乌纱帽的打官司，输多赢少，得另想办法才好。”

柳大想了一阵，道：“我想你妹妹原该许给我，沈小姐原该许给你。上次我们一块商量的一点也没错。我们可以派人去说，要让老沈等秋试张榜以后再定。”

“那有什么用？我们又考不中！”

“这好办，我们可以先用钱买通报录的人，在未张榜以前，先假报你我中了，咱当夜就要求成亲，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就算知道是假的，也只好不了了之。”

“嗨，真是妙计！”

“在外面要提前买题名录先传报，在家中也要假装着非常欢喜、热闹。”

“柳大，你的意思是要装得很像。”

“不错，要当真的一样，不仅要给报录人发赏钱，还要赏给他们衣帽。”

“没有条子怎么办？”

“这个也不难，刻一张纸条就行了。”

“赏给报录人的银子也要假装着用秤称一下。”

“只要能把老婆骗到手，花点钱财又有什么关系。”

“还是你有办法！”

“这就叫‘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只怕诈骗婚姻，是犯法的哟。”车大想到这里，心里有些发毛，但又想到不行此计，花容月貌的沈小姐如何能拥入怀中？从来就说“色胆包天”。车大与柳大暗中准备不题。

十四、假折桂弄巧反成拙，金榜名情人成眷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秋试已过。沈翰林在朝中原是很熟的，顾文玉、谢瑶草三场考试的卷子也看过了，料定二人能够考中，高兴地回到府中静候佳音。

这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沈翰林在书房中正细看谢瑶草与顾文玉的诗稿，就听家院传报谢、顾、柳、车四位门生来访，便迎了出来。叙礼已毕，说起这次考试，沈翰林道：“谢、顾二兄的卷子我都看过了，定然考中，喜得我都睡不着觉。”

谢瑶草与顾文玉道：“老师过奖了。”

车、柳二人道：“学生的卷子，忘了给老师看了。”

“不用看，你二人的卷子也一定都很好。”沈翰林笑着道。

“听说老师的小姐就要挑选女婿，有中意的人没有？”柳、车二人把话切入了正题。

“已经选定了”，沈翰林高兴地道。

“哦？是谁呢？”

“就是顾文玉。”

“谁做的媒人？”

“是老夫亲自许配的。”

“顾文玉又有什么好处？老师就许给他。”柳希潜顶撞道。

“嘿，顾文玉学识渊博，下笔成章，人又英俊高雅。”

“我看人才长相也很平常。至于文章么，谁不会做？”车尚公插嘴道。

看到沈翰林似乎要发怒了，柳希潜又点了一把火：“车兄，你的妹妹，听说也已许配人了！”

“没有这回事。妹妹许配人，难道我这亲哥哥倒不知道？”

沈翰林见他俩一唱一和，存心是来找自己的碴，不禁怒道：“她父母都不在世，做哥哥的应该用心查访，找一个好人家。”

柳希潜道：“也没见许配得不好呀。”

沈翰林道：“有几家都匆匆忙忙来我这里求婚，我比较一下，有人与她文才相貌都很相当。”

“文才相貌都相当，是哪一个？”柳希潜明知故问。

“就是谢瑶草。”

车尚公黑着脸道：“我没有答应，难道是我妹妹自己答应的？”

“我与你父亲是同辈人，按礼应在你父辈的行列，况且你妹子已拜我为干爹，这婚姻大事，我便代你过世的爹作主，又有什么不可？”沈翰林理直气壮地道。

柳希潜与车尚公见辩不过沈翰林，便撒起泼来，一人指着谢瑶草，一人指着顾文玉骂道：“你俩个狗才竟敢来抢夺我们的亲事，我们与你俩不能算完。”

顾文玉怕他们胡搅蛮缠，长此下去不好看，便向沈翰林道：“老师，这门亲事还请多多询求才子名士，也免得人家乱发议论。”

谢瑶草也道：“这门亲事门第悬殊，学生也不敢有过分的奢望，亲哥哥又不答应，恐怕不那么妥当。”

沈翰林道：“两位也不必怕他们，有我作主，有什么关系？”

柳希潜见沈翰林不让步，便道：“老师把二位小姐许给他们，不过是说他们的才学好。”

“不错。”

“嘿，好才学也不是吹的，要名题金榜才是名副其实。”

“你也知道这个理么！”

“老师又怎么知道我们不能考中？”

车尚公接着又道：“当初老师也说过，考试得中之后，方才商议亲事。”

“对，我曾说过这话。”

“那么，老师可不能失信。如果学生侥幸中了，便是老师的女婿，也不会给老师丢人。”

柳希潜也道：“如果学生也侥幸考中，只要娶车兄的妹妹，这里也预先说明。”

“你们怎么就认为自己能考中，谢瑶草、顾文玉就不能中？”

柳、车二人得意地道：“若是他们中了，那无话可说。可是天下的事很难预料，多少巧的反被拙的嘲笑！倘若谢兄、顾兄偶然落榜，小弟们时运凑巧，也和上次会考一样取在前头，那时不要怪小弟不客气，亲事免不了要让给我们了。”

沈翰林笑道：“中还是不中，张榜以后自然能见分晓，何必预先估计？”

谢瑶草、顾文玉只觉得柳、车二人好笑，两个白丁也想中，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接着道：“估计也就在这两三天内了！”

柳希潜道：“听说今年张榜最早。”

车尚公道：“我从报录人那里听说，不出今天。”

大家正说着，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不一会跑进一群报录人，嚷着道：“报报报，柳相公、车相公中了！”一面嚷，一面围着柳、车二人要赏银。

谢瑶草、顾文玉见没有自己，不禁有些着急，几次询问报录人。报录人只是冷笑，并不理睬。二人只得向沈翰林告别，急急地走了。

柳希潜、车尚公眉开眼笑，道：“进士及第的喜讯来得好快哟！”

报录人祝贺道：“恭喜二位相公，既是同乡，又是同榜进士，又是同一个老师。”

沈翰林有些疑惑地道：“这报录的可是真的？”

报录人拿出录条道：“请看这报录条子，是京城里发出来的，姓名早就列在榜上，还假得了么？”

柳、车二人故意道：“只怕还是假的吧？”

报录人不快地道：“这样的真报，还说是假的？快把录钱拿出来。”

柳、车二人一面给赏银，一面道：“我们的文章果然是好文章，压倒了全场。要赶紧告诉家里人，摆好香案，宰杀猪羊，再叫一个戏班子来，热闹热闹。老师，这亲事可是学生我们的了吧！”两人说到这里，竟唱了起来：“新郎头上帽光光，门楣今日更显扬，今晚咱们就要入洞房。”说完哈哈大笑着，被报录人簇拥着回家去了。

沈翰林见人都走尽了，心中疑惑难消：“奇怪，学识好的不中，偏偏中了这两个白丁？”正自苦苦思索，家院又来报：“禀老爷：车家、柳家又差人来说，今天夜里就来迎亲。”

沈翰林暗自思忖：谢、顾二人暂时怀才不遇，岂能让那两个白丁占了便宜，今天本是黄道吉日，趁此机会先把顾生、谢生招赘入门，省得他们再来找麻烦。想到这里，沈翰林吩咐道：“家院，告诉掌管婚礼的人作好准备。小凤，去告诉二位小姐快些梳洗打扮。”

小凤刚到闺房，车、沈二位小姐就问道：“刚才外面为什么那样吵闹？”

“是报录的人来了。”

“是谁中了？”二位小姐心想必是谢、顾二位中了，问的语声掩不住心中的欢喜。

“说是车相公、柳相公中了！”

二位小姐怀疑自己的耳朵没听清，又问道：“什么？再说一遍！”

“是车相公、柳相公中了！”

“还有谁呢？”两位小姐的声音已有些发颤。

“小凤没有听到还有其它人，老爷叫两位小姐快快梳洗打扮，柳相公、车相公晚上就要来迎亲呢！”

“唉，真是庸人做考官，有才的落榜，白丁倒高中！小凤，这录报可是真的么？”车小姐也有些疑惑。

“录报哪里还有假的？小姐快些梳洗穿戴吧！”

沈、车二人哪里还有心思！气得把梳子一丢，暗自不语，两行清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小凤劝了一阵，二人只是不肯，正要出去找老爷，钱妈笑嘻嘻地进来道：“小姐，恭喜恭喜！”见小姐泪眼无语，奇怪地问小凤道：“小姐怎么不高兴？”

“她们不愿意嫁给柳、车二家。”

“原来是为了这个。我刚听说心里也有些着急，再细一打听，说是老爷已派人请谢相公、顾相公去了。花烛也已经准备齐全，小姐还是快快梳妆打扮吧！”

沈、车二人方转忧为喜，含羞地让小凤与钱妈帮助梳洗起来。

沈翰林见新房已布置妥当，婚礼也准备得有条不紊，虽说为谢、顾意外落榜有些不平，却也为选得二位才子为婿而十分高兴。想想二人也该到了，遂步出中门，欲到院外去望一望。恰在此时，二人依然文士打扮匆匆赶到，见了沈翰林，不禁羞愧地道：“学生无能，名落孙山，辜负了老师的期望。老师非但不加责备，反让我们成婚，学生实感惶恐。”

沈翰林笑道：“你二人既有超群之才，老夫又岂能拘于世俗之见。你二人前程远大，暂时的挫折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报录人是真是假还很难说，依老夫看来，一定能够高中。先进去吧！”

两对新人刚刚行过大礼，柳、车二人知道弄巧反拙，气急败坏地赶了来，道：“老师，你说过考中的才成婚，可不能耍赖。哼，也不怕招那个穷女婿被人耻笑。”

沈翰林道：“已经举行了婚礼，不必再说别的了。”

柳大、车大一人扭住谢瑶草，一人扭住顾文玉，嚷道：“成不得！成不得！咱们就是大闹一场，拼个大家都成不了完事！”

正闹得不可开交，又有报录人直直地闯了进来，嚷道：“哪位是谢相公、顾相公？你们中了。”

这一嚷，满屋的人都吃了一惊，柳大、车大也松了手。

沈翰林喜道：“果然老夫的眼力没错，这位是谢相公、那位是顾相公。”

报录人取出录条道：“第一名谢瑶草，第二名顾文玉。你二人中得最高，赏钱该加倍给了！”

柳大、车大嚷道：“只有条子不足为凭。”

报录人拿出全部录取名册道：“金榜题名的共有五百名，全部在此。”

沈翰林道：“怎么不见柳、车二位的姓名在上边？”

“恐怕先前的是假的了。”谢瑶草道。

柳、车二人心中发虚，忽然又有报录人闯了进来：“报报报。”

先来的报录人怒道：“想是抢夺我的录银来了。”揪住后来的人就是一耳光。来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愿吃亏，“砰”地一拳击在前一个报录人的胸膛。

二人一阵乱打，被柳、车二人拉住，道：“别打了，可能是报我们得中的。”

来人道：“小人报的不是进士录，是报升官消息的。”递上报录又道：“恭喜老爷被皇上选入内阁，要你们日夜兼程入京。”

沈翰林道：“原来如此，二位请到前厅用饭，另外各有赏赐。”见柳、车二人灰溜溜地要走，又挽留道：“二位先不要走。不知车相公现在是否愿意把令妹许给谢瑶草了？”

车大有些不好意思，道：“我本来就愿意许给他的。”

谢瑶草行礼道：“多谢内兄。”

车大忙还礼道：“给妹夫贺喜了！”

沈翰林又道：“这两桩亲事，虽然都由我主婚，尚少媒人，想求柳兄担当如何？”

柳大道：“理当效劳。”

“二位的亲事，都包在老夫身上，日后寻一个门当户对的佳人。”沈翰林道。

柳、车二人道：“谢老师。”

两对新人重又行过大礼，各入洞房。花烛下，道不尽的相思，说不完的温柔。一夜的鱼水之欢，也不必细说。

据说谢、顾二人后来官至翰林学士，夫妻十分恩爱，膝下儿孙满堂。柳大、车大经此挫折，把往日骄横与好闲也收敛了许多，又得沈翰林的帮助，各娶了一个富家女子，倒也十分自在，得享天年。

剧作者小传

吴炳，字可先，号石渠，又称粲花主人。生于 1594 年，卒于 1648 年。宜兴（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历任刑部、工部主事、福州知府等，崇祯十四年任江西提学副使，永历时以兵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清兵南下时被俘，拒降绝食而死。作有传奇《疗妒羹》、《绿牡丹》、《西园记》、《情邮记》与《画中人》，合称《粲花五种》，也叫《石渠五种曲》。

戏剧原文

第一出 奇略

【临江仙】利责名逋尔自忙，阿侬无暇相偿。年来辜负好年光，风尘添面甲，车马促头霜。前浦歌声犹未歇，人间岂少周郎！春风一唱一回香，不须看局态，便拟上球场。

【满庭芳】谢子西宾，为主人借韵，吟诗遂作空群，车家小妹，悄地代兄文。鴈鼎连名高列，痛名流反逊前军。殊骄蹇，忘其固陋，妄觊缔良姻。佳人能鉴别，垂帘复试，笑语喧闻。翰苑重修旧社，防范加勤。曳白难遮丑窘，两英才许赘侯门。正花烛、泥金报至，乐事喜相寻。

老翰林误认门生，假秀才弊呈试卷。

看文章香阁怜奇，掇科名金屏中选。

第二出 强吟

【仙吕引子·鹊桥仙】〔生上〕箫闲琴冷，少年如许，自顾灯儿影语。愁肠应共笔花枯，何处觅春来佳句？

【减字木兰花】凄凉谁问，咽在心头空作闷。烧尽炉烟，袅袅看从断处联。贫来自笑，头上年年风雪帽。倚遍层楼，青到垂杨正未休。小生谢英，字瑶草。本贯汴京。先世从高宗皇帝南渡，占籍吴兴。虽然赋值千金，只是田无二顷。羞言馆谷，空戴儒冠。开口向人，可信张郎有舌，肉食者鄙。宁怜冯子无鱼。今岁有同学朋友柳五柳，请同笔砚。馆舍就在他城

外别墅，倒也清幽。但柳兄习余纨绔，性厌诗书，开馆月余，足迹尚未一至。今日又当文会日期，已着看馆苍头相请，怎还不来？〔末扮老苍头上〕无缘称大叔，到老做书僮。〔生〕相公可来？〔末〕俺家相公同车相公出外闲耍，没处寻觅，多应不来了！〔生〕这等待我自做，你且出去。〔末〕也等我打个盹看。似你搜肠刮肚便做出千张锦，可换得闭眼安心我这一觉眠？〔下〕〔净上〕牙签空万轴，生小未相亲。劣友苦无趣，邀人诵读频。学生柳希潜，字五柳。累世仕宦，遗下家资颇厚。终日与我那好朋友车尚公，走街穿巷，饮酒赌钱，那有工夫看什么书？今年约谢瑶草同窗，不过了个故事。这痴子却认起真来，日日叫苍头请我到书房中去。我想书是我的书，与别人何干？好不扯淡！只自从吃了开学酒，还不曾见面，又道是我奚落他，不免去走一遭。〔作连叫谢兄介〕〔生作文用心，做不知介〕〔净笑，潜至生后，系衣在桌，忽向生耳大叫介〕〔生惊起，见衣系介〕〔净大笑介〕谢兄好用心！〔生〕连日奉邀作文，为何不至？〔净〕家下有些贱冗。〔生〕今日恰好是文会日期，就请在此试笔。〔净〕一向荒了，怕做不出，改日请教罢！〔生〕自古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大家鼓兴才是。桌子、笔砚都摆设停当，请兄坐了。〔生闭门介〕〔净作强坐愁苦介〕〔丑上〕文字行中无夙分，风流队里有时名。自家车本高，字尚公。闻得柳大在庄内，不免径入。为何反锁了门？〔作叩介〕柳大！〔净〕这是车大的声音，快开，他进来。〔生〕作文之日，不可应酬，只说不在家罢！〔净背介〕我在此受苦，这顽皮不要放走了，也等他略尝些滋味。〔向生介〕这车朋友，平昔极肯做文字的，进来无妨。〔作开门介〕〔丑〕此位？〔净〕舍下西席谢瑶草兄。〔丑〕就是旧岁宗师领案，久慕。〔生〕方才柳兄说车兄极喜作文，就要请教。〔丑〕柳大，又来嚼舌了。〔生〕一定请教。〔丑欲行，生留介〕〔丑〕不曾带笔砚来。〔生〕桌上尽有。〔丑作苦介〕〔生〕小弟新纠文会，二兄既在此作文，就是会友了。会规在此，请看。〔净、丑〕兄就说一说罢。

【过曲·皂罗袍】〔生〕罚例从头严数：一、文期定于三、六、九，届期早集，风雨不移，无故不赴者罚。不许佯忙诈病，推托支吾。〔净摇头介〕凶！〔生〕一、作文决不给烛，不完者罚。一、作文须沉思静想，闲谈乱步者罚。但文夸刻烛便为输，那往来莫傍林擒树。〔丑吐舌介〕一发凶！〔生〕这都是旧规，还有要紧新例。〔净、丑〕新例何如？〔生〕一、窃抄旧文者罚。一、传递者罚。怪来鱼目，私和宝珠，防他雁足，偷传锦书。〔净、丑〕这等凶得极！可好略松些儿？〔生〕相期受益休言恕。

〔净〕会友还有何人？〔生〕顾文玉，已知会过了，下次入会。〔丑〕每次题目那个出？〔生〕大家轮流掌会，便出题目。今日小弟叨占起了，已出，有题目在此。〔净看念介〕杜再贼。〔丑〕差了，是壮舟贼。〔生笑介〕是牡丹赋。〔净〕正是牡丹赋，一时眼花了。〔丑〕我原识的，故意骗他取笑。〔生〕各请静坐作文。〔净、丑作强坐介〕〔净顿头吟哦介〕

【前腔】假作伊吾辛苦，〔丑蘸笔、磨墨介〕借挥毫泼墨，掩饰功夫。〔生疾书介〕二兄好誉真了，〔净〕小弟方起草稿。〔假写介〕张颠草圣任鸦涂。〔丑低笑介〕他有什么草稿起得？我只学十年阁笔方成赋。〔净捶腰介〕从不曾坐这半日，倦得紧了，腰肢欲折，好索红裙倩扶。〔丑搔喉介〕口渴得紧，只思想酒吃。咽喉如炙，谁把琼浆早

沽？〔净、丑起身介〕再耐不过了，罚也由他罚了罢！性命要紧，便三槐九棘也要身躯做。

〔生〕小弟已做完了，二兄请自注罚。〔净〕罚多少？〔生〕每位一两。〔丑〕赖了不出，怎样处我？〔生〕已后不许与会。〔净、丑〕倒也落得清静快活。〔作看生文混赞介〕

【引子·卜算子】〔小生上〕意气相期许，鄙吝都忘去。问字重过扬子居，剥啄应嫌絮。

小生顾粲，字文玉，与谢瑶草为莫逆之交。今日文期，不免步去看他新作。〔叩门介〕〔丑〕趁此开门走了罢！〔开介〕〔生〕原来是文玉兄。〔小生〕柳兄、车兄俱在此，文会好兴也！〔净〕顾兄因何不来？〔小生〕告过掌会，偶有小事。〔净〕无故推托，该罚了！〔丑〕少不得也是一两头。〔小生〕请教诸兄尊作。〔净〕小弟今日文思不来，已认罚过了。〔丑〕容明日补送。〔生〕俚语恐污大目。〔小生〕岂敢。〔看生文介〕是一首牡丹赋，妙、妙！芳芬灿烂，允称名花，宙合大社中当以此作为冠。即付梓人便了！〔作袖去介〕〔生〕惶恐。〔净〕什么宙合大社？〔小生〕小弟遍访天下名士，征其文章，汇选大社，以公同好。

【过曲·皂袍罩黄莺】〔皂罗袍〕社檄捷驰吴楚，〔丑〕这等去得远，可征到了？〔小生〕幸我辈中人，不加鄙弃，似江梅驿寄，溢筐盈车。〔丑〕就是顾兄评选了？〔小生〕略仇鱼豕冀成书，敢言藻鉴凭删取？〔净〕这等，但是朋友家文字，都好附入了？〔小生〕【黄莺儿】且再商诸，先生往矣，不听滥吹竽。

〔净〕小弟有几篇胡说，一定求刻上去。〔丑〕小弟也求附一两篇。〔小生〕这却使不得，目录已刻定了。〔净〕方才谢兄的，怎又袖去？〔生〕拙作原不通，千万莫刻。〔丑〕多送些刻费来便是。〔小生笑介〕那个为此？〔净笑介〕小顾，你也忒气傲了！

【前腔】岂是斯文宗主？动骄称我辈，冒附名儒。〔小生〕怎么便骂起来？〔丑〕请了，学生也不求尊刻，项斯今不借韩嘘。〔净〕低选手选的文章，那个作准？怕洛阳纸价今非故。〔生〕二兄不必性急，待续集出来，收些人情文字便了。〔净、丑〕再也不劳。〔作别介〕〔净〕小顾这等放肆！待后日那里考试偏要考在他前列，方消此恨！〔丑〕正是。〔合〕你还要自谦虚，无常考法，知道竟何如？

〔译下〕〔小生〕一场喧闹，那里说起？〔生〕文玉兄，不要理他。

【尾声】才华自古能招妒，笑区区何堪比数！〔小生〕我也好没来由，终日选文，惹这烦恼，枉困书丛作蠹鱼。

〔生〕大刻将成，何人作序？〔小生〕欲烦长兄。〔生〕小弟岂敢僭越？邑中沈省庵老先生，世推尊宿，若得数语弁首，大足生色。〔小生〕是敝通家，明日就去奉央。小弟告别了罢。〔生〕再谈一谈。

彼此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第三出 谢咏

【双调引子·金瓯琇】〔外上〕长安非日远，梦里朝天。深感荷、赐余年，精神欣尚健。所求不在田园，千载事，付遗编。

【鹧鸪天】家住苍茫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溜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贪笑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浮名尚被时人扰，碌碌琴书未得闲。老夫沈重，字子肩，别号省庵。世居吴兴。原任翰林学士，请告归家；宦情已断，诗癖弥深。每恨今人不及古人，但喜先辈能援后辈。暮年无子，止一女婉娥，姿容端丽，格性温和，既擅女工，兼耽文藻。粗娱膝下，聊慰目前。今日闲暇，不免唤他出来消遣则个。小凤，请小姐出来。

【海棠春】〔小旦上，小丑扮梅香随上〕东风吹落闲花片，甚已事切生凄怨。〔小丑〕瘦入带围轻，恨滞眉痕浅。

〔见外介〕〔外〕我儿，春光明媚，庭下牡丹烂漫，和你赏玩一回。〔小旦〕孩儿备有蔬酒在此。〔外〕生受你了。〔小旦把盏介〕

【过曲·玉山供】【玉胞肚】春深庭院，贺长日真如小年。比香山咏兴还豪，比东山望眼疑穿。【五供养】似我这金钗翠钿，总比不得刘家豚犬；一样擎卮酒，祝花前，难道闺房弱息便不堪怜？

【前腔】〔外〕我儿，我玉堂寒俭，况如今投闲在田。送穷文自忖时乖，你买花钱莫怪囊悭。〔小旦〕爹爹，再饮几杯。〔外〕你看他春风笑靥，抵死把霞觞催劝。小燕低飞去，掠衣还，故向钩帘旋舞弄翩跹。

酒已够了，且同我下阶看花。〔小旦行介〕牡丹千本，娇艳非常，正如西子新妆，倚风欲笑。〔小丑〕小姐，这是赭红、鞞红、飞来红、袁家红、杨家红、醉妃红、云红、天外红、先春红、平头紫、魏紫、紫绣球、锦被堆，小姐还有颤风娇哩！〔小旦〕红紫不足为奇，喜有黄白相间。小凤，你再数一数看。〔小丑〕这是姚黄、禁苑黄、御衣黄、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建安黄、甘草黄、一尺黄，白的只有玉楼子、欧家碧。〔小旦〕还有一种呢？〔小丑〕小凤不晓得。〔小旦〕爹爹，此种何名？〔外〕此绿牡丹也。旧谱不载。唐时有花师宋仲孺，以幻术变易花色，流传此种，一本价值百金。〔小旦〕海燕解怜，胡蜂未识。池名兴庆，虚传太白之词，苑号宣华，枉费延琼之价。真好花也！〔外〕你既爱他，何不拈就小诗，以作谢庭胜事？

【玉胞肚】〔小旦〕尘生笔砚，好些时慵拈锦笺。〔背介〕怕长吟恰值春初，逗闲肠又到愁边。今日里名花倾国，难道两无言？也只得勉强啼春学杜鹃。

〔外〕诗可完了？〔小旦吟介〕小饮花前好句催，匆匆愧乏谢家才。春衫不共花争艳，翠袖今从别样裁。

〔外〕花有别态，诗有别肠，非此诗不称此花，非此花不闻此诗。好畅快！小凤，再斟

酒来。〔外作浇酒花上介〕我儿，你也自饮一杯。〔小旦〕爹爹，再请进酒。

【前腔】〔外〕只愿好花常见，到明春还思旧年。我儿，看你佳什，不觉我老人家也技痒起来，斗茶枪，耳后生风，遇曲车口角流涎。〔小旦〕请爹爹也吟一首，待女孩儿捧诵。〔外笑介〕也罢了！只怕江花不似十年前，唱得骊珠总可捐。

〔杂持书上〕花径无人扫，蓬门为客开。老爷，顾相公有书在此。〔外看介〕原来是顾粲侄儿，新选社刻，求我作序。〔小旦〕孩儿且告退了。〔外〕小凤，剪一枝绿牡丹，与小姐房中供养。〔小丑〕晓得。〔小旦〕且应将药驻〔小丑〕岂忍着酥煎！〔同下〕〔外〕女儿如此才质，岂配庸流？外面朋友家都有文会，老夫如今也创立小社，一来挈引后生，二来访求快婿。顾生原系通家，不消说了；还有柳希潜、车本高，皆旧家子弟，不免邀来同社。院子，明日候领名帖，请顾相公和那柳、车二相公，同来赴会。〔杂应下〕

偶然开雅社， 不为集耆英。
漫自夸前辈， 还须让后生。

第四出 倩笔

【踏莎行】〔老旦上〕可怪春光，今年偏早，闺中冷落如何好？楚梅酸蹙翠尖纤，愁时独自吟芳草。雨打梨花，重门清悄，其间况味侬知道。低回恐触少年心，破颜强作迷藏笑。老身钱氏，年近六旬，夫男早丧，在车宅做个保母。他家老爷奶奶，都已亡过，止有一位大官人，和我乳领的静芳小姐。那大官人游荡猖狂，甚不成器。偏我小姐争气，不要说他仪容绝世，那百家诸史，无不淹通；诗词歌赋，援笔立成。不是老身夸口，端的饱学秀才，考他不过。晓妆已毕，想又有一番清课也！

【正宫引子·七娘子】〔旦上〕今春不似前春惯，压檐花几曾敢看？抛掷钗梳，荒疏茶饭，对人推说我新来懒。

〔老旦〕小姐，你又不戴儒巾，镇日埋头书本，敢待开女科，要夺取状元不成？〔旦〕保母，你教我不看书还做什么？

【过曲·玉芙蓉】韶光忒易阑，长日偏难晚。〔老旦〕小姐，烧些香儿，绣朵花儿么？〔旦〕便待把香炉拨尽，绣线挑残，只怕眉尖不肯随潮散，心上终应似疟还。〔叹介〕〔老旦〕小姐，你休长叹看金松玉腕，怪朝来镜痕消瘦，一发不宜看。

〔旦〕保母，我这消瘦，也是惯的了。你且坐在桌旁，做些生活，等我研朱弄墨，不要负了净几明窗。〔老旦〕使得。〔做生活介〕

【普天乐】〔旦〕小妆台，倩作乔书案。喜绿影，蕉窗散。信手取一卷来看，原来是《汉书》。若不是班大家补证词坛，怎得汉全书价重名山！再取几帙看，这是《文君传》《莺莺传》……〔作掩过不看介〕觑风流等闲，笑前人一霎，恁地相关！

〔老旦〕小姐看书辛苦，老身破衣也补一领了。〔旦〕还要仿几个字儿。〔举笔介〕

【中吕过曲·渔家灯】展霜毫湘点烟寒，〔拂纸介〕劈云笺薛井花翻。〔看帖介〕是卫夫人法帖，果然书家三昧，怪不得皋坐蛾眉，生受了右军羔雁。〔仿帖介〕〔老旦看介〕老身虽不识字，看来写得标致。〔旦〕几日不写，又手生了，赧颜只好印摹花瓣。〔作堕钗介〕〔老旦拾介〕小姐，落了金钗了。〔旦笑介〕岂颠笔狂来帙岸？〔作整妆失袖染墨介〕〔老旦〕啊呀，袖底被墨污了！脱下来与小姐湔去。〔旦〕不消斓斑，由他袖间，衬猩红正要这墨花轻粲。

〔丑急走上〕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妹子在那里？妹子在那里？〔旦〕哥哥为何这等慌张？〔丑〕不要说起，沈翰林家里立会，竟邀我去作文！〔旦〕这是他的好意，哥哥去就是了！〔丑〕你晓得我是做不出文字的，〔旦〕既然如此，不去也好。〔丑〕大老先生下帖相请，若不去时，必然招怪；且又惹朋友们嘲笑。妹子，可有什么计较？〔旦〕没甚计较。〔丑看旦，作愧笑介〕妹子，我千思百想，想得一计在此：这文字要出在你身上。〔老旦笑介〕怎么倒出在小姐身上？难道小姐替你去考！〔丑〕会考替不得，文字是好替得的。没法了，只得奉央贤妹，代倩这遭。〔旦〕哥哥，你做秀才的，临文尚有难色；我女儿家，谁请先生教诲来？

【古轮台】闭花关，鸳鸯绣谱背人看。〔丑〕妹子自小聪明，比不得拙兄愚蠢。〔旦〕便从小识得几字，止不过盲词窃听街头板，难通诗翰。〔老旦〕小姐过谦了，文章倒是在行的。只见大官人平昔不用功，故来难你。〔丑〕拙兄不才，自家知愧，但看同胞面上，救我一救！〔旦〕那里会考的，必是知名之士，就要雇倩，也须另觅文人。你妹子啊，便赋就乌阑，不出粉评脂赞。胜集兰亭，风流世罕，怕衣冠未肯让钗鬟。〔丑〕也不见说有知名之士，只求胡乱塞白。况你做出来的，自然绝妙！〔作跪求介〕〔旦〕依哥哥便了，只是何人传递？〔丑〕我也想到了，若用书房小厮，恐人猜疑，倒反不妙。〔揖老旦介〕就央钱妈妈。〔老旦笑介〕怎央起老身来？倘然走了风声，被管会的一把拿住，关防严惮，自不惯送暖偷寒。〔丑〕好一个老俏！管会的拿你何干？〔旦〕保母还不打紧，倘蝇头半纸被人轻篡，询求仓卒，语句没遮拦，那时节羞无限，瑶天咳唾怎许落人间！〔丑〕恐怕搜出来，外人知道，不稳便么？〔旦〕正是。〔丑〕外人怎认得你笔迹？会长也不是监场御史，定要拷问怀挟的；自然藏匿得好，不烦妹子费心。文章虽然不会做，难道抄也不会抄？〔老旦笑介〕若写得带草了些，大官人怕也不十分认得！〔丑〕这婆子倒是个老传递！妹子，你有心代做，一发写真楷些。〔旦〕倘考低了，不要埋怨我。〔丑〕自然不低。

【尾声】〔旦〕怕应未入时人眼，知是男儿第几班？后日会卷传来，须送与我看。〔丑〕自然。〔旦〕你看我摹揣英豪指顾问。

〔丑〕自笑空疏腹底贫，〔旦〕香闺反有读书人。
〔老旦〕文章自古无凭据，〔丑〕刺股悬梁枉认真。

第五出 社集

【越调过曲·水底鱼儿】〔末持拜匣随净上〕早赴文盟，堂堂非白丁。暗中央倩，

许咱包首名。

我柳五柳请小谢坐馆，一向惹厌，谁知也有用处。沈翰林家会考，难道真要我搜索枯肠？已分付他代做，现年在我家吃饭，怎敢不依？苍头，不要跟我，你把这拜匣且拿回家去。〔末〕笔砚在里面。〔净〕蠢才，等我先到会所，出过题目，你方送笔砚来。那时我便付题目与你带回，教谢相公快些做完，趁送午饭来，就好传递。你须小心在意，不可泄漏。〔末〕小人理会得。一任防闲密，无如计较多。〔下〕

【前腔】〔丑上〕压得心惊，难忘家妹情。做来干净，不教疑惑生。

〔净、丑诨介〕〔小生上〕友欲寻三益，诗期赋八叉。〔净〕顾兄，社刻可选完了？〔小生〕日来得罪，不必记怀。〔丑〕此来贵干？〔小生〕往沈家作文。〔丑〕这等，我二人不去罢！〔小生〕为何？〔丑〕名士只该与名士结社，小弟们怎敢逐队随行？〔小生〕车兄又来见罪了！会友已齐，请同赴会所去。

〔净、丑〕见了主人，如何称呼？〔小生〕他既有心作养，便拜了门生，称作老师便了。〔净、丑〕毕竟名士惯拜门生，我们且依你这一遭儿。〔外上〕十年铁砚未磨穿，尽道青青万选钱。今日风檐抽秘思，不知藜火向谁燃？〔杂上〕禀上老爷，三位相公都请到了。〔小生〕荷蒙呼唤，趋领教言，所祈不弃焦余，惟望同收门下。〔外〕何敢当此！〔小生、净、丑同拜介〕〔外〕老夫名泯没世，诸兄畏起后生，望吐绣肠，冀舒衰眼。〔小生〕小刻序文，慨付大笔，多谢了！〔外〕刻完时，见惠一部。〔小生〕正要请政。〔外〕今日会考，原以取益，坐必依号，动必执签；各宜恪守会规，毋得私谈聚立。至于夹带传递等弊……〔净、丑惊介〕〔外〕自非贤者所为。老夫也不必防闲了。〔净、丑〕做这样事的猪狗不值！〔外〕老夫还有一句话，先告过了：僭笔披阅，惟秉至公，一日短长，原非定论；居殿者不得妄生议论，前列者亦不可故作矜张。谊始无伤，盟期可久。〔小生、净、丑〕门生辈谨依台教。〔各照号坐，净坐天字、丑坐地字，小生坐玄字介〕〔净〕领题。〔外付题介〕各赋绿牡丹绝句一首。〔净〕笔砚怎不送来？〔末持拜匣上〕此间是谢老爷门首。大叔，我家相公里面会考，可出过题目了？〔杂〕出过了。〔末〕我有笔砚要送进去。〔作递拜匣与净介〕〔净暗付题目介〕午饭要早些！〔末应下〕〔小生〕堪悲大雅不作，窃幸斯文在兹。望赐春风之片言，希沐化雨于俄顷。〔净〕好、好！他独自上去讲题目，问主意了，大家去听。〔外〕凡作诗者，不在装砌故事，剿袭靡词，当须题外看题，笔先着笔。

【南吕过曲·梁州新郎】〔梁州序〕描愁莺泣，题娇花醒，自有骚人情性。青天搔首，携来好句堪惊。记得春生池草，冷落江枫，绝代风流称。三人非见少，真是拔其英，看振起西园旧日声。〔小生〕多谢指教。【贺新郎】〔合〕句必选，思无剩，看人人自把先鞭竞。欣胜会，鼓佳兴。

〔丑〕告领出恭签。〔外〕老夫在坐，恐诸兄拘束不畅，倒先告退了。课锐看朝气，征衰试午眠。〔下〕〔杂随下〕〔老旦上〕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在此等候题目。大官人怎不见出来？〔丑见介〕钱妈妈题目在此。小姐做完了，即便送来；约在午后，莫迟时刻。〔老旦〕晓得了！〔下〕〔丑缴签介〕〔小生〕绿牡丹从不曾见，想是异种哩！〔净、丑〕正是，题目忒也出得烦难。

【前腔】〔小生〕都无花色，难分叶影，想象幽奇行径。沉香亭畔，空留一捻娇名。量他情怜芳草，溜点清波，风骨天然冷。映人袍袖也小衫青，柳汁轻浇眼倍明。〔合前〕

〔净〕前日书房中题目，也是牡丹，可惜不曾做得。〔丑〕都是你不做，连我也丢了。〔净〕苍头怎还不送饭来？日头已直了，肚里也饿了。

【前腔】〔换头〕午墙边又报鸡声，春庭下空延鹤颈。〔低介〕难道他还做不完？尽闲敲夜半落来灯影。〔末持盒上，张介〕沈老爷不在上面，正好！相公用饭。〔暗递文与净介〕〔净〕这时候才送饭来，可不急坏了人！〔私看介〕〔小生起身介〕〔末咳嗽介〕〔净急藏介〕顾兄敢疑小弟夹带么？饭盒在此，大家来搜一搜。〔小生〕偶然起身，那个有心看你？〔净〕只有这黄齏余沉，青蔓残羹，此外无赃证。〔小生笑介〕你不夹带便罢了，何须如此撇清？〔净〕苍头快回去，不许再来，省得人眼光落在我身上。〔末下〕〔净私抄介〕千钧抬笔也霎时轻，偷得葫芦照样誊。〔合前〕

〔丑低介〕方才柳大象有些缘故了；我的安心丸尚未到手，不免再领出恭签，到门外去候钱妈妈。〔净〕怎么又要出恭了？〔丑〕连日大便不谨。顾兄也在此，若疑小弟出去，有些弊病，可随着小弟，到茅厕上同走一遭，看可有家中男仆相近？〔小生〕又是一个撇清的！〔丑出望介〕钱妈妈怎还不来？

【前腔】我耐羞颜费尽叮咛，难道他弄虚脾佯来答应？妹子平日极是性慢的，短风檐使不着向午晓妆心性。好了，望见他来了。〔老旦上〕原来大官人在此！〔付文与丑介〕〔丑〕多谢妹子费心，果然写得端楷。恨不得移来雀瓦，写就鹅群，彩笔兼求情。〔老旦〕大官人好生抄写，老身去了。正是天上人间，方便第一。〔丑缴签私抄介〕谁想词场佳话也出娉婷？掩卷犹疑香晕生。〔合前〕

〔各作完卷介〕〔杂上〕老爷，请各位相公当面弥封了。〔作弥封介〕

【节节高】〔合〕图书压纸轻，号重登，更无关节通私请。〔丑〕柳大可得意么？〔净〕我心欢庆。车大你也象得意？〔丑〕我志满盈。〔净背介〕你看小顾气色不佳，偏是他容萧冷。〔丑〕我庸流托庇皆扎挣，〔净〕只怕你名流未必能侥幸。〔合〕今朝何幸共登龙，门前桃李花相映。

〔杂〕老爷还备有酒肴在此。〔小生〕怎好取扰？〔净、丑〕主人美意，只索祇领便了。〔共饮介〕

【前腔】相知旧友生，缔新盟，襟期洒落金兰胜。〔小生背介〕他两个写些什么在卷上？多应是请客了。好笑他不思省，谩诧矜，空驰骋。堪羞绛灌非吾等，便凯旋也难唱南风竞。〔合前〕〔小生〕我等回去罢！〔净、丑〕旧规明日谢考。〔小生〕怕也不消了，多谢了你老爷。〔杂〕简慢相公了。〔先下〕

【尾声】〔合〕玉堂鉴识偏高迥，不似窗下朋侪哄和声，当信文章有定评。

〔净〕从来酒兴助文兴，〔丑〕仅见先生请学生。

〔合〕今日莫论高共下， 明朝拆号自分明。

第六出 私评

【南吕过曲·懒画眉】〔小旦上〕吟花倒反被花羞，这也是好雨催诗信口头。只好较撒盐劣句夺前筹，怕拈髭终让词人手；尽着他月露风云恣冥搜。

奴家沈婉娥是也。前日偶赏绿牡丹，爹爹命赋小诗，率尔成吟，殊愧劣弱，不期爹爹谬加称奖。闻得昨日会考秀才，也出此题，爹爹较阅将完，不免请来一看。〔行介〕呀！爹爹又出外去了。卷子现在案头，〔看介〕原来只有三卷。〔取净卷咏介〕“纷纷姚魏敢争开，空向慈恩寺里回。雨后卷帘看霁色，却疑苔影上花来。”此真天下绝调，怪道爹爹取作首卷。〔又看丑卷咏介〕“不是彭门贵种分，肯随红紫斗芳芬。胆瓶过雨遥天色，一朵偏宜剪绿云。”风致不减前篇，取作次卷，也罢了！〔又看小生卷咏介〕“碧于轻浪翠于烟，如此花容自解怜。仿佛姓名犹可忆，风流错唤李青莲。”此卷思力悉敌，在文章家可称当行；置之第三，亏他些了。

【前腔】楼前沈宋总名流，一字三缣未足酬。政同鲁卫竟谁优，好似两贤相厄羞回首，毕竟难安头上头。

且把我前日小诗，闲加比拟，譬如也在会中，爹爹应置何等？

【宜春乐】【宜春令】私评鹭，暗忖筹：那“苔影上花”之句，天然秀逸，我怎及得他来？劝娘行甘输一流。我诗中说“翠袖今从别样裁”，是女儿家本色；这第二卷，也道“一朵偏宜剪绿云”，也有些脂粉气哩！彼非闺秀，怎幽情也向闲中逗？算初吟“翠袖新裁”，恰巧对“绿云微皱”。〔笑介〕【大胜乐】书生即溜，把香奁逸句，俏地先偷。

我想第三卷的才誉，也不是肯落人后的。

【学士解醒】【三学士】错落明珠劈面投，应知接应难周。前二卷啊，偶然伯乐邀先顾，你也未是孙山作尾收。【解三醒】知屈就，倒为这无端高下，一晌低留。

牡丹香共色， 疑向卷中开。

自分应羞涩， 人间有俊才。

第七出 贻售

【商调引子·绕池游】〔外持卷上〕时英辈好，后浪将前扫；老婆娑不堪重道。朝来阅卷已完，勉强次第，其实俱负俊才，无甚高下。女儿前咏，只说是我做的，出示他们，

看可认得出？【西江月】〔净上〕今早欣闻鹊噪，〔丑上〕连宵喜灿灯花。〔净〕正逢考试必然佳，〔丑〕自有安心不怕。〔小生上〕试看文生绮縠，任教纸卷云霞。何来聒耳井中蛙，值得较量高下？〔各见介〕沈老师看卷，想已完了！大家进去伺候发落。〔入见外介〕〔外〕诸兄佳咏，老夫已妄肆批评，但恐颠倒未安，切勿见罪。〔众〕老师鉴别，自然不差。〔外拆号介〕第一卷天字号。〔净喜介〕这是门生柳希潜卷子。〔外〕好！若形容绿牡丹颜色，如何娇倩，便落第二义了；你“苔影上花”四字，妙不烦言。〔净〕不欺老师说，门生做的时节也觉得有些意思。

【过曲·金落索】【金梧桐】〔外〕花看笔上娇，画在诗中笑。柳兄，你这样好文字，何处得来？〔净惊介〕其实是门生亲自做的。〔外〕想别有神功、倩作天然巧？〔净裴蹙介〕门生并无倩作之弊，凭老师细访！〔外又拆号介〕第二卷地字号。〔丑喜介〕门生车本高在。〔外〕好！过雨遥天，瓶花一色，幽怀异想，不愧风人。〔丑〕门生昨日着实用心，做得完时血也吐了几口。〔外〕此与前卷不相上下，本该也是第一。文情天际飞，【东瓯令】太飘萧，年少缘何句带嘲？我且问你：一朵绿云，是女人家事，你怎晓得？〔丑惊介〕没有什么女人。〔外〕这玉台近咏真佳艳，【针线箱】倒好似香阁当年自写描！〔丑〕老师不要这等疑心。〔外又拆号介〕〔净、丑〕不消得拆，此卷自然是顾门生了。〔外〕好！青莲错唤，风流宛然，虽屈在第三，却是第一的文字。〔小生〕不敢。〔净、丑暗笑介〕【解三醒】〔外〕无先后，【懒画眉】看东风次第总则是春朝。〔笑介〕老夫有个譬如在此，【寄生子】似将来杏苑同标，怕俏名儿还说是探花好。

〔各〕多谢老师奖借。〔外〕老夫也有俚词一首，请教诸兄。〔小生〕亟愿借观，以为矜式。〔外出小旦诗介〕〔净、丑看赞介〕老师尊作，真是程文，门生辈万不及一。〔小生作沉吟介〕不象自家做的……

【黄莺带一封】【黄莺儿】好句费推敲，捉刀人敢不姓曹？衣冠优孟难虚冒。〔外〕顾兄怎么说？〔小生〕依门生看起来，不是老师手笔。〔净、丑〕难道老师做不出，要人代倩么？〔外〕你且说此诗如何？〔小生〕爱他恁娇，我也嫌他作娇，风华倒想像他人年少。〔外笑介〕果然不是老夫所作。〔小生〕出自何人？〔外〕这也不必管他了。〔小生背介〕诗中怎说愧乏谢家才？分明是道韞故事。【一封书】语蹊跷，俏根苗，书记应疑有薛涛。

〔净〕门生告退了。〔丑〕会卷待门生领去。〔外〕大家传看便了。与人一席话，〔小生〕胜读十年书。〔外、小生各下〕〔净笑介〕你看小顾没趣，竟自去了！〔丑作唤介〕小顾，难道你一世再不见面？〔净〕我有计较在此：以请同社朋友为名，骗他到家，羞辱一场，有何不可？〔丑〕就是小弟作东便了。

【琥珀猫儿坠】〔合〕岩岩气概，劝你从此好收交。怕要洗尽江头八月潮，金陵王气黯然消。待明日啊，相邀、出丑当场，大家嘲笑。〔各摇摆介〕好兴头！好燥脾，

凡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你看今朝嫖母，公然胜似毛嫱。

第八出 闺赏

【双调过曲·步步娇】〔旦上〕想昨日倚马征书吟不稳，点窜无加润，匆忙便示人；到如今棘后回思，恐断泥金信。得失寸心扞，倒不如我哥哥做旁人倚徙看棋阵。

好笑我车静芳，受人雇倩，代作会文，好不担着干系！只恐怕考得低了，不像体面。闻得哥哥去听发落，怎还不见回来？〔丑袖卷上〕济人须济急，为人须为彻。〔连揖介〕妹子多谢！〔旦〕考在那里？〔丑〕侥幸第二。〔旦〕也不见得高，有何可谢？〔丑〕妹子说那里话！若照你哥哥本领，莫说第二，就是六等也还没得考哩！方才发落的时节，何等光彩！

【江儿水】虹吐胸中气，花生面上春。〔笑介〕妹子，你诗里做出什么“一朵绿云”，那沈翰林古怪，就说倒像女人口气，几乎露出马脚来！那主司贼眼连忙问，〔旦惊介〕哥哥怎么回答？〔丑〕我只一口咬定自家做的，我们生老脸朦胧认，总亏你佳人假手殷勤衬。妹子，我们考在前面的，也只如常，那考末的光景一发看不得羞涩有言难尽，不敢同群，一径望家先奔。

〔内云〕大官人，柳相公差苍头相请。〔丑〕就来了！原是旧知交，更添新气色。呀！会卷在袖里，你看完了，等我传与各家。〔作付卷与旦，先下〕〔旦看介〕第一名柳五柳，

【尹令】怪他占咱第品。第二名车尚公，笑他借咱资本。第三名顾文玉，谢他衬咱身分。沈翰林，你收了一个女门生了！书生绣裙，可也好点缀春风桃李门。

看第三卷，倒也不弱，自是名流手笔。后面的尚然如此，那第一卷，不知怎么样妙哩！〔咏生诗介〕天下竟有此才子乎！

【品令】苔花影接，正无处觅檀痕，文心缕索，不怕鬼神嗔。奴家平昔吟咏之暇，想古人风流才俊，不可复得。千秋格韵，今日疑消尽。闺房不揣，也妄学弄朱拈粉。君是何人？振雅噓风只得拜后尘。

我想车静芳，虚负姿容，枉夸文藻，年已及笄，未知所适。哥哥既不以为念，奴家又不好自言，只恐骏马驼痴，被人耻笑。唉！若得才具如此生者，以托终身，奴愿毕矣！〔泪介〕

【五供养】潸然自忖：不分今生，便付沉沦。若奴家是个男子啊，结成连袂，好朝夕细论文。才名伯仲，也不道十分衰褪。他看我的诗，只说果然是哥哥做的了！冷落金钗友，不相闻，空余肠断到黄昏。

〔老旦上〕夜雨空阶急，春灯小盏明。小姐闻得大官人考在第二，难道外人才学，再有强似你的？〔旦〕保母说那里话！

【玉交枝】他是千人英俊，漫思量寻常等伦。聪明只许骄闺阁，难道占雄风压倒头巾？〔老旦〕小姐，你三人啊，似曹刘割据方鼎分，锦标怎不让我烟花阵？〔合〕料时名词场噪闻，料时名词场噪闻。

〔老旦〕小姐，你且说他姓名与老身知道。〔旦〕柳五柳。〔老旦〕耳朵里常常听得有个柳五柳……是了，他与大官人不时往来。

【前腔】家居邻近，论交情称为狎宾。〔旦〕怎样一个人儿？〔老旦〕老身不曾关心看他，只晓得旧时王谢好家门。〔旦〕原来是旧家，他家的事体，你可也知道些？〔老旦〕但诸凡未及相询。〔笑介〕小姐，要知道他也不难，待老身去访一访就是。〔旦〕保母不要造次！怕东家未必真宋邻，溪桥枉探梅花信〔老旦〕老身居址，就在他城外庄房左边，过去看看也不妨事。〔合〕想其人当如此文，想其人当如此文。

〔旦〕这等，保母明日去访问一遭儿。卷已阅完，送还大官人便了。好书快眼愁将尽，媚句钩肠懒再吟。〔下〕〔老旦〕小姐小姐，你倒看上那人了！你父母俱无，婚姻未遂，我做乳母的日夜在心。只愿早招个俊俏姐夫，和你一般文学。不免早往柳家打听便了。

【尾声】佳人才子真风韵，也要得因缘帮衬。可知我引线牵针原是个里人！

第九出 访俊

〔净上〕妆虎像虎，妆龙像龙，摇摇摆摆，批首相公。前日借小谢歪诗，考居第一。人人传说我是沈翰林得意门生，我也居之不疑，逢人卖弄，竟挨入名士队中，论长数短。这两日来，连我自家也忘记文章不是我做的。如今见那小谢，不要谢他，也妆个大模样摆进去便是。〔作唤介〕〔生上〕叩户声何急，披衣应稍迟。原来柳兄到来。绿牡丹诗，小弟奉命草上，不知可用了？〔净〕平日小弟笔下极熟落的，不想那日偶然肚痛起来，勉强暂借兄作。〔生〕只恐不通，有累柳兄了！〔净〕看来也好。〔生背介〕话头冷淡，想是考低了。〔转介〕可曾发案？〔净〕有了。〔生〕兄在第几？〔净〕小弟从来第一，幸托兄庇，这次也只照常。〔生背笑介〕有这样人！〔末持卷上介〕亏我传来妙，夸人考得高。大官人，车家传会卷在此。〔生〕待小弟留来一看。〔末〕有人家请相公赴席。〔净〕这等，且告别了。正是酒债偿难满，〔末〕书声听较清。〔同下〕〔生〕好笑柳五柳，在我跟前，还是这般妆做，外面不知如何大哩！

【仙吕过曲·醉扶归】似你假惺惺面孔将人诨，敢怕有实丕丕筋节被人拿？亏杀你见咱时兀自向咱夸，倒好像我倩他来只得由他大。沈老先生，你取一个白丁作首，恐怕差了些！不是闹冬烘真笑你眼儿花，只欠关防，可认得出人儿假！

原来车尚公第二，文玉兄倒是第三。想是看卷的受了嘱托，难道这个花脸会做文字？〔作咏旦诗介〕妙哉！清新俊逸，庾、鲍一流人也！他怎做得出？恐怕也是传递的。

【前腔】贼牢笼知他好手无高下，黑胡同教人何处觅瑜瑕？只一件，他家并没朋

友，那个代笔？不似我苦栖迟现坐主人家，少不得替周旋，不放先生假。我辈中也不见有这等俊才，敢藏着私主顾任街头卖遍洛阳花，怕怀中自有波斯价？

【不是路】〔老旦上〕许得儿家，强作蜂媒赴柳衙。老身才到柳家，他门上人说大官人在庄里读书，一径走来，呀！真幽雅，一池春水漾晴沙。无人在此，不免径到书房里。〔见生叫介〕柳相公！〔生惊介〕想应差？〔老旦〕不差。〔生〕从不认得妈妈。垂杨未系门前马，何事闲行向碧纱？〔老旦〕老身的家，就在相公贵庄邻近。华檐下，寒芦半幅依门挂。特来闲话，特来闲话。

〔生〕妈妈有话尽说。〔老旦〕老身姓钱，是车大官人家保母。〔生〕那个车大官人？〔老旦〕就和相公时常往来的。〔生〕就是车尚公了。〔老旦〕正是。相公家世，老身尽知，但不知相公贵宅还有何人？可曾娶过夫人了？〔生背介〕这口气象是访亲的。我将错就错，且权认做柳大，看他做些什么？〔转介〕小生啊，

【解三醒】伴佳客止留陈榻，叹孤身似在天涯。书生合守寒窗寡，空放浪，度年华。〔老旦〕相公贵庚了？〔生〕十九岁。〔老旦〕为何还未娶？〔生〕说的人家也有，只是小生略要拣一拣儿。

〔老旦〕怎样才中相公的心？〔生〕又要有色，又要有才，怎得个文君眉上还留黛，苏蕙机中再吐花？〔老旦〕难道还不曾聘？〔生〕蓝桥下无缘解渴，枉费闲茶。

〔老旦〕原来如此！〔生〕小生也问妈妈，方才妈妈说保母，敢是乳养大官人的？〔老旦笑介〕倒不是。

【前腔】没福分，谁怜孤寡？耐心肠守出娇娃。〔生〕原来领着小姐哩，多少年纪了？〔老旦〕盈盈十五春无价。〔生〕受聘过了么？〔老旦〕还未。〔生〕为何？〔老旦〕俺小姐也似相公这样说，拣着才貌兼全的，方肯嫁他。〔生笑介〕拣貌也罢了！女人家不通文墨，知道那个是才？〔老旦笑介〕难道只是做秀才的，才通文墨？休自把秀才夸，你可知谢娘代叔清谈苦，苏妹嘲兄笑语佳？

〔生〕妈妈不要骗我，只看你家大官人这样本领，便晓得小姐了！〔老旦〕难虚架，笑天钟秀气，偏付娘家！

〔生〕还有一事问你，大官人会考的诗，不象自家制作，可是那里央倩来的？〔老旦笑介〕我家大官人虽然不济，难道诗也写不出几句？〔生笑介〕只是这次的诗忒好了些。

【前腔】倘应付原非佳话，我也道他自支撑将就涂鸦。风神不合能潇洒？知背地有根芽。〔老旦笑介〕倒说他不该做得忒好。老身且问相公：这诗怎么样好？〔生〕小生也说不出他的好处，莺声风外如相问，只恨那花影阶前不可拿。妈妈，你实对我说，是那个做的？待我看书暇，欣图把臂诉尽嗟呀！

〔老旦笑介〕有倒有一个人，只是不好说得。〔生〕这也何妨？

【前腔】〔老旦〕待说与，不禁羞亚。〔生〕妈妈快说些儿！〔老旦〕待瞒来，怎锁闲牙？〔生〕妈妈什么样人？〔老旦〕从今漏泄风流话，休莽向外人哗。〔生惊介〕老

妈妈这般说，难道是你小姐做的？〔老旦〕若不信老身的话，卷子在此，请相公仔细认来，你不见光凝妆次零星粉，须索要香嗅搔头旖旎花。〔生作嗅卷介〕果然香。小生的诗，想小姐已看过了，不知如何评品？〔老旦〕他也似相公这般欢喜，展玩终日，不忍释手，纤纤把，挑灯快读，老身但窃听称佳。

〔生背介〕原来小姐也赏鉴我！本该说出真姓名来，又恐妈妈嫌我贫寒，不肯成就；只含糊认了，且等他回复小姐，再有好意到来，方可剖明就里。〔老旦〕相公，老身告别了！〔生〕小姐既喜看小生的诗，待有新篇，再来请教便了！〔老旦〕相公切莫对人说。〔生〕自然。

〔老旦〕花叶两边对， 心心只自知。

〔生〕殷勤谢蛱蝶， 来往说相思。

第十出 扼腕

【正宫引子·缙山月】〔小生上〕世事竟何常，颠倒到文章。任旁人拍手笑郎当，看当年季子、貂裘敝，舌在何妨！

可笑沈家会考，不请别人，只把柳五柳、车尚公两个白丁，和我作伴，更可笑两个白丁，偏考在我前面。

老师门生，好不认得热闹！高下何足介意，但文章定价，不应错乱至此。

【过曲·锦缠道】少年场，十年来雄称夜郎。不信小儿行，借天风霎时便赋就滕王。我晓得了，毕竟是传递来的！掷金梭莺窥隔墙，啮瓶花蜂透前窗。他老人家那管这些闲事，又不是棘锁要提防，尽弄得偷营伎俩。你看他两个好生得意，蹄踏杏花忙，一般的乔妆模样，倒好像杯水漾坳堂。

〔末持卷上〕主人多喜悦，僮仆也光辉。顾相公会卷在此，内有知单一幅，是车相公做头，公请同社朋友。明日相公早些过去便是。〔小生〕晓得了。〔末〕论文皆契友，把酒尽平生。〔下〕〔小生〕我也不要自负，那看文的定然不差，且虚心翻阅一遍。〔作看卷介〕呀！这两首诗，公然好似我的。

【朱奴剔银灯】【朱奴儿】莫道是无凭雁行，方信是公道文章。便传递的文字，不过也是朋友家做的，我便不如他了！便鼠辈无堪较短长，也总则让人高唱。〔笑介〕既然考定，那个论你平昔来？【剔银灯】低昂，且由他主张。柳五柳、车尚公，也怪不得你轻狂诮让。

我又想起沈老先生，拿出这首诗，分明来试我们。既说不是自家做的，又不肯说做诗之人，其中必有缘故，看来是个女人手笔！〔想介〕向闻他有令媛善于吟咏，想就是他新制了！

【雁过声】【换头】佳章，居然倜傥，何期在深闺绣房？那时再三展诵，则怕纸

中溜出金钗响！花笔海，绣文江，若把他也放在次第里面，谁敢不拜玉降香？少不得娘行推社长。沈老先生，你既不说明，为甚拿将出来？好似插天影现巫山嶂教我望断雨云空费想。

我又想起来，女儿诗赋，父亲岂可遍示外人？恐怕未必是。〔又想介〕是了，闻他尚未字人，想是故在人前，夸其才调，以示择配之意。只一件，若依名次先后，我第三的自然没分了，难道就招个白丁女婿？

【小桃红】沟洫里，桃花涨；篱窟下，鸣珂巷，兰亭假本难心赏。小生只得要请复试了，渑池再战方心降。沈老先生，想也必不草率，少不得彩楼面审才心放，不道得粉庞边错过何郎！

再迟几日，另誊窗课，同选刻送去请教。看他情意何如？

曾见佳人窈窕篇，吟花便欲似花妍。

莫言洛下无名俊，贱嫁轻狂假少年。

第十一出 报闺

【引子·西河柳】〔旦上〕诗中字，字字心头刺，槛外琅玕，刻来都是。

【渔家傲】悄为春愁春不管，几时瘦损梨花面？知道花前人姓阮。无由见，新诗传诵人间遍。缕缕云松蛾晕浅，湘裙折底湘钩软。罢绣鸳鸯拈彩线，个侬无赖抛金剪。奴家为牡丹首唱，日夜萦怀，柳生柳生，你毕竟是何许人物？保母已去打听，想就来也！

【过曲·六犯清音】【梁州序】病余情景，梦残心事，总入贺囊佳思。我想他这诗，怎样做出来的？蒲团初定，想炉烟细袅心丝。【桂枝香】箫度迷离曲，莺偷缥缈词。【排歌】今日啊，停妆钿，减匣脂，柳边欲折断肠枝。保母怎还不见来？在此等候许久了！【八声甘州】立残苔藓莲应倦，〔作倦介〕怎一时困怠起来？〔作手托腮介〕倚遍阑干玉不支。〔作微睡介〕〔老旦上〕书舍人清洒，香闺女寂寥。呀，小姐好睡哩！〔旦作睡中赞好诗介〕〔老旦笑介〕【皂罗袍】你看他提心在口，念兹在兹，分明说出相思字。〔旦作醒介〕啐，怎睡着了？【黄莺儿】梦何之？依然庭院，好是夕阳时。

〔老旦作低叫介〕〔旦惊介〕保母你来了！〔老旦〕小姐，我来了好一会。事也凑巧，老身去时，恰好柳相公坐在书房里。老身宛宛转转，将他家里的事，问了一遍。他说年方十九，尚未婚聘。〔笑介〕好笑得紧！恰好会卷传在那边，他说我家大官人，不会做这好诗，定要问传递下落。老身只得把小姐代倩的事情，直对他说了。〔旦〕怎生就直说出来！他道我的诗如何？〔老旦〕他只道代倩的，是个朋友；见说是小姐，一发狂喜了不得！

【前腔】他愁肠如碎，痴情欲死，敢梦断梅花一纸！他道同盟何幸？几番欲

拜闺师。〔旦〕我的诗，有何好处？就这般赞赏起来！〔老旦〕小姐，好一位官人哩！何必容加粉，真如玉作姿。〔背介〕这是因缘簿，撮合司，何须颠倒费寻思？〔旦〕他可认得女人家的诗，略有些不同处么？〔老旦〕正是。他也说来，道笔尖可画浑疑黛。小姐，你看他的诗，也认得出是少年才子么？他吟际空拈未有髭。〔旦〕保母，书生善诳，还须向旁人细咨，少什么大家对面原非是。〔老旦笑介〕老身这访问，是极真的了！明日大官人请会考朋友，少不得柳相公也来。小姐亲自一看，便知分晓。敢参差，你望风承影，敢也道是男儿！

〔旦〕这也有理，只在帘内一望便了。〔老旦〕阿呀！忘了，明日是浴佛日期，寺里姑姑请老身赴斋，许多道友同去念佛，多应不得陪伴，待老身回来时，细问小姐便了。

〔旦〕系人肠处断人肠，月魄花魂底事忙。

〔老旦〕既得联吟皆社友，何妨青琐一窥郎。

第十二出 友谗

【双调过曲·普贤歌】〔丑上〕乔才可恶窃虚声，考较原来是末名。在下便白丁，只怕老兄也欠青，传与文场作笑柄。

前日和柳大商议，只说公请社友，骗那小顾到来，大家耻笑一场，以雪不肯刻文之恨。他只得好意吃酒，欣然诺之。这时节柳大怎还不到？

【字字双】〔净〕案首新衔满街称，侥幸！身无三两骨头轻，真兴！别人担粪替他馨，怎领？闭口何如好作声？光景！

〔见诨介〕〔净〕小顾可来？〔丑〕他说就来。〔净〕小弟恐他不来，又叫苍头去请了。〔丑〕妙！〔末上〕暂偷看馆暇，又替别人忙。顾相公请到了！〔小生上〕长日抛书卷，闲情付酒杯。车家相邀，本要辞他；又道我考低了，怕来赴席，只得勉走一遭。〔见介〕〔丑〕小弟薄酌，单请同社朋友，便谢兄与柳兄同馆，也不曾邀。〔净〕小弟下次作主。〔小生〕尚未奉扳，怎好先扰？〔净〕会卷可传到了？〔小生〕二兄佳作，已捧诵过了。〔净〕小弟文字，一发看不得；顾兄真是名士，开口自然不同。〔丑〕尊作可惜不曾抄得，想选刻中自然刻出来的那时熟读便了。〔小生〕又来取笑。〔净〕沈老师看文，真是法眼。〔丑〕一毫也不差的。〔小生〕果然不差！〔净〕顾兄忒有心了！小弟们都是直肠快口，同社兄弟，须要忘怀便好。〔丑〕请坐席罢！〔净〕顾兄请。〔小生〕怎敢？〔丑〕若依年齿，该是柳兄；若论名士，还该是顾兄。〔小生笑介〕毕竟依了会考名次才是。〔净〕小弟占了。〔各坐介〕〔净〕小弟下次不赴会了，〔丑〕为何？

【好姐姐】〔净〕偶然、朝来患病，告会长临期休订。〔丑〕兄有何病？〔净〕恐只管夺了顾兄案首，不好意思。〔丑〕小弟也怎么占定第二，难辞贱冗，由他罚例明。

〔净〕一个说病，一个说忙，单单是顾兄去，怕案首不是兄的？〔小生笑介〕由小弟自家考末，不劳二兄如此费心。甘灰冷，任呼牛马皆能应，蜗角何心更较争？

〔净〕小弟有个计较在此：顾兄文字原好，只因人少，偶然借重，做这件东西；不如与沈老师讲过，多拉些不通朋友来，那时的第三，就是绝高的了！就替一替这件东西，也是妙的。

【前腔】广拉新来后劲，也好衬老成高等。〔丑〕小弟为顾兄念头，一发真切！我们都是好朋友，反多了这番高低，觉得体面上有些不像。以后只是序齿，何等蕴藉！就是批得不好些也罢了！泯然形迹，其时责系轻。〔小生〕二兄又这等费心，忒劳了。批评定，漫言贫也原非病；多谢你削面秋风慰劳情。

〔丑〕原叫一班梨园奉酒，今早来回说，小生、丑、净不在下处。〔末〕闻得还少一脚末。〔净笑介〕末倒有，在这里。〔小生〕酒多了，告别罢！〔净、丑固留介〕〔净〕我等无以为乐，大家唱只曲子。〔丑〕也平常。〔净〕竟上场串串，何如？〔丑〕绝妙，只是串那一出？〔净想介〕有了，做《千金记》上一出“韩信胯下”。你我做淮阴少年；顾兄，你便做韩信。〔小生〕小弟从不曾串戏。〔净〕又来道学了，大家都在戏场中逢场作戏，这也何妨？〔强小生立介〕你便不唱，只立在场上，当个韩信便了。苍头，你就打打鼓板。〔末应介〕〔净、丑换小帽介〕〔彫地锦裆〕淮阴年少总驯良，叵耐韩生忒性刚。今朝必定到街坊，要使旁人笑一场。〔净〕自家淮阴少年是也。我是王一，兄弟便是王二，淮阴市上有名的好汉。近日出了什么韩信，镇日背着一口宝剑，在市上摇摆，不显得我们好汉，可恶得紧！不免寻他耻辱一场。〔丑〕前面来的就是了。〔净〕韩信，你这样一个人，只在河边钓钓鱼也罢了，偏要大模大样自称好汉，可及得我们的屁来？〔丑〕我闻得好汉杀人不斩眼，你若真是好汉，可把剑刺杀了我兄弟二人，才见手段。若不敢刺，好好低了头，在我们胯下扒过去。【剔银灯】你平生夸能武艺，到如今敢和咱相比！贪生怕死成何济？休想我今番饶你！韩信把头低，但说出胯底，空惹得旁人笑耻。〔旦上，潜看即下介〕〔净、丑起足要小生钻介，各跌倒介〕〔小生大笑介〕〔净〕只管耍乐，忘了一件正经事，沈老师这样得意，难道不去谢他？〔丑〕少不得要些赞仪。〔净〕正是，你可办了？〔各算裱礼诨介〕〔小生旁笑介〕

【川拨棹】真蛙井，乍窥天，忘本等。这可似巍巍崢嶸，这可似巍巍崢嶸，听不得嗷嗷吠声！〔丑〕赞仪已算停当了，再饮杯酒。〔合〕但衔杯，称好朋，共论心，订久盟。

〔小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作潜下〕〔丑〕小顾被我们抢白不过，竟逃席了！〔净〕名士也有这一日。〔丑〕且不要骂。我们趁这兴头时节，刻些文章出去，也做名士。〔净〕更妙！

【前腔换头】一日声名满洛城，〔丑〕算名流，让我称。〔净〕那文章批语只拣好的抄上，假说是某老亲评，假说是某老亲评，〔丑〕发书坊教他杀青。〔合前〕

〔净〕小弟也别了。〔丑〕再讲讲。〔净〕醉了。我们酒落欢肠，〔丑〕只怕小顾吃在背脊。〔净〕这不是好意请人，〔丑〕分明是吕太后筵席。〔净同末下〕〔丑作醉介〕〔旦上〕事不关

心，关心者乱。哥哥醉了！〔丑〕我不醉。〔旦〕方才做得好戏！〔丑笑介〕又让你瞧见了。〔旦〕听见锣鼓声响，只道真个唱戏，出来一看，原来就是你们！哥哥，那做韩信的是那一个？〔丑〕前日考末的顾文玉。〔旦〕做淮阴少年的呢？〔丑〕考案首的柳五柳。〔旦笑介〕哥哥不要哄我，这不是他！〔丑〕怎么不是？〔旦惊介〕真个是？〔丑〕时常在我家中，那个不认得？他假说醉了，我的酒兴正未，不免赶上捉住他转来再吃。〔作跑下介〕〔旦〕你看他浪子行踪，市儿谈吐，面上大有蠢气，意中绝少酸情。岂是俊才？知为臆鼎。昨日保母恁般夸奖，不知他看着什么来？

【尾声】风流想像几无剩，只道相看定可憎。这没揣的情肠教我向何处冷？
且等保母归家，再问详细。

有才自应有貌， 所见不逮所闻。
意内偏生意外， 信己何必信人？

第十三出 疑貌

【南吕过曲·香柳娘】〔老旦行上〕想帘前细窥，想帘前细窥，定然留意。少不得琴心也倩风儿递，老身去赴佛会，忆着小姐，忙忙回来，不觉又晚了。听钟声早催，听钟声早催，原来会考相公们，酒席都散了。堂上已灯稀，阑珊客归矣！你看小姐还不曾睡，倚薰笼半欹，倚薰笼半欹，月影初低，夜香烧未？

小姐，老身回来了！

【前腔】〔旦上〕正嗔伊盼伊，正嗔伊盼伊，问伊详细，昨宵絮语浑如戏。〔老旦〕老身极老实的，今日小姐可亲自看见了？不敢欺。经我这双眼睛看过，再无差错。〔旦笑介〕还要卖弄，只怕眼也斜见岐，眼也斜见岐，错认阮郎归，桃源竟非是！〔老旦〕怎说老身错了，敢不合小姐的看法么？这滴溜溜的措大，又没有象简绯袍，莫把眼儿忒放高了。笑黄齏未离，笑黄齏未离，小姐你也须把球彩佯低，恕他酸气。

〔旦〕不是这等说。你前日可曾到柳家去？〔老旦〕去的。〔旦〕可曾见那人来？〔老旦〕老身不见，难道说谎？

【前腔】我亲瞻紫眉，我亲瞻紫眉，讲的好一会话，坐移阶晷，他茶风炉影今犹记。小姐见的，想也一般？〔旦〕见丰容果奇，见丰容果奇。〔老旦〕老身原说生得绝妙。〔旦〕肉意或欣肥，〔老旦惊介〕难道是个肥大的？〔旦〕铜馨想当味。〔老旦〕小姐这般说起来，一发不是那人了！或者柳相公原不曾来，小姐错认了别个？〔旦〕问明了哥哥，果然是他。这样人那会做诗？只怕也是传递，料胸中可知，料胸中可知，想也作跷蹊，做个代僵桃李。

〔老旦〕明明有个柳相公坐在庄里，若有代倩一定是他了。小姐，

【前腔】你无烦载疑，你无烦载疑，待老身过去，再看风致。少不得到头猜破诗中谜。

〔旦〕我只爱这诗，也不管他姓柳不姓柳，便家世寒薄些，也不妨！保母，须问明白了，莫含糊便回，莫含糊便回。还有一说：你就要那人再做绿牡丹诗一首来，方才信他。原是旧时题，重拈有新意。〔老旦〕老身都晓得了，决不再蜂痴蝶迷，再蜂痴蝶迷。莫笑支离，还伊清理。

〔旦〕你去了就来。

〔旦〕但认真诗不认人，诗真便许是人真。

〔老旦〕桃源只在花深处，前度渔郎又问津。

第十四出 凯姻

〔净上〕年纪二十外，红鸾运未交。胡须已满颊，人笑老风骚。我柳五柳赌钱吃酒，闲耍过了日子，倒把婚姻大事丢在脑后。便结识得几个表子，也觉没甚意思。一向闻得车大的妹子，非但标致，兼且聪明，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怪道车大前日考了第二，想他的令妹，就如我的小谢一般，娶为老婆，做个代笔，有何不可？昨日在他家会席，帘内影来影去，象有一个女人，想就是车小姐了！车大与我最好，说来无有不依；只是也要小姐自家情愿，先央的当人暗通一通才好。但不知三姑六婆之类，那个在他家走动？

〔老旦上〕为欲寻佳配，重来访俊才。〔向内问介〕大叔，柳相公可在书房里？〔末内问云〕你是那个？

〔老旦〕我是车大官人家保母，要寻相公讲一句话。〔末内应云〕相公在里面。钱妈妈，你自进去。〔净听喜介〕来得正好。〔老旦作叫介〕柳相公……〔净迎介〕妈妈拜揖。〔老旦看介〕这不是柳相公？〔净〕只在下便是。还有那个？〔老旦背介〕这人嘴脸，好生难看；想小姐见的，就是他了。〔转介〕昨日相公敢在我家赴席来？〔净〕正是。请问妈妈到来，有何贵干？

【双调过曲·锁南枝】〔老旦〕闲行踏，到偶然，邻家借绿窥董园。〔净〕小园也没有甚好看，妈妈有话，请就讲了罢！〔老旦〕不瞒相公说，老身来寻一位官人。〔净〕是那个？〔老旦〕前日坐在书房里的，敢是相公的同窗么？他也说是柳相公。〔净背介〕小谢这等可恶，就私下冒我姓名。

〔转介〕妈妈，我这里并没同窗。〔老旦背介〕明明有一个人，这次来偏遇不着，空到武陵源，不见桃花面。〔净〕此间往来人多，不知是那个朋友？〔老旦沉吟介〕怎么不见他？〔净〕妈妈若有说话，不若对我说了。左右在此走动的朋友，自然想得出来，待我转致便了。〔老旦背介〕知何语，好浪传？事多磨，可叹没方便。

〔净〕学生一向要请妈妈过来，今日幸然到此，直说了罢！

【前腔】怜孤子，未觅缘，灯花冷落愁夜眠。〔老旦笑介〕我又不是媒婆，对我说这话怎的？〔净〕妈妈，你家有女正芳年，欲求作姻眷。〔老旦背介〕怎么思想我小姐起来？〔转介〕这婚姻事体，自有正经人主持；老身只是保母，那里管得？〔净〕大官人处，我自家去说，自然允的；小姐跟前，只求妈妈撺掇，闺阁里，闻好言，系红丝，少不得你这暗针线。

〔老旦〕这是那里说起？俺小姐啊，

【前腔】巫阳女，洛浦仙，姻缘结来须是五百年。〔净〕学生正是五百年结来的了！

〔老旦笑介〕只问你金屋在谁边？我这里金屏暂收卷。〔净〕妈妈不要如此取笑。

〔老旦〕谁与你取笑来？〔背介〕尽着你舒畅眼，流鼎涎，只唱得一声告乡官，可怜见。

〔净〕敢疑我是个穷秀才么？

【前腔】论家世，祖父贤，从容手头颇有钱。〔老旦笑介〕相公家世富贵，老身那有不知？只俺小姐许人，也要略看人材的。〔净摆介〕人材似俺柳相公也够了。公子信翩翩，你只看风光袖梢剪。〔老旦笑介〕不是老身冲撞相公说，若再央倩好些的，到彩楼前相一相，自然中选了。〔净〕难道柳相公专靠央倩的？闻你小姐善于诗赋，何不把前日会考卷子一看？头一名便是学生！〔老旦〕那首诗可是相公亲制？〔净〕怎么不是亲制？实实在我肚肠底下挖出来的。小姐倘若看了，必然欢喜。新诗句，竟满篇，想佳人，定留盼。

〔老旦〕俺小姐也不晓得什么诗。没来由在此胡缠，告去了。〔净〕妈妈千万撮合，打点谢媒便了。

这段风流实可夸， 花红羊酒敢言赊！

〔老旦〕落花有意随流水， 只怕流水无情恋落花。

第十五出 艰遇

【双调过曲·玉枝带六么】〔生急行上〕【玉交枝】小窗私语，听喁喁知应是渠。方才与柳大说话的，好像钱妈妈。赶将出来，又不见了。〔向内唤介〕苍头，方才可是车家的钱妈妈到来？〔内云〕正是，已去了。〔生〕他来寻我，怎不报知？〔内云〕他自寻我相公说话。〔生〕想还去不远。【六么令】急忙倒屣出庭除。〔作呼介〕钱妈妈，快转来！连招手，望风呼。说明就里休教去，说明就里休教去。

〔作望不见介〕原来去远了。小姐小姐，你教保母到来，一定有极要紧的话说，岂知不遇！我谢瑶草这几日想得好苦也！

【金风曲】【四块金】愁欹病欹！茶饭无心绪。嗟夫已夫！鱼雁无凭据。床上残书，阶前荒雨。日日望钱妈妈，只不见来。【一江风】履声虚，庭草春深，不见人

行处。及至你来，我又不晓得，止有一个柳大接着，他一定惊诧了。前番君子儒，前番君子儒，怎变做高阳一酒徒？笑他错眼知何据？

我记得他说家就住在近边，何不出去寻他！〔行介〕

【玉枝带六么】他道东家邻姬，靠庄门有寒庐附居。〔向内介〕借问一声，此间有个钱妈妈，家在那里？〔内云〕这家就是。〔生〕呀，为何荒敝至此？你看苍苔深锁壁垣虚。〔内云〕他一向不住在此。〔生〕空访问，好踌蹰，想还只伴娇娃住，想还只伴娇娃住。

他做车家保母，自然住在车家。竟往他门首去寻便了！我想那日若说明我谢瑶草真姓名，他也好来寻访；如今混混沌沌，只道我果是柳五柳怎处？这是我自家差了！

【江头金桂】【五马江儿水】书生出处，全凭名姓俱。谁着你对他卓女，隐过相如，偏要假含糊赋子虚。【柳摇金】今日里教他暗里私摸，闲中空絮。只道我言词奸诈，故作差殊。只怕柳大竟说诗是他做的，把文章剿袭无剩余。〔叹介〕唉！俗人眼力，若要择婿，定道我不如他了。【桂枝香】豪华贵倨，怎数得着我风魔酸腐？〔笑介〕只一件也要查访，诗儿实是谁做的？

问何如，所事皆堪倩，东床倩得无？

我又想小姐所重才貌，决不单论家世。

【姐姐插海棠】【好姐姐】既然心心自许，早难道称量寒儒。【月上海棠】止不过青毡本等，弹铗歌鱼，怕穷秀才卖酒成都，还尽强似将军腹负！那钱妈妈也是知趣的，一定在小姐面前赞成此事，鸳鸯谱，稳倩冰人，莫加涂注。

已到车家，门上没人，竟进去会车大便秘了。有人么？〔丑上〕忽闻堂上客，且问壁间窥。〔作窥介〕原来是小谢！想又来约做文章了，不要惹他。〔生〕大官人可在家？〔丑捏鼻应介〕不在家。〔生〕你家有个钱妈妈，请出来，我有要紧话与他说。〔丑〕没有什么钱妈妈。〔生〕是你家保母。〔丑〕外边念佛，好几日不来了。〔生〕本要在此等他，天又晚了，只得回去。〔向内云〕钱妈妈来时，可对他说，前日相会过的这一位相公，来寻他说话就是。〔丑〕晓得了。好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作跳笑下〕〔生〕怎么钱妈妈又不在车家？

【江儿拨棹】【江儿水】我到空回步，他来枉返车，好似天边鸿燕难相遇，知道门头凤字谁题去？只央的堂前鹦鹉能传语。不觉凄凉日暮，【川拨棹】且归来，别作图。待朝来，再访渠。

〔作到馆介〕到得馆中，又早雨下了。

【尾声】洒窗阵阵黄昏雨，可打得破万千愁绪？直教你数尽更筹自叹吁！

来往不相值，幽情何处知？

风灯乍明灭，是客断肠时。

第十六出 群谒

〔净上〕但要姻亲稳，何妨道路多！这两日与车大说，要聘他妹子；他说父母不在，须妹子自家情愿。归去商议，竟无回音。我又打听得沈老师有一令爱，现在择婿；倘因考案首的诗得意了，便看上了我也不见得。若聘得他的，可不又强似车家！早间小谢桌上觅得诗稿一本，只说是我平日制作，袖将去送与老师，乘便讲起亲事，有何不可？远远望见车大来了，且躲在一边。〔丑上〕状元放在荷包里，只恐京城剪络多。闻得沈老师女儿择婿，若柳大得知，定然去求。我这第二，不被第一压了？悄悄的独自一个来，还有妙处；把妹子的诗稿抄了几篇，假作自己窗课，故意请教，以为入门开谈之资。这桩亲事算有九分九了。〔净笑见介〕车大到那里去？〔丑〕前面去访一位朋友，不得奉陪了。柳大你到那里去？〔净〕我也访一位朋友，请了。〔各别介〕〔假转一回仍撞介〕〔各笑介〕〔净〕大家不要相瞒了，我来看沈老师，送文章。〔丑〕我也是送文章的。

【黄钟引子·传言玉女前】〔外上〕底事萦怀，止欠向平余债。

〔见介〕〔净、丑〕多蒙老师不弃，收录门下。备有贽仪，望老师笑留。〔各出礼帖介〕〔外〕多谢盛情，领帖罢！〔各出稿介〕拙稿请教，求老师面加批直。〔外〕佳作待老夫从容翻阅，改日奉还。〔净〕门生一来奉候起居，〔丑〕二来请教拙作；〔净〕还有一事启上：门生呵，

【过曲·啄木儿】年空长，姻未谐。〔外〕这等大才，久该有人择配了。〔净〕落拓飘零因不才。〔丑背介〕怎么他也为这件事？〔转介〕门生适才正要启齿，不期柳门生先说了。〔外〕世家子弟，怎都还未有亲？〔丑〕老师，叹人情昨日朱门，盼良缘天上金钗。〔外〕二兄这般说，敢有什么人家，要老夫作伐么？〔净〕车兄先让小弟说。〔丑〕这个让不得，待门生先讲罢。〔外〕二位同讲就是。〔净、丑合〕闻知阃阁留娇爱，幸门墙不作闲人待，愿上温家玉镜台。〔外笑介〕正是“一家女儿百家求”！二位同是知己，同在此说亲，教老夫也不好回答。〔净〕自然先尽门生，是老师新取的案首。〔丑〕老师原说门生的诗也该第一。〔外〕二兄不须争执，老夫另有酌量。〔净、丑各争诤介〕〔小生上〕理义有同好，文章自作缘。老师在堂，不免径入。〔净〕顾兄，你来便来，那老师的女婿，已许定是我了。〔丑争介〕是我！〔作争诤介〕〔小生〕门生此来，送窗课与老师看，并带拙选宙合大社一册在此，求老师删正；谁与你们争女婿来？门生这窗课呵，

【前腔】萤光趁，雪影挨，小子成章无所裁。这社刻呵，敢翘然品第群伦，谨公诸印证吾侪。至如老师择婿，自然要面试文字，细访人才，高下竟其生平，妍媸酌于舆论，空教眼热楼头彩，问鰥生可有福堪消在？一任屏雀从公自拣来。

〔外〕人家来求亲的尽多，老夫概未轻允。

【三段子】萧条可哀，伴桑榆只有这娉婷小钗。因缘尚乖，结丝萝止等个风流

快才。三兄才学俱优，老夫一发不知所择，满前珠玉皆堪爱，想书中自有花星带，且待登科，来询纳采。

〔净、丑各背介〕若等登科，这事就不稳了。〔小生〕老师门墙岂有白衣女婿？待登科后议亲，极见教得是！门生再启老师，会考几时再举？〔净〕老师已评品过了，再考也是一样的。〔丑〕旧规想该歇夏。〔外〕正要另择日期请教。

【前腔】〔小生〕防他伪才，笑秦楼何须早开？收他骏才，盼金台还求再开。禀过老师，下次会考，规矩再要严些方好！〔净、丑〕难道前次有什么弊窦？〔小生〕严些好做文字，文心静约方无懈。〔外〕极是！〔小生〕就是弊窦，也该防闲，便闹墙置棘非为怪。〔净、丑笑介〕顾兄这样有兴，极是妙的；只怕又占前列，不要见罪便好！〔小生〕你看我这请复王良偏不自揣。

〔外〕诸兄，既大家鼓兴，待秋爽些定期何如？〔小生〕领命。〔外〕笑谈欣胜友，〔小生〕衡鉴识真儒。〔外、小生先下〕〔净背介〕老沈口气，不像许亲；且骗车小姐到手，不要两头脱空。〔丑〕柳大，你也不是人了！一面求我的妹子，怎么一面又求别家？〔净〕你没有回头，只得另寻主顾，休怪休怪！〔丑〕不是我不来回复你，争奈舍妹心下不肯。〔净〕又来混话，几曾见女子嫁人，自家作主？令尊令堂不在，允帖少不得凭长兄发的。〔丑〕你倒乖，你的亲事，骗我成就；不知我的亲事，替那个讨哩！〔净〕沈老师心上，自然要许你我。只因小顾在坐，不好说得。若论案首，终久你要让我。〔丑又争介〕〔净〕若把令妹竟许了，便让沈家的亲与你。〔丑喜介〕也说得是。〔净〕既然许定，大家认了亲罢！〔叫介〕车大舅！车大舅！〔丑〕难道就要我叫你妹夫，〔净〕便叫一声何妨？

【归朝欢】〔丑〕妹夫的、妹夫的，今朝乐哉！稳做了寒家布袋。〔净〕嫡亲舅、嫡亲舅，今朝乐哉，再无人抢伊买卖。〔丑〕正是一边筑墙两边快，〔净〕却不道东家还了西家债。〔合〕小顾那晓得这等妙事，笑杀那即世孤单小贱才！

〔丑〕还有一说：我前日对着舍妹，怎生替你夸奖，沈翰林簇新案首！好笑舍妹古怪，说你一字不通，连案首文字，也是传递来的。〔净背介〕活神仙！〔转介〕怎么叫做传递？小弟自来不识这事，大舅着实替我辨明心迹。〔丑〕我也辨来，舍妹只是不信，说要隔帘面考一首诗。〔净〕这个容易，明日就来求考了。〔丑〕须要用心！〔净〕自然！

新诗着意裁， 红叶作良媒。

〔丑〕本是前生定， 蟠桃会里来。

第十七出 戏草

【商调过曲·山坡羊】〔生上〕接桐阴，槐阴堪倚，斗榆钱，荷钱堪戏。到荼蘼花缘已疏，盼葵花统难中替。睡迷痴，朝来不觉饥。这风风雨雨，可是做作

黄梅意？我的车小姐，怎不教你保母再来走一遭儿？难道你笔砚朋情一朝抛弃？算来还只是我差了，不该自隐姓名，致他无处访问，应疑，敢笑我这假行踪也太奇！钱妈妈，几时再得你到此？无期，好怪你这悄行踪也太稀。

小生连往车家数次，并不得见钱妈妈，又恐怕他来寻我，反不相遇，只得日日坐在书馆等他，这也不在话下。好笑柳大不知往那家会考，又来央我作文，此时怎还没有题目来？〔末急上〕前日骗案首，今番骗老婆，再充转运使，无奈主人何！相公，题目有了，请快些做。〔生〕我且问你：相公在那家会考？〔末不语介〕〔生又问介〕怎么不说？〔末〕俺相公分付了，不敢说。〔生〕你若不说，我就不做了。〔末急介〕不做，还了得？〔生〕不过考末罢了！〔末〕考末何妨？俺相公这番十分要紧，不是耍笑的。〔生背介〕看这苍头好生急落，必有缘故。〔转介〕我管你要紧不要紧，你若不说，我真个不做了。〔末〕这等，只得直说罢！今日不是会考，是有人家要面试相公。〔生〕一定是县公了，

【前腔】可是献琴堂，要骗着乌纱得意？〔末〕不是。〔生〕多应是学里先生敢则试芹宫，假向那青衿争气？〔末〕不是。〔生〕莫不是你家族长课儿曹，有宗祠旧规？〔末摇头介〕〔生〕这番猜着了，想就是沈翰林要复试，较门墙，只怕太史亲质对？〔末摇头介〕都不是。〔笑介〕考俺相公的倒是一位女客哩！〔生〕那有这事？问朱衣，可曾见红妆坐礼闹？我且问你：那女人如何面对相公？〔末〕只在帘内，不当面的。〔生笑介〕一般的帘分内外，怕也难为弊。〔末〕作弊是惯的了，小人积祖传递，好不在行。〔生〕我且问你：相公为何就要那女人考起来？〔末〕相公去求亲事，那位女客恐是白丁，要考一考。〔生〕女人家通甚文理，你相公自己将就涂涂罢了！〔末〕闻得女客肚里甚是有货，倒与相公差不多哩！〔生惊背介〕莫不就是他？绝世姿才，何能比比？〔转介〕是那一家？〔末〕就是车大官人妹子。〔生〕这个那里使得？受人代倩，假骗姻亲，连我也有伤阴膺了！你休题，为姻亲，怎替伊？〔末〕若没有文字去，小人就该死了！〔作恳求介〕〔生背介〕忽然想起来，倒不如做一首极歪的诗，等小姐看了大发一笑，绝他求亲的念头。随机，为姻亲，正替伊。

〔转介〕你老人家这等恳求，仍旧代做罢了！〔末〕多谢相公。小人门外等候，正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下〕〔生〕柳五柳你自思量，是何等样一个人品？便妄想我车小姐来！

【金络索】【金梧桐】鸛鷀自有栖，麋鼠何多技！劝学兵家，知彼还知己。天边费想来，【东瓯令】笑痴狸，只问可有鸡群傍凤飞，亏杀你无羊少雁般般缺。【针线箱】止靠着我扮彩妆红件件依。若央我骗别人也罢了，就央我骗我的小姐，【解三醒】真新异！【懒画眉】几曾见借人聘物，反要夺人妻？就是文字央了，容貌怕也不中！【寄生子】再商量，坦腹、威仪，敢也要咱家替？

〔作看题介〕原来题目就是绿牡丹。〔做念介〕牡丹花色甚奇特，非红非紫非黄白。绿毛乌龟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笑介〕诗内把乌龟骂他，他那里晓得？自然一径直抄了。

【黄莺穿皂袍】【黄莺儿】伸纸便欣题；料狂奴，眼色迷，端详那解其中意？只

道波翻绣漪，光腾紫霓，少不得人前啧啧夸新制。【皂罗袍】免教曳白，还他满挥；又非请客，还他切题。柳五柳，你该谢我了，这不是泛常押韵称而已。

不免叫苍头送去。〔唤介〕〔末上〕见说文成后，应知饭熟时。相公，文章完了？〔生付文介〕完了。

【簇御林】你收藏好，莫泄机。〔末〕晓得。〔生〕他那里等抄誉，不待迟。〔末〕就去了。〔生〕你悄地对相公说，我这首诗着实用心做的，不比前番草草无加意。〔末〕只照前番，也够考案首了。〔生〕只一件，恐怕文字忒好了，反惹考试官疑心。〔末〕这便怎处？〔生〕若他盘问真假，你相公再不可说是央人做的，须要咬定口，无回计。〔末〕相公也自然如此。〔生〕管香闺，相看笑眼，绝倒不禁持。

〔末〕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梭。〔下〕

【尾声】〔生〕谗词一首忙传递，回报了你风流佳婿。柳大不要见怪，这作弊姻亲只得来作弄你。

人情不如天情巧， 合婚偏得破婚诗。
可知只待张京兆， 更有何人敢画眉。

第十八出 帘试

〔场上先摆试桌〕〔净上〕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柳五柳为小姐亲事，只得早来听考。出的题目原是绿牡丹，已付苍头叫小谢做去了。只恐小姐利害，一双娇滴滴的秋波，端端只射着帘外，不比前次会长老人家凭我朦胧；若再叫苍头传送，可不自露破绽？不免就叫车大做这件事，小姐定不疑心。好计好计！〔叫介〕车大。〔丑应上〕若要娶妻皆面考，今生情愿再无妻。你做文字罢了，叫唤怎的？〔净〕有事奉央，少停苍头拿一绺纸来，烦你悄悄送来与我。〔丑笑介〕这是传递了。〔净〕不要作声，恐令妹听见。〔丑〕还不曾出来。〔净〕没奈何，只得央你，成就此事，沈家的亲准准让与你了。〔丑笑介〕也罢，将就帮衬你一遭儿。〔净望介〕帘内影动，想是令妹来了。〔丑闪下〕

【双调·北新水令】〔旦同老旦上〕今日个绛帷高揭，新创的女开科。颤金钗至公堂坐，主司推姐姐，少不得巡绰就是你老婆婆。这帘影低挪，可便似贡举院花阴锁。

【南步步娇】〔净〕只见他珠翠香风，都在我身旁裹。坐起真无那，〔窥介〕偷凭扇底睃。〔起介〕待我走个俏步儿，扭捏身躯，也做得风魔过。〔老旦出帘高叫介〕兀那生员不归号房，出外闲走，不怕瞭高的拿犯规么？〔净急坐介〕生员在，规矩敢言苛？告宗师，初犯从轻可！

〔老旦〕相公用心做。〔净〕晓得。〔老旦入介〕〔净大声吟哦介〕

【北折桂令】〔旦〕学蚊声聚夜成讹。〔笑介〕保母，你看他日里影儿，笑映日虬髯，弄影婆娑。〔老旦笑介〕真是好笑，倒好像羊子吃草。〔净揉眼、捶腰、磨腹、作倦态介〕〔旦〕为甚的把深眼频摩，围腰虚簸，伟腹轻那？〔老旦〕这等光景，像是要睡了。〔旦〕再休想东床稳卧，一凭你梦到南柯。〔净睡，作鼾声介〕〔旦〕你听鼻息如何？试问江郎彩笔，可送到他呵？〔老旦出帘拍案介〕〔净惊介〕苍头，谢相公文字可完了？〔老旦高叫介〕柳相公不要睡，起来作文。〔净〕学生原不曾睡，正在此静想提神。

【南江儿水】隐凡穷非想，那里是弯肱惹睡魔？妈妈，不是我文心一霎能灰堕，则我这春心一点难安妥，怎能够把琴心一谜都猜破？〔老旦〕快做完了罢？〔净〕少不得还你今朝功课，掌号筛锣，免费催场烦琐。

〔末上〕文章已就催誉录，关节难通怕内帘。谢相公的诗，催完在此，不免传将进去。〔老旦〕分付门上，闲人不许放入。〔作入帘介〕〔末〕怎么处？〔丑上，手招末介〕这里来，相公与我说过了，传递的东西，待我转送。〔末〕如此甚好！做文章的说，叫俺相公凭他盘问，只要认定自家做的。〔作付文与丑介〕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下〕〔丑进净桌边介〕柳兄可得意么？〔净〕也想在肚里了，尚未写出。〔各丢眼色，做照会介〕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旦〕为甚的眉梢故打睨？〔净、丑耳语介〕〔旦〕为甚的耳畔频相撮？〔丑近净作私付文介〕〔旦〕为甚的殷勤直靠他？〔净一面收文，一面望帘内介〕〔旦〕为甚的忙遽来瞧我？〔丑仍立开，作看草稿介〕这草稿头一个字就妙起了。〔净假谦介〕〔旦〕保母，他两个唧唧啾啾象是传递了。〔老旦作褰帘大叫介〕小姐说有人传递！〔丑急下介〕〔净〕那个传递？方才就是你家大官人在此看文。〔老旦〕小姐，难道大官人倒替他传递？〔旦〕不提备自家哥，怕反打入他家火！保母，你出去搜他一搜，莫怪我简点用心多，看不的机关当面做摩娑，休指望针眼里轻偷过。〔老旦〕怎好去搜他？〔旦〕保母，你也好啰呵，则怕你懒巡拦，自犯科，懒巡拦，自犯科。

〔老旦出帘介〕柳相公，方才真个象有弊病。〔净〕若疑有弊，请搜。〔作伸袖、解衣与老旦看介〕〔老旦〕不见有些什么？〔高报介〕搜简无弊。〔入介〕〔旦〕明明是有弊的，既搜不出，且看他诗，就是果佳还要再考。〔净私抄，低唱介〕

【南侥侥令】任你清官能挣扎，怎当得猾吏巧腾挪！无赃只恐难悬坐，你看我扫千军快写波，扫千军快写波。

〔作写完大叫介〕生员交卷！〔丑上〕尊作完了？〔看赞介〕〔净作得意介〕小弟自家也觉得这次文字不十分出丑，只怕难入令妹尊目。〔丑〕待小弟袖进去看。〔净〕小弟拱听发落。〔丑入送旦看介〕〔旦大笑介〕

【北收江南】呀！看来是这般精妙呵，可知道破工夫值得费延俄。〔丑〕是用心做的了。〔旦〕也亏他善抄誊，一字不差讹。〔丑〕果然誉得清。〔旦〕比前番佳制好还多！〔丑〕前番已考案首，这次该超等了。〔旦〕好便好，只怕不是他自己做的。〔丑〕妹子，你亲自监场，见谁与他传递来？〔旦〕你且把真情问他，把真情问他：是何人代做这首

打油歌？

〔丑出介〕舍妹见了尊作，只管哈哈的笑。〔净〕想是欢喜了，可说道好？〔丑〕一头笑，一头说，比前番的更好！〔净〕这等着实中意了。〔丑〕只是疑心你央人做的。〔净〕小弟这样才学，人不来央也够了，反去央人？〔旦笑介〕他只道真正称赏，抵死承认。保母，你出去问来！〔老旦出介〕柳相公，若不是亲做的，也要直说。〔净〕你们三个人，六只眼看的，搜又搜过了，难道文章会平空里飞进来？〔丑〕你若没有弊病，赌一咒何如？〔净〕我就赌咒。〔作罚誓介〕我晓得了，

【南园林好】假言词无端诮诨，可是要赖婚姻生端撒科？妈妈，我实对你说，亲事是赖不成的！〔老旦〕柳相公，不要这等焦躁。〔净〕不是我要来考，是你家小姐约我来的，文章不好也罢；既拙作蒙加许可，为甚的重勒掇起风波，重勒掇起风波？

〔丑〕待我进去，替你恳求。〔丑、老旦入帘介〕〔老旦〕你可听见他发作么？〔旦笑介〕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他只道真个值千金七字吡，便恁般弄斤两轻颠簸！只怕不辨璋獬笔底讹，惹胡卢满坐。详诗意，果如何？这等说起来，不当好了。妹子，你说说怎么样的？〔旦笑介〕他被代笔的人骗了，跳猴猕随人牵磨，演傀儡借机挑拨。受骗的忒糊涂，没些裁夺，那骗人的，太聪明也难辞罪过。〔老旦〕小姐只说好笑，怕他不服。明把好笑的缘故，说与大官人知道，也好回复他去。〔旦笑念介〕“牡丹花色甚奇特”，〔丑〕也明白。〔旦〕“非红非紫非黄白”，〔丑〕不是红紫又不是黄白，准准是绿的了。切题切题！〔旦〕后面二句好笑得紧，说“绿毛乌龟爬上花，恐怕娘行看不出”，分明自骂是乌龟了！〔丑、老旦俱笑介〕〔旦〕呵，呵，真么假么，但由他认么，细思量，还认作倩人犹可！

〔同老旦下〕〔丑出介〕〔净〕令妹想没得说了。〔丑笑介〕我且问你：这首诗怎么样解？〔净〕总是极妙的了，何消解得！〔丑〕舍妹说你被人哄了，诗中把乌龟骂你。〔净〕那有此话？〔丑〕方才听舍妹念了一遍，还略有些影响，大家念一念看。〔作共念介〕〔丑笑介〕以后只叫你柳乌龟便了。这卷子是你自家供状，待我收好在那里。〔净作夺破介〕〔丑〕这头亲事，替你费多少心机，在中说合，今日又相帮传递，大段是成的了。谁着你抄这样诗，自打破鬼！不要说你没面，连我也没面了。请了，正是任教挽尽西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下〕〔净〕小谢这个畜生，吃了我的饭，得了我的束修，倒来捉弄我，立时就赶他出门了！早晨来赴考时，何等兴头，如今冷冷淡淡，教我怎生回去？不免唱只曲儿消遣则个。

【北清江引】俏娘行强占了文昌座，举子才一个，夸扬识鉴精，做作威风大。只怕不中得我这俊门生也是错！

第十九出 逐馆

【中吕过曲·缕缕金】〔末上〕亏传递，好文章，照样抄誊去，笔儿忙。再四

叮咛说，莫教推让。巧机关做就有谁防？西宾果停当，西宾果停当！

俺相公到车家面考，好不胆怯！我苍头也替他捏两把汗。全仗谢相公帮衬，代做好诗；车小姐看来，自然中意，这头亲事稳稳骗到手了！等相公回来，与他讨赏。

【前腔】〔净行上〕亏传递，好文章，照样抄誊去，笔儿忙。再四叮咛说，莫教推让。巧机关做就有谁防！西宾果停当，西宾果停当？

〔末〕小人讨赏。〔净〕赏一顿拳头！〔末〕谢相公说着实用心做的。〔净打介〕还说用心，快叫他出来。〔末〕谢相公有请。〔净〕什么谢相公！〔作打末下介〕

【前腔】〔生笑上〕亏传递，好文章，照样抄誊去，笔儿忙。再四叮咛说，莫教推让。巧机关做就有谁防？西宾果停当，西宾果停当！

〔净〕停当停当，正要和你算帐。〔生〕算什么帐？〔净〕每日费我猪肉二两、糙米五合、豆腐一块、粗酒半斤，这样好供给与你吃了，要你何干？〔生〕请同看书。〔净〕那个同你看书来？〔生〕你自不看，也与我无干。〔净〕清明端阳，两季束修，不消说起，连重阳节也预支去了。白白填你穷坑，不思报效。便替做一首诗，有什么劳动了你？〔生〕不曾违命，立付苍头去了。〔净〕多谢多谢！

【粉孩儿】忙额手，荷君情无限量。果才高七步，世间无两。〔生〕这也不敢当。但用心赋就，或者也还看得？〔净〕还要卖嘴，难道见人不要留面光，甚冤仇把晃子来装？〔生〕敢嫌拙作欠好？〔净〕明欺我急忙时苍素难分，才题起发指千丈！

〔生〕你且说那一句不好？〔净〕学生眼睛，也还认得几字。你诗内明明把乌龟来骂我！〔生笑介〕乌龟从来上诗的。《诗经》上说：“我龟既厌”。古人诗也有“龟浮见绿池”、“文如龟负出”、“金钱愿赎龟”、“山中今见鹿憎龟”，如此之类甚多，怎见便是骂你？〔净〕不要赖了！

【红芍药】〔生〕谁假手淡抹浓妆？翻饶舌说短论长。早知我轻微不压望，问何难自家涂上！〔净〕你看又来抢白了。〔生〕就是自家不做，朋友家还有强似我的，时髦岂少共颉颃，你怎不先时拜求供养？〔净〕做得好诗，被人口也笑破了！〔生〕那知他笑不是好意？想应他喜愜非常，对名篇击节称赏！

〔净〕放你娘的臭屁！

【扑灯蛾】心头自忖量，心头自忖量，口里还胡翠。一段好姻缘，被你顿生魔障也；空留绛帐，反折尽体面风光。请请请，我也不要你这样先生，别处利市去，自翻泼瓶油瓮酱，且归家，挨酸忍淡受凄凉。

〔生〕你要我去，我就去。大丈夫处世，何所不可？岂恋此升斗粟耶！

【前腔】飘零未可伤，飘零未可伤，骄蹇真无状！检点旧盟书，不怕少咱前帐也。〔净〕还想冬季束修，好不痴！〔生〕你就赖了，我谢瑶草未便饿杀。沟渠器量，也润不得我四海空囊。〔笑介〕〔净〕你笑什么？〔生〕笑伊家胡思乱想也，赚佳人，掀眉抚掌笑平章。

〔净〕还出去？叫苍头锁了书房门，再不要放这狗贼进来！〔生〕大笑出门去，何能学棘栖？〔下〕〔净〕你看他有如丧家狗，好象落汤鸡。

第二十出 辨贋

【南吕引子·临江梅】〔小旦上，小丑随上〕疏竹筛风帘影碎，惊来午梦迟迟，日长闲杀小香闺。〔小丑合〕绣谱慵披，香篆随灰。

【钗头凤】〔小旦〕春归久，还来否？哀蝉吟遍庭前柳。罗衣薄，愁难着，晓妆随意，懒成梳掠。弱、弱、弱！〔小丑〕眉儿皱，浑消瘦，茶餐事事皆嫌谬。檐花落，垂帘幕，指头针线，些时疏略。阁、阁、阁！〔小旦〕闻得前日有门生来见爹爹，呈送窗稿，爹爹因天气炎热，未曾展阅，奴家从案头取来，原来就是会考三生。〔小丑〕小姐，那三人可是一个姓柳、一个姓车、一个姓顾？〔小旦〕你怎晓得？〔小丑〕小凤曾瞧见来！那姓顾的，人物清秀，真好一位相公！〔小旦〕那两个呢？〔小丑笑介〕那两个人，都叫他做“六五六”、“尺上工”，分明一只笛曲儿，想是他的绰号，人物又丑陋得紧。〔小旦〕只要才学罢了，那在人物？〔小丑〕小姐，人物是极要紧的。自古宋玉窥墙，潘安掷果，那见有才的没有貌来？〔小旦〕丫头多嘴，且添些香儿在博山炉内，待我把他诗稿细看一番。〔小丑〕晓得。正是香添知日永，暑减觉阴浓。〔下〕〔小旦看净稿介〕门生柳希潜。这就是前日案首了。你看他满纸穷愁，如泣如诉，

【过曲·红衲袄】恰好像困新丰无所栖，想着他托荆州非得已。这般口气是个馆谷秀才。我闻柳家素称宦族，不应有此苦吟。又不是穷途窘作归装计，久客难将渴病医，为甚的对春风泣数奇，仰屋梁嘘冷气？〔又看介〕这题目是“赴柳宅新馆”，一发差了！他自家姓柳，怎反说柳馆？可见这稿不是他做的，莫不叔世英雄，专要假语欺人也？做个借他人鞍马骑。

再看车生的何如？〔看介〕怎么都是闺词？

【前腔】你便有赋长门手段奇，怎如得赋长杨声价起？难道香毫只许描珠翠，腻管偏宜抹粉脂？不说坐灯花刀剪迟，便道照菱花妆裹未！后面一首，是与保母问答之言，定是女人所作，任你仿尽香奁，毕竟是个文人也，总不如他自临摹，娇小痴！

看此二人，皆属贋笔；前番试作，未必果出本领？〔看小生选刻介〕这宙合大社，就是爹爹做的序文，顾生既有选刻，必系知名之士。〔看稿介〕其窗稿与试作相类，足见名下无虚。前日考的第三，果然屈了！

【琐窗寒】漫商量若个高低，月旦从今有定题。堪羞贋鼎，枉辱相知；荆山抱璞，几悲沦弃。幸遭逢绣帷高睇。拔奇，不从旧案问评批，何须恚恨知希？好笑柳、车二生把别人的诗稿，抄来送人；又不知检点，想来是个白丁。爹爹，你的赏鉴好差了也！

【大胜乐】不堤防文是人非，这老监临也欠主持。只怕榜头张爽人惊异，咩曳白，有差池。方才小凤这丫头，倒说得有理，那见有才的没有貌来？爹爹，你只知但凭貌取难搜诈，可晓得单靠言收也售欺。微窥爹爹意中，似欲借此为择配张本，还须着意，险些把琼葩玉蕊，浪葬污泥。

〔外上〕归田暂作偷闲计，闭户新夸却暑方。我儿，你在此看什么书？〔小旦〕是三个门生呈送爹爹的窗稿。〔外〕，向倒不曾看得，可好么？〔小旦笑介〕好则都是好的，只怕有弊。〔外〕何以见得？〔小旦〕那一卷姓柳的稿内，有一题说“新赴柳馆”，〔外〕就不像他自己口气了！〔小旦〕这姓车的，竟抄一本闺女的诗来！〔外笑介〕有这等事！〔小旦〕只有姓顾的窗稿，与试作不殊。〔外〕我前日也疑心来，他三人见谒之时，把你原诗付看，试其眼力。柳、车二人，混加赞赏；那顾生就认得不是我做的。〔小旦〕这也就亏他了。依女孩儿所见，何不再举前社，以别真才？〔外〕不日也就要会考了。〔小旦〕爹爹，这次须把规矩放严些儿！〔外〕是了，前日出过题目，便进来了，不曾坐在会所，以致弊窦丛生。

【节节高】情将老惫欺，少防维，道我妆聋做哑同儿戏。多应是抄时艺，倩友为，偷传递！这次少不得着实稽查了，我精神打起还容易，只怕你心机使尽空烦费。馆阁休夸有鉴裁，不如闺阁闲评第。

【尾声】〔合〕文场自古多奸弊，把复试文移飞递，自有真才副厚期。

〔外〕水落石自出， 覷见雪先消。

〔小旦〕不试凌霜节， 何从识后凋！

第二十一出 谈心

【正宫引子·齐天乐半】〔小生上〕井梧一夜先堪扫，趱落赋秋诗料。爽入生衣，凉侵冰簟，自觉情怀懊恼。

小生前送窗课到沈家去，不期柳、车二人，正在彼求亲，幸得不曾许允。唉，沈小姐，沈小姐，你不要错认了对头也！

【过曲·白练序】桃花片好，浪掷溪头任泊飘；须详探阿刘消耗。待我把小姐的诗，题在壁上。〔题介〕佳章可续骚，但朗诵还将渴吻消。我想小姐聪俊，决不似你令尊，凭人愚弄。可容我出首科场弊病来，我待向娘行告，告奸徒诈伪，试官颠倒。

〔生上〕竖子何足道，良朋肯再过。此是顾兄书馆，不免径入。〔小生作看小旦诗不知介〕〔生唤介〕文玉兄，〔小生〕不知瑶草兄到来，失迎了。〔生看介〕此诗何人所作？倒也清逸。〔小生笑介〕是一个女郎。〔生〕那个？〔小生〕沈省庵令爱。〔生〕我只道闺阁神奇有一无二，耳目之间何多佳胜也！〔小生〕兄敢又见那个来？〔生〕兄已见过了，只是不知。〔小生〕愿闻。〔生〕前日会考的第二便是。〔小生〕这是车大。〔生〕车大那会做诗？是他令

妹代笔。〔小生〕况何以知之？〔生〕不欺顾兄说，柳大案首的诗，也是小弟代笔。〔小生〕原来就是尊作，怪道这般超卓。至如女人代考，实出创闻，千万求兄一说。〔生〕说起来，好笑得很。那车小姐看小弟的诗，只道是柳五柳。

【醉太平换头】多娇，颇怜才调。但暗中摸索，那知姓氏虚器？〔小生〕他自然不知是兄作了。〔生〕小弟看小姐的诗，虽然不信是车尚公，却想他家无人代情。〔小生〕后来怎得明白？〔生〕小弟正在疑惑之际，只见车小姐的保母走来，他说春风隔院，有佳人代掌诗瓢。〔小生〕保母怎到馆中？想是来相女婿了！〔生〕看他也是个访亲的口气，但叫我做柳相公；我若说不是，恐他一径去了，只得权时认做柳大。〔小生〕那有这等一个标致柳大？〔生〕堪嘲，沈郎空自说丰标，总认作别家年少。〔小生〕若保母再来，就该说个明白了。〔生〕他后次来时，小弟又遇不着，琐窗深杳，叹连宵盼断，双鲤迢迢。

〔小生〕小弟被你们倩递，考在白丁后面，他两个好不摇摆！

【白练序换头】儿曹，次第高，丢人眼梢，乔妆做许多般内家腔调。〔生〕这些小人情状，自然看不得了。沈老先生的令媛，如今已有所属么？顾兄何不去求亲？〔小生〕第一第二，两个先自抢夺，小弟何处说起？吹箫向碧桃，怕铜雀无缘锁二乔。〔生〕本领真假，瞒不得人，若严加复试，他们伎俩立穷了。〔小生〕还要央谢兄来，〔生〕央小弟什么？〔小生笑介〕央兄莫再与他倩递；那时节少不得拿到会长处，问出你虚圈套。〔生笑介〕问我何罪？〔小生〕情人及代倩者，彼此俱坐。只看科场禁约便知分晓。〔生〕休得取笑，小弟正为代倩一事，受了多少恶气！〔小生〕为何？〔生〕那柳大不揣，竟往车家议亲。幸小姐有些见识，要他隔帘面试，他又央我代做。〔小生〕兄就不该代做了。

【醉太平换头】〔生〕越庖，何妨属草？笑登高刘子，杜撰题糕。〔小生〕想是故做不通的骗他了。〔生〕盲人不解，便欣然落纸挥毫。〔小生〕那车小姐看出，姻事自然不成了。〔生〕空劳，河滨未许趁春潮，止博得倾城一笑。因此上惹他厮闹，竟分颜割席，不念绶袍。

〔小生〕怎么说？〔生〕竟把小弟赶出馆来！〔小生〕这等可恶，真是白丁所为！就在敝馆暂寓何如？〔生〕只怕不好搅扰。〔小生〕好说！

〔合〕黄金看意气， 白雪见文章。

我辈共扶植， 忍令交道亡？

第二十二出 邀馆

〔丑上〕自昔孟尝门下，朝朝食客三千；如今收养一个，也当延揽英贤。闻得柳大与小谢宾主不睦，竟将他逐赶出来。此人惹厌，也该这等处他。只是柳大少了代笔，后面恐要懊悔。我想第二毕竟不如案首，前日被柳大占了，也觉肚里不服。若请小谢到家，贴他半年修

金，他自然感激；倘有差使，当得效劳，案首不怕再有人抢去。且我妹子性格，清奇古怪，前次赔了多少小心，方肯代倩。近日又为柳大胡缠，说合亲事，面考出丑，老大有些不像意在那边，也无面再去央他。不若另寻主顾，反觉直捷。已送关书相请，想必就到。〔老旦上〕堂前客至，厨下人忙。大官人，今日请什么人？酒席可要丰盛？〔丑〕开学酒，将就些罢！〔老旦笑介〕如今方来开学，先生多时在那里？〔丑〕别家逐赶出馆，我怜见他，收留回来。〔老旦〕这样先生一定不济的了！〔丑〕他一向在柳大家代笔，考了案首，极是有才学的。〔老旦〕既是代笔，前日面试，怎代出好笑的诗来？〔丑〕一定不是他做的。不知为甚相争，就不得终馆。〔老旦背介〕这人多分是头一次相会的了！〔丑〕我记起来：妈妈，你也认得这个先生。〔老旦〕老身那里认得？〔丑〕他曾寻问你来，道有要紧说话，被我回他去了。〔老旦〕老身家里，近在柳家庄上，见他在那边走动，以此相认，并没甚要紧说话。待我去整理嘎饭来。〔下〕

【仙吕过曲·不是路】〔生上〕书笈重携，帐去扶风客馆移。车尚公相邀，虽非好主，却好通小姐消息。因此急来就馆，不免径入。〔丑迎介〕〔生〕惭裘敝，谬叨餐素恐非宜。〔丑〕屈鸡栖，敢言窃比他山砺，随踵杨门愿问奇！〔生〕太谦了！〔丑〕请问柳大为何与谢兄不睦？〔生〕怨嬉戏，不辞苦口循交谊。〔丑〕劝他看书，是极好的朋友了。〔生〕反遭嗔詈，反遭嗔詈。

〔丑〕柳大一发不是人了。请到书房小酌。〔生〕怎就取扰？正是倾盖逢知己，〔丑〕开尊对敌人。〔共下〕

【桂枝香】〔老旦上〕依然风致，不殊畴昔，休再叹室迩人遐，恰可喜天随人意。方才书房背后，仔细一窥，正是那位柳相公！酒席散了，就在此等他。〔生上〕正秋风客邸，正秋风客邸，蛩声相递，鸿音谁寄？到他家里，怎不见钱妈妈？〔老旦见介〕柳相公！〔生喜揖介〕久相违，匆遽频叉手，从容再整衣。

〔老旦〕老身又到柳家庄上，来寻相公；不期遇着那一位柳相公，说他馆中再无第二个人。〔生〕这是柳大诳言，小生现与他同窗哩！〔老旦〕这等，怎又解馆？〔生〕实对妈妈说，小生原不姓柳，正等妈妈再相访时，诉出衷曲，不期又被柳大回去。小生也连望妈妈几次。〔老旦〕竟不晓得，想是门上人回了。〔生〕小生谢英，贱字瑶草。〔老旦〕原来是谢相公！

【前腔】〔生〕我寒微家世，萧条行李。〔老旦〕那个与相公论门第来？只“尚未婚聘”这话可是真的？〔生〕小生岂敢欺诳？不是我自误丝萝，有若个垂怜葑菲。动问妈妈，那柳大来此问事，小姐可曾许他？〔老旦〕笑儿行鲜耻，笑儿行鲜耻！我小姐也不回他，道这般粗蠢，自然不是文人。只要隔墙吟咏一首诗，婚姻徐议，且把文章先比。〔生〕这个处法绝妙，看可有得做出来？〔老旦笑介〕诗倒写了一首，只是折便宜，自谑三交睡，浑如六眼龟。

〔生笑介〕诗里怎把乌龟自骂？〔老旦〕一定是代笔的骗他，他不识字，竟自写上。小姐看了，笑之不已。相公既与同窗，必知其中端的。〔生〕不瞒妈妈说，他考案首的诗，原是小生做的，私下传递。

【长拍】只说与他乔扮春风，乔扮春风，轻遮羞面，不意大加称美。骗沈翰林也罢了，又来骗你家小姐，姻亲何事，好借鸾书使诈行欺？〔老旦〕正是这等说。〔生〕小姐面考，他又来央我代做，我本待不做，等他曳白，恐他又生计较，推病而归。欲辨是非，不如把金针虚度，故相嘲戏。〔老旦〕骂作乌龟，想就是相公作弄他了！〔生〕他要我传递，我反借他家为便羽，传递与玉人知。〔老旦〕更可笑他抵死承认，凭你怎样盘问，再不肯说是央倩来的。〔生笑介〕这一发妙了！〔老旦笑介〕妙便妙，相公只怕忒毒了些。如此尽情安置，俺小姐也道来：怕聪明太过，罪过些儿！

〔生〕只为这些罪过，把我逐出馆来了。〔老旦背介〕前日小姐说不要管姓柳不姓柳，但见做诗之人，要他再赋绿牡丹以为证据。〔转介〕俺小姐喜看相公佳作，何不再吟一诗，待老身转达？〔生〕只是没有题目。〔老旦〕小姐面考那人的题目，是什么绿牡丹，相公就做一做罢！〔生吟介〕“叶色花容殊不辨，但闻香气袭庭阑。朦胧月下宜详认，莫作刘家黑牡丹”。〔老旦〕老身那里记得？桌上现有笺纸，请相公写去。〔生〕更好。〔写介〕

【后拍】笺短情长，笺短情长，词通面隔。妈妈，须仗你作诗筒，两处传知。草草寄新题，恕不及斗妍搜丽，但不似他人空腹，尽着你帘试订前期。

〔老旦〕相公这般高才，还说什么帘试！

【尾声】从来疑惑今朝释。〔生〕妈妈，须记明了，我是谢瑶草，不是柳五柳，莫待把姓名讹记。〔老旦〕老身知道，谢相公，只怕这西席凄凉不可栖。

〔生〕风流信有缘， 假馆岂徒然！

〔老旦〕倩得鳞鸿便， 殷勤寄短篇。

第二十三出 疑释

【仙吕引子·番卜算】〔旦上〕人与句争差，已识从前谬。意中夸羨尚难平，难道不是人间有？

前日面试白丁，落得一场讪笑！会考佳篇，一定是央倩的了。只就是央倩，也少不得有个人。保母说所遇书生，谈吐风姿，俱堪绝世；多应是他代笔，争奈无处寻访！

【过曲·二犯傍妆台】【傍妆台头】到穷秋，见斗春丹叶，反要起人愁。草树迷游骑，烟水障行舟。只晓得他也姓柳【八声甘州】空传灞桥堪折柳，难向玄都再问刘。【皂罗袍】谁家吹笛，催人倚楼？【傍妆台尾】落霞孤鹭思悠悠。

〔老旦上〕早知灯似火，饭熟已多时。小姐在那里？〔作见笑介〕〔旦〕保母为甚这般欢喜？〔老旦〕大官人请一个先生到家，老身方才看见了。〔旦〕见了先生，有何欢喜？〔老旦〕就是前日柳家庄内相会的这位相公，他原来不姓柳。〔旦〕你可曾问明了真姓名？〔老旦〕他说谢英，表字瑶草。〔旦〕谢瑶草，一向诗刻中见他姓名来，像是个知名之士。〔老

〔旦〕他原在柳家坐馆，考案首的诗，就是他代做的了。〔旦〕我说这个花脸做不出。

【前腔】似这等抢头筹，倒不如居殿，反觉减颜羞。谢生藏在他名下，那里知道似雪白梅痕隐，山翠柳光收！〔老旦笑介〕小姐，那帘外面试的诗，也是谢相公代做的。〔旦笑介〕这是故意弄他，使我晓得。怕明珠暗中难自剖，因此上揉碎桃花寄乱流。〔老旦〕柳家因为作弄了他，赶逐出馆，大官人便请了回来。〔旦〕相如多病，文园暂留，好听月明高咏庾楼头。

〔老旦〕小姐，今番可信老身的说话了？那谢相公濯濯正如春柳，轩轩有若朝霞。但学潘游，必载满车之果；若留荀坐，定闻三日之香。小姐倘有疑心，在那处再窥一窥就是。〔旦〕这也不消了，只他家中事体，可都根问明白？〔老旦〕老身细细问来，

【甘州解醒】〔八声甘州〕凉生四壁秋，又没临邛贤令，借饰风流，因此上蹉跎好事，果堪怜客馆穷愁。小姐，你前日说要他再吟绿牡丹诗一首。〔旦〕可曾吟来？〔老旦〕真好高才，不经思索，怕老身忘了，写在一幅笺上。【解三醒】坐间鹦鹉随言就。〔出笺介〕这封上鸳鸯也是信笔勾。〔旦〕只怕外人手笔，我女儿家不好启看。〔老旦〕小姐，这比不得淫词垢；不过是先时社卷，把旧唱重酬。

〔旦念赞介〕〔老旦〕小姐，绿牡丹已奇了，那有黑的？〔旦〕这也是嘲那白丁的。黑牡丹是牛，叫我不要认错了，是这等说。〔老旦笑介〕前日骂作乌龟，如今又骂作牛，谢相公倒会取笑哩！

【前腔】〔旦〕词源倒峡流，任偶然嬉骂，总足千秋。〔老旦〕小姐也好再做一首回答他。〔旦〕应知才尽，肯余将剩巧重搜？谢生谢生，谁着你嘲笑狂徒，致遭驱逐；勉强就我家这馆呵，正是鹪鹩不敢嫌枝陋，乌鹊无端望树投。〔合〕黄花瘦，算空闺旅馆，一样凄幽。

旧诗一读一回新， 何况新诗寄转亲。

莫又货诗添错误， 衬人名誉假欺人。

第二十四出 叨情

〔小丑扮老儒上〕青云志业已蹉跎，贫老兼催奈若何？怕染愁须惟镊尽，任人笑我变成婆。学生范虚，因先父号摩诃，故贱号取作思诃，这些人就顺口儿叫做“凡四合”。在学里做秀才，准准六十年。如今年老，村学也无人请了。新近买得一本秘书，是诗学大成，看了便好做诗。又在人家抄得四六启一两套，就在门上写个招牌，说“代做诗文书启”，果然也有人来央。凡是乡耆寿文、村民婚启，都是学生包揽，倒也好过日子。今日看有甚人来？〔净上〕为人莫见短，凡事要思长。前日一时性发，把小谢赶去；如今沈家又兴会考，没人传递，如何是好？不要说考案首，便将就成篇，免得白卷也勾了！闻得此间有个范思诃，惯

会代笔，不免走一遭。〔叫介〕〔小丑迎介〕原来是柳大官人，特到寒舍，有何见教？

【双调过曲·风入松】〔净〕明朝逢九是文期，有先生把单帖传知。〔小丑〕令师那位？〔净〕沈翰林立社伊家里。〔小丑〕不分等第么？〔净〕分高下非同嬉戏，特奉恳诗文倩递，〔出银介〕看谢礼不轻微。

〔小丑〕大官人见托，自然效劳，岂敢冒领尊赐！〔净〕不要推托，考后还补送一对盒礼就是。〔小丑〕多谢了。〔净〕你却不要误事。

【前腔】〔小丑〕我从来代倩不差池。〔净〕快些才好。〔小丑〕看滔滔下笔如飞。〔净〕你可曾替人做得惯。〔小丑〕村中童生，年年来求我的，便方才县考曾央替。〔净〕替几个？〔小丑〕包三卷一时同递。〔净〕可取出名字来？〔小丑〕喜榜上名标首第，还分外有程仪。

〔净〕你来是来得的，只怕不入时了！

【前腔】衣冠旧样不相宜，况时文变态新奇。〔小丑〕你不要管，凭他时文再不如我古文。〔净〕不是这等说，我是前番案首望巍巍，无人敢争鏖并辔。倘落后殊非事体，须细想可优为。

〔小丑〕我做不下，难道好应承你？你且说那边会友何人？〔净〕有个顾文玉，一向自负名士。〔小丑摇头介〕不济不济！

【前腔】后生小辈莫夸题，负时名浪把人欺。你前次央着那个？〔净〕是宗师旧领案谢瑶草。

〔小丑〕虽然替你考了案首，也不济。〔净〕人都不济，请说你的济处。〔小丑〕我针丝法脉不挪移，留先辈文章风味。笑俗尚趋驰冗细，叹此道日沦夷。

〔净〕明日叫小价送题目来。〔小丑〕学生也到沈翰林门首打听便了。〔净〕只不知题目难易何如？〔小丑〕不要管他，要赋就赋，要诗就诗。〔净〕正是人有所愿，天必从之。

第二十五出 严试

【引子·西河柳】〔外上〕惩前懒，仓卒欺衰眼；莫讶今朝，痛加防范。

前番会考，规矩过宽，以致真伪无别，高下不伦。我想起来，弊端只在传递。不许家中送饭，不许门外出恭，做会长的，刻刻坐在上面，察其动静，不要说文字没有得传进来，便题目也传不出去，其弊自然革了。且等会友齐时，再加申饬。〔丑上〕吃一看两，快活如何？人恨才少，我恨才多。今朝沈家会考，小谢代做，是该的了。妹子也情愿代做，只怕没手写得。我想如今还有做重卷的，好歹两首都写上去，显得才思优长。〔净上〕又寻新主顾，不用旧先生。我昨日央了范思词代倩，心中已安。早些赴会去。〔小生上〕努力雪前耻，随缘赴旧盟。〔各见译介〕〔进见外介〕〔外出小生稿介〕顾兄窗课，僭笔过了。各言如屑，羞服

羞服！〔小生〕不敢。〔净、丑〕门生的拙稿，想老师也批直了，并望赐教。〔外〕二兄尊稿，还未曾看。诸兄在此，前日次第，只怕外论不服。〔净、丑〕极服的。〔小生〕老师凭文置第，洵秉至公。〔外〕今日老夫也不进去，只在此坐观，诸兄须要用心。分付门上人进来。〔杂上〕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老爷有何分付？〔外〕历位相公供给，本宅自备，各家不必送来。若有人在门首往来窥探者，即系传递，一概不许放入。如违重责三十板！〔杂应介〕〔净、丑作失色介〕光景不妙！〔各坐介〕〔外付题介〕题目是《辨真论》。〔净〕笔砚怎不拿来？〔向外呼介〕〔外〕笔砚这里尽有。〔作付笔砚介〕〔净苦介〕〔末持拜匣上，欲入介〕〔杂拦介〕〔末〕俺相公有笔砚在内。〔杂作不理，打下介〕〔丑〕门生告领出恭签。〔欲往外介〕〔外〕廊下自有净桶，不必出门。〔丑苦介〕〔老旦上窥介〕大官人怎不出来？〔杂赶介〕妇人也在此走动！〔作赶下介〕

【南吕过曲·三学士】〔净〕会长端然全注眼，时时背地偷看。〔外〕快些用心做！〔净〕你出来题目还该易，也不管做就文章着实难。〔出位介〕门生请问老师：何如叫做辨真论？这首诗还要四句，要八句？〔丑亦出位听介〕〔外〕这不是诗，是个论题。天下有真有伪，真者为伪所抑，就是真伪混淆，须要辨明才好。〔丑〕老师，这题目出在那一本书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说明了，门生好做。〔净〕自然是《论语》上的！〔外〕何以见得？〔净〕《辨真论》这个“论”字，就是《论语》的“论”字了。〔外笑介〕果然不差，下去做就是了。〔各就位介〕〔净、丑合〕幸得尊前相问难，询题旨，略心安。

〔小丑上，探介〕此是沈翰林门首，怎不见送题目出来？〔杂赶介〕那里一个算命先生？也直撞进来！〔小丑〕哇，我是秀才相公。〔杂〕好个相公！〔作推下介〕

【前腔】〔丑〕船到江心才悔晚，此来有甚相干？〔外催介〕〔丑〕构思正觉多艰涩，催卷偏生恁絮烦。〔净、丑合〕如坐樊笼羁狴犴。〔泪介〕偷弹指，泪潸潸。

〔末送饭上介〕我是柳家送饭的，放我进去。〔杂〕俺老爷自备供给，分付各家不要送来。〔赶下介〕〔净、丑作头痛、腹痛、呕吐各丑态介〕

【前腔】〔小生〕写就史书愁脱腕，难遮笔底澜翻。〔净、丑各移桌近小生，欲窃抄介〕〔小生远介〕〔净低叫介〕顾兄好人，借破题与我抄抄罢！〔丑〕略讲一讲，出去就请东道。〔小生笑介〕抄也该抄，讲也该讲，只是前日忒大了些。我只道掀开两翼常作衣皮虎，谁知使尽长风已是到岸帆！〔净、丑仍作病态介〕〔小生〕相对楚囚空浩叹，妆病态，好胡颜。

〔净出位告病介〕门生夜来冒了风，一时头疼眼花起来；文字已思量完了，只是写不得，待下次多做几篇罢！〔外微笑介〕既有尊恙，不好勉强，就请回。〔丑作伏桌大叫腹痛介〕〔外〕为何大叫？〔丑〕搅肠痧旧病发作。〔外〕快扶出去！〔净、丑出，各说病好介〕〔杂笑介〕二位相公怎么装做假病？〔净、丑〕起初真病，方才好的。〔杂〕既好了，再请进去，做完文字何如？〔净、丑〕这等病又发了。〔仍作病态下〕〔小生交卷介〕〔外看赞介〕此论宏远奥博，学识俱优，我说是个真才。前次屈了！〔小生〕不敢。〔外〕那两个形容气质，不象好人，我已觑破了七八分。送来窗稿，又露破绽，故特出《辨真论》以寓微意。何期一字都无，

诈言疾病，其为白丁无疑矣！〔小生〕疾病人所时有，老师怎见得诈言？〔外〕真病假病，自然有辨。老夫实对贤契说：只为小女未字。

【浣溪刘月莲】【浣溪沙】借铅槩间，要把门楣拣。看来无如贤契，况通家旧谊非寒。〔小生〕菲才无当，老师还要三思。〔外〕只怕嫌我萧萧霜鬓已衰残，告老如今又放闲。〔小生〕老师太言重了。〔外〕幸得前日不曾许那两个。【刘泼帽】天河一任张骞泛，抱石还，遇不着星桥盼。你说前日老夫袖出这首诗，是那个做的？〔小生〕门生正不晓得！〔外笑介〕【秋夜月】他闺房也有看书案，浑未揣杜撰。〔小生〕原来就是令爱佳作。〔外〕【金莲子】可笑那一些些小鬟，妄使作没先生，任情儿挥就欠吟安。

〔小生〕老师家教自然不同。〔外〕那两个前次的诗，必系传递。贤契可知他来历么？〔小生〕门生也略知一二。〔外〕怎不捉破他？〔小生〕此须老师作主，同社朋友，不好认真。

【前腔】空捉奸，怕也难成案。〔外〕在那处传递？〔小生〕出恭送饭，都好作弊，料皆因散步传餐。〔外〕你且说柳生卷子，是那个代做的？〔小生〕主人虽自掩书关，窗火仍留照夜阑。〔外〕是个同窗了，怪道他窗稿都是馆师口气！此人才具不凡，急欲闻其姓氏。〔小生〕是门生契友谢英。虽然不曾赴社，文章幸已邀清盼。〔外〕有这等好朋友，就该邀他同来了。〔小生〕他也愿识韩，只是恐造次，遭阉讪。〔外〕车生代笔，又是何人？〔小生〕说起来更可笑！这头巾不单靠我男儿办，输绮阁秀粲。〔外惊介〕也是女人？〔小生〕是车生令妹。〔外〕有这等事！可知车生窗稿都是闺词。〔小生〕是词场中易安，正好与俏香闺斗才华，玉笋作同班。

〔外〕烦贤契致意谢兄，明日过来一晤。〔小生〕领命！

〔外〕俗耳如聋总不闻， 谁知孤鹤寄鸡群？

〔小生〕水源穷到流花处， 不许青山隔暮云。

第二十六出 晤贤

【南吕过曲·懒画眉】〔生行上〕相知原不在寒暄，片字轻投已见怜。我只道称生小刺只在袖中还，那长锥又向囊中见。今日个裾曳侯门笑士前。

顾兄传说，沈省庵老先生爱我前诗，约去相会，只得拜谒一番。此间已是，门上有人么？〔杂照常通报介〕〔外上〕正欲清言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迎介〕〔生〕老先生望高山斗，见拟凤麟，私淑有年，亲瞻何幸！〔外〕先生奇窥二酉，力富三余，已识雄篇，欣逢玉字。〔逊生上坐介〕〔生〕既蒙奖许，就该在弟子之列。〔外〕过谦了！顾兄说柳生社作，先生代草，果有之乎？〔生〕惶恐！

【前腔】〔外〕好似上阳春色借莺传，险教我错上江楼认别船。〔笑介〕外边人不晓得，见取出白丁案首来，只道我眼花落井水中眠，谁知暗中不识青钱选？喜得不曾

品作人间第二泉。

【前腔】〔生〕邻家应乞暂从权。这不过一时塞白，怎敢妄向王卢较后前？老先生如此错爱，何期痼癖久还坚？碑头谬欲题黄绢，许望龙门岂偶然！

〔外〕尊馆还在柳家么？〔生〕近日车兄改招了。〔外〕闻得车生令妹，亦善吟咏。〔生〕微闻车兄社作，果系令妹代草。

【前腔】〔外〕娇痴只好斗花钿，怎知俊气还流纸上烟？莫欺儿女亚君贤，看他挥毫也不让文人健。这也不是会考，分明是才子佳人唱和篇。

先生想已有亲了，车小姐自然也有了人家。若是两未婚配，老夫少不得从中作伐了。〔生〕晚生尚未有亲，

【大迓鼓】茕茕竟寡缘，琴书萧冷，若个生怜？便车小姐呵，也未试金屏选。〔外〕这等绝妙！〔生〕老先生，难道他绣帏便许嫁寒毡？自然广择豪门，姻盟缔联。

〔外〕择婿岂论门第！老夫只是赞合了。〔生〕还有一说，那柳兄呵，

【前腔】先人已着鞭，况车兄与他最好，殷勤杯酒，日夕周旋。〔外〕难道就许他了？〔生〕小姐直意不允，薄命成悲怨。只怕阿兄萁豆自相煎，错配痴愚，旁人笑传。

〔外大叫介〕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红颜薄命，自古兴嗟，绝代风流，何堪浪掷？缙绅之后，总是通家。老夫便硬做主婚，也不怕车生不依。小女亦通史书，正要请车小姐到来，说知就里，自然乐从。〔生〕这等就是岳丈大人了，改日执贄门下。

【尾声】名花灼灼何堪剪，倩得金铃护小园。〔外〕我忍见沦濡不手援？

〔外〕手绾红丝强作媒，可知月老也怜才！

〔生〕自应借得东风力，吹出箫声上凤台。

第二十七出 闺晤

【商调引子·风马儿】〔小丑随小旦上〕女伴闻知有俊声，真同韵，我怜卿。管今朝有分听新咏，金钗订社，一样喜嚶鸣。

昨日爹爹会考，严加防范，那两个白丁，果然露出本色。又闻车生前卷，就是他妹子静芳小姐做的；奴家羡慕其才，欲求一见。爹爹说通家姊妹，有何不可？已着女使相请，不知可来？〔小丑〕早间车家保母来说，他的小姐正要来看小姐哩。

【前引】〔老旦同旦上〕迢递香风到户庭，频回顾，小妆明。瘦罗衫，偏耐秋来冷；凤头窄绣，聊当踏春行。

〔见介〕〔小旦〕久慕芳姿，私钦艳藻。肯移玉步，暂就蓬居。〔旦〕谊忝通家，好期联袂。莫嫌轻造，敢后尊呼。〔小旦〕请问姐姐绣阁闲居，何以消遣？

【过曲·二郎神】〔旦〕房栊静，伴窗纱有栏花瘦影。〔小旦〕可做些生活？〔旦〕便线帙朝来慵去整。〔小丑〕刺绣一定好的，请个样儿看看。〔旦〕无心斗巧，拈来十指偏生。〔老旦〕俺家小姐只喜看书的。〔旦〕也未必缥緲真解领，但看书便觉脂融粉净。〔小旦〕还有什么功课？〔旦〕倘遇着心情胜，试轻笺，偷摹一榻黄庭。

〔小丑〕看书仿帖，都与俺小姐一般般的。〔旦〕姐姐清课，也好略闻一二。

【前腔】〔换头〕〔小旦〕趋庭，闻诗学礼爹行印证。也偶向花间催小咏。〔旦〕要请教了！〔小旦〕只是无人唱和，疏风快月，多时负却才情。只道闺阁无从觅友生，谁知你唱白雪才高楚郢！怜同病，话从容，特来慰我孤清。

〔小丑〕小姐可有新做的诗？好与俺小姐一看。〔旦〕奴家不会做诗。〔小旦笑介〕姐姐不要瞒我，佳篇已从会卷上捧诵过了。与令兄代笔的，可是姐姐？〔旦〕保母，这件事怎么人都晓得？〔小丑〕女人替考，真是新闻，一哄就传开了！

【集贤宾】〔旦〕无言自忖羞晕生，悔当日应承。传笑人间应齿冷，料无端惹却讥评。〔小旦〕这个何妨？古来名媛多有诗词行世。〔旦〕若是像样些也罢了，临时促倩，便捉笔匆匆题赠。〔小旦〕家父着实赞赏，原要取作案首哩！〔旦〕难再省，可不道偶然侥幸。

〔小旦〕过谦了！〔旦〕方才姐姐说花间催咏，愿借一观。〔小旦〕只怕不好请教。〔旦〕好说。〔小旦出诗介〕〔旦〕原来也是绿牡丹。〔念介〕不假写摹，自然巧合。蕉花柳叶，信拜下风。〔小旦〕呈丑了！〔旦〕绿牡丹出自何所？诗中说“小饮花前”，姐姐想曾见来？〔小旦〕前堂现有此种。

【前腔】园林万绿空翠凝，恍烟晕初澄。家父玩赏之际，分付口占，不过要快听村歌添酒境，笑临风信口哦成。不期就将此题会考，斯文绝胜，羨弟子有红裙偷领。〔旦〕佳篇若置第中，自当作首。〔小旦〕难比并，〔笑介〕还要请谢娘帮倩。

〔老旦〕小姐也是这等取笑。〔小旦〕姐姐佳篇，不消说了。你说首名三名，毕竟谁胜？〔旦〕若论文字，无甚低昂；但闻柳生亦出央倩。

【黄莺儿】文誉骤虚腾，信风闻，也有倩递情。〔小旦〕这等，也与令兄一般了。〔旦〕只有顾生是个真才，遥知洛下才名称。昨日复考呵，关防最明，衡评自清，从前月旦今番定。〔小丑〕俺老爷也说顾相公果有才学，闻得要将小姐招他。〔旦〕恭喜了！〔合〕贺娉婷，花间唱和，何必学吹笙！

〔小旦〕姐姐，柳生会卷，你可晓得代替的人儿么？〔旦〕不晓得。〔小旦〕我爹爹说是姓谢的——

【前腔】楚楚一书生，压儒流，果俊英。为飘零未得谐婚聘，我爹爹就要替他作伐。〔老旦〕那一家？〔小旦〕就是你家小姐！道你两人呵，才华并称，少不得风华凑成；这诗盟已早把姻盟订。〔老旦〕可有这个话说？〔小旦〕我爹爹主意已定，说要硬做主婚。姐姐恭喜了！〔合前〕〔老旦〕既然老爷有此好意，俺小姐拜为义父，与小姐姊妹相依

便了。〔小旦〕既忝通家，俺爹爹原是父执，若不嫌弃，就此同居。〔旦〕恐太搅扰。〔小旦〕贵庚？〔旦〕十七。〔小旦〕长奴一岁，已后只叫妹子便是。〔旦〕痴长了！〔各叫姊妹介〕

相并盈盈出画堂， 闲情亦解咏诗章。
今宵便拟连床话， 剪尽灯花诉夜长。

第二十八出 争婚

〔丑上〕好笑！好笑！出乎意料。妹子去嫁人，亲兄不知道。天下人不通，再没有似老沈的了。会考严防，使我出丑，这也罢了。一个妹子，好好请到家里，就认作干爷，公然主婚，许与穷不了的小谢，竟不通我一声。你道奇不奇？〔净上〕脾胃燥时偏要钝，因缘缺处几时完？车大有何气恼？〔丑〕不要说起。好笑老沈擅自作主，把舍妹许了小谢。〔净〕他又不是叔伯尊长，怎好这等乱做？我有一说在此。〔丑〕有何说话？〔净〕若他肯把自家女儿许你，你方才由他把令妹许人。〔丑〕我也是这等想，他又把女儿许与小顾了。〔净〕别姓主婚，世无此事。这是明欺你了，你就该上门去骂。〔丑〕骂了不睬，如何？〔净〕告诉亲友。〔丑〕也不睬，如何？〔净〕出说帖。〔丑〕又不睬呢？〔净〕告状。〔丑〕欠妙欠妙，与纱帽打官司，输多赢少，再寻一个计较才是。〔净想介〕我想令妹原该许我，沈小姐原该许你，前日我们商议一毫不差。你我可再去争执，老沈无话回得，毕竟说待发榜。〔丑〕他前日原如此说。〔净〕我们先买了报录人，待未揭榜时，先报你我中了，当夜就要成亲，一成了亲，便知道假报，只索罢了！〔丑〕好计好计！

【正宫过曲·四边静】〔净〕题名早买来先报，家中假欢噪。〔丑〕要做得像。〔净〕一径折花红，还须赏衣帽。〔丑〕没有条子怎好？〔净〕不难，刻张纸条。〔丑〕报录银也要假称一称。〔净〕弹些现梢，骗得老婆归，我依然秀才了。

【福马郎】〔丑〕只说揭榜今年偏较早，忙忙走向他家告。相吵闹，正好趁金榜下把洞房邀；到手便支销，虽反悔已成交。

〔净〕此计如何？〔丑〕果然亏你。〔净〕这叫做“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丑〕只怕诈骗婚姻，有犯条律……

第二十九出 假报

〔外上〕琼林宴上赋新诗，尚忆当年意气时。寄语郎君休乞相，阿婆涂抹也曾施。今年大比，谢生、顾生入京赴举，此去临安甚近，仍旧归家听榜。三场试卷，老夫都已看过，决他必然登第，就在榜下毕姻便了！〔生、小生上〕龙门今日为谁开？遴选应知有俊才。〔净、

丑上〕买得报人施计巧，因缘成就不须媒。〔齐见外介〕〔生、小生〕闺中试牋，又承老师过奖。〔外〕这样卷子，定占魁元，老夫披读再三，喜而不寐。〔净、丑〕门生拙卷，偶然忘了，不曾送阅。〔外〕一定也是好的。〔净、丑〕闻知令爱小姐择配，已有人么？

【中吕过曲·驻马听】〔外〕新选东床，〔净〕那个？〔外〕就是顾兄。〔丑〕何人为媒？〔外〕我亲付红丝自主张。〔净〕顾门生有何好处？老师就许与他。〔外〕我爱他文章磊落，学问深阔。〔净〕文学，那个没有？〔外〕格韵飘扬。〔丑〕人物也只如此！〔净〕车兄，你的令妹，闻得已许人了！〔丑〕没有这话。妹子许人，难道我做亲兄的倒不晓得？〔外怒介〕他父母不在，做亲兄的该用心体访，寻个好人家。〔净〕也不曾见许差了。〔外〕仓皇漫赋凤求凰，较量才貌须停当。〔净〕才貌停当，是那一个？〔外〕就是谢兄。〔丑〕我不曾许，难道妹子自家许的？〔外〕老夫与令先尊同辈，忝在父执之列，这婚姻好事，便代主何妨！自古道“成人之美”，我也无谦让。〔净指生，丑指小生介〕明明夺我亲事，怎肯与你干休？

【前腔】〔小生〕阀阅门墙，冒昧成亲果也欠审详。只求老师广询才誉，别结姻盟，免受雌黄。〔外〕老夫已许定了。〔生〕虽钦尊命尚彷徨，怕亲兄未允终嫌强。不是韩香，谨辞齐耦，岂敢邀非望？

〔外〕谢兄也不必固辞，有老夫作主，怕待怎的？〔净〕老师许与他两人，不过说他好才学。〔外〕正是。〔净〕好才学，不过要中。〔外〕可知道。〔净〕焉知我们不会中？〔丑〕当初老师原说：中榜之后，方才议亲。〔外〕曾有此话。〔丑〕老师不可爽信，若是门生侥幸中了，便称门婿，也不辱没老师。〔净〕若门生也得侥幸，只求车兄令妹，也要预先讲过。〔外〕怎见得二兄会中，那谢兄、顾兄便不会中？〔净、丑〕若他中了，有什么说？天下事不可知，多少巧的倒被拙的笑！倘或谢兄顾兄，偶然屈了，小弟们时运凑着，也照前日会考取在前列，那时莫怪小弟罗唆，亲事免不得要让了。〔外笑介〕中与不中，发榜便见，何必预计？〔生、小生〕想已只在二三日内了！〔净〕闻得今年揭榜最早。〔丑〕接录人打听说，不出今日。〔杂扮报人喊上〕报报报，柳相公、车相公中了！〔作拥净、丑，要写报银介〕〔生、小生问介〕〔杂作不理介〕〔生、小生作急下介〕

【前腔】〔杂〕杏苑传芳，千里驱驰未夕阳。〔净〕来得快！〔杂〕可欣同邑，既作同年，又是同房！〔丑〕一发是同房，妙妙！〔外〕这报可是真的？〔杂出录条介〕请看条子，是京里分出来的，姓名早向榜头扬，录条现刻非虚谎。〔净、丑〕只怕还是假的？〔杂〕这等真报，还说假的？快将录银出来，喜出非常，花红衣帽还要求先赏。

【前腔】〔净、丑〕信有文章，策对天人果擅场。〔杂催赏介〕分付家下，忙排香案，再叫梨园，快宰猪羊。老师，这亲事是门生的了！新郎头上帽光光，门楣今日应教像。老师，你好便促新妆，趁泥金报喜初开榜。

〔报人拥净、丑下〕〔外沉吟介〕我吴兴往昔还中得多，难道好的不中，单中这两个白丁？别家怎不见报？我也还有些疑心。〔杂上〕禀上老爷：车家柳家又差人在外，说今夜就来迎亲。〔外〕这两个滥列齐竽，有识笑其颠倒。那两生暂悲荆璞，逢年必不沉埋。我沈省庵眼

力，不道大差。今日黄道大吉，竟招赘谢生、顾生，省得他们絮聒。我如今且不要说破。院子，分付掌礼人伺候。〔杂应下〕〔外〕小凤，请二位小姐梳妆。〔内应介〕〔外〕正是任他风浪起，只是不开船。〔下〕〔小丑上〕传将堂上命，报与阁中知。小姐有请。〔旦、小旦上〕骤闻人语沸，想有好音传。小凤，外边为何喧嚷？〔小丑〕是报录的。〔旦、小旦〕中了那个？〔小丑〕说道车相公、柳相公中了！〔旦、小旦〕还有呢？〔小丑〕小凤不曾听见。老爷分付两位小姐梳妆，今晚便要行礼了。〔旦、小旦各叹介〕

【泣颜回】〔旦〕俺父掌书堂，可叹刘蕡遭放。春风无赖，桃花浪影空香。小凤，这报可是真的？〔小丑〕报那有个不真？〔旦〕人情共论，蕊珠宫错写今科榜。〔小丑〕小姐快些妆裹。〔旦〕妹子你自梳妆。〔掷镜介〕我却不梳了！〔小旦〕奴家也不梳。〔合〕背菱花悄地无言，止不住泪痕偷漾。

【前腔】〔换头〕〔小旦〕爹行，倚婿得为郎，也不必果然心赏。〔小丑〕小姐不消着恼，戴了纱帽自然好看。〔小旦〕乌纱虽好，堪羞暂饰猴妆。〔小丑〕既然中得来，一定也是真才了！〔小旦〕只怕喧腾士论，郁轮袍未免从来谤。〔小丑〕恭喜小姐，就是夫人了！〔小旦〕姐姐，你自去做夫人，怕妹子没有此福。〔旦〕我也是个没福的。〔合〕拟今生自许荆钗，更不作七香奢想。

〔老旦急上〕灯花开并蒂，鹊语报双声。小姐，恭喜！恭喜！〔旦、小旦不应介〕〔老旦问小丑介〕小姐为何不喜？〔小丑〕象不情愿嫁柳、车二家。〔老旦笑介〕原来为此。老身也心下着忙，出去打听，闻得老爷已请谢相公、顾相公去了。花烛已备，怎还不梳妆？〔旦、小旦喜介〕〔老旦帮梳介〕

【越恁好】玉梳难把，玉梳难把，滑撒撒鬓影光。〔缴面介〕对羞眉暗剪，对羞眉暗剪，欣画笔有张敞。〔小丑〕小姐，戴了冠儿，一发标致了！颤巍巍宝妆，颤巍巍宝妆。〔旦、小旦换裙介〕〔小丑〕更一声声，珞丁冬风响佩珰。〔老旦〕小姐，莫怪他酸溜溜秀才，看他年羽翩丰，天上奋翔。谁轻许好绣球一谜由人抢？劝还添喜愜，莫待惆怅。

【意不尽】〔合〕催妆定有新诗唱，这捏雨拈云不等常。少不得花烛双双拜你个老社长！

第三十出 捷姻

【仙吕引子·小蓬莱】〔外上〕谁识风尘苏季笑？世情空判云泥。凭咱只眼，收他合璧喜溢门楣。

老夫较才择婿，原不看榜招婚。已请谢、顾二生齐赴花烛，想就来也！〔照常分付掌礼介〕

【天下乐】〔生、小生儒服上〕未脱青衫愧可知，匆匆何暇问佳期？鹊桥促驾非心拟，勉强羞颜怕烛辉。

〔见介〕门生不才下第，大负期许高情。老师不加督责，反遣完婚。闻命趋承，殊深局蹐。〔外〕二兄既有轶群之才，老夫岂作拘俗之见！前程自远，暂屈何妨？况报人真伪未分，亦恐先后参差不一，依老夫看起来，一定还是中的。〔掌礼照常请介〕

【过曲·不是路】〔净、丑急上〕巧计成痴，反把他人好事催。〔见介〕老师说过中榜成婚，再赖不得的，言难悔，怕寒酸萝葛被人讥。〔外〕已在此行礼，不必再讲。〔净、丑扯生、小生嚷介〕成不得！成不得！吵吵闹闹，拚个大家不成便了！〔杂扮报人急上〕走如飞，华堂直入无回避。〔作打入介〕〔外〕你何人？〔杂〕哪个是谢相公、顾相公？我把榜上科名特报知。〔外〕心欢喜，风流果是吾家婿。适当婚际，适当婚际！

〔杂出录条看介〕第一名谢英，第二名顾粲。中得高，赏钱一发要加厚了！〔净、丑〕条子还不足凭据。

〔杂出全录介〕现有全录在此——

【前腔】这是金榜全题，五百英雄没剩遗。〔外〕怎不见柳、车二兄姓氏在上？〔生、小生〕二兄既有真报，只怕此报倒是假的？〔杂〕报录只有我们，无同异，棍徒假冒总成非。〔杂又扮后报人上〕报报报！〔前报〕这是夺录的来了！〔混打介〕〔净、丑〕不要打，想是报我们的。〔后报〕小的不报进士录，是报升迁的。〔递报介〕恭喜老爷钦点内阁！启黄扉，对恩特自田间起，伫望星驰入帝畿。〔外〕原来如此！两班报人俱前厅酒饭，另有赏赐。〔二报人俱下〕〔净、丑欲下介，外留介〕且不要去。车兄如今可肯许令妹了？〔丑〕原肯许的。〔生揖介〕多谢大舅。〔丑〕恭喜妹夫。〔外〕这两头亲事，老夫虽则主婚，尚少媒妁，可好奉央柳兄？〔净〕当得效劳。〔外〕二兄既未有亲，都在老夫身上。门庭对，别寻佳丽酬知己。休嫌抛弃，休嫌抛弃。

车兄倒代老夫，相陪柳兄，前边少坐。待吉礼完时，奉邀薄酌。〔净、丑〕正是因缘因缘，事非偶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先下〕〔生、小生换冠带介〕〔掌礼仍请介〕

【天下乐】〔老旦扶旦，小丑扶小旦上〕才子何须定锦衣，吟窗仍分伴书帷。泥金骤报登高第，把襖服重穿也是奇！

〔行礼照常介〕

【解醒歌】【解三醒】〔外〕虽可喜秀才风致，怕还输纱帽威仪。宫花摆落鹓黄气，向花烛下换朝衣。大街走马人如玉，相府乘龙锦作堆。【排歌】〔合〕金屏暖，玉漏迟，香风细细袭庭帏。连枝树，合卺杯，案前高手唱齐眉。

【前腔】〔生〕受倩托当年如戏，细思量往事真痴。方知枉信微生直，全不认乞邻醢。今日春官擢第叨先等，还似社长评文许首推。〔生、旦合〕承嘘美，感主持，不随流水逐东西。真佳话，称韵题，联盟伯仲是夫妻。

【前腔】〔小生〕笑往日浮名空系，被庸流白眼全欺。揶揄不减贫家鬼，谁肯

信捷春闹。飞扬敢说遮前耻，鳃勉聊将报旧知。〔小生、小旦合〕怜雌伏，终奋飞，香飘十里杏花堤。笑你真和假，欲骗谁？场收线索偶难提。

【前腔】〔旦〕假社友无从搜弊，女门生遥拜堪奇。才名不信输夫婿，浑未服一名低。〔小旦〕但夸试卷皆新唱，莫忘了我初草程文有旧题。〔老旦、丑合〕笙歌沸，绮绣飞，合欢枝上月初低。携花诰，拜凤墀，福齐益信是文齐。

〔杂〕禀上老爷，阶下绿牡丹一时开放。〔外〕二月末旬，牡丹岂能骤放？我晓得了，今朝姻好，皆此花为媒，故意先期发蕊，以告吉祥。取酒过来！〔浇花介〕

【尾声】对名花，添欢喜，花迎喜气岂无知？只愿你煽出才情常作花下媒！

牡丹岁岁向春开， 泪尽胭脂枉买来。

我欲倩君葱茜笔， 青青只似点莓苔。